同志交通車

一、課程主題：

同志議題的多角經營

二、課程目標：

1.初步探索同志議題的多面向。

2.提昇同志與性別敏感度。

3.具備發展多元議題同志活動的背景知識。

三、課程說明：

同志議題多又多，希望透過課程增加學員對於同志多面向議題的興趣，增進熟悉度，以發展多元面向的課程與活動。

四、進行方式：

閱讀、討論與發表

五、文章來源：

1. 台灣立報：<http://www.lihpao.com/>

2. 拉媽報：<http://blog.yam.com/la_ma_news/>

3. Bi the way部落格：<http://bitheway.pixnet.net/>

4.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5. 台大PTT：telnet://ptt.cc（gay版和transgender版）

6. 女同志健康手冊

7. 酷兒啟示錄

目錄

[同志交通車 1](#_Toc412658370)

[同志交通車文章列表 5](#_Toc412658371)

[首班車A1 你抓不住我 7](#_Toc412658372)

[首班車A1 由直變彎 9](#_Toc412658373)

[首班車A1 驕傲說，我是雙性戀 11](#_Toc412658374)

[首班車A1 我是不是雙性戀和拉拉，並沒有那麼重要 13](#_Toc412658375)

[首班車A1 太陽雨——跨性‧女同‧雙 15](#_Toc412658376)

[首班車A2 太晚發現跨性別 兵役成噩夢 17](#_Toc412658377)

[首班車A2 決定自己性別的5歲小孩 19](#_Toc412658378)

[首班車A2 一位扮裝皇后的經驗自述 20](#_Toc412658379)

[首班車A2 性別不明關懷協會：台灣法令不應限制手術才能變更性別 24](#_Toc412658380)

[首班車A3 遏止性霸凌 別只在字詞做文章 26](#_Toc412658381)

[首班車A3 女兒的「出櫃」 28](#_Toc412658382)

[首班車A3 情關難過誰的錯？ 30](#_Toc412658383)

[首班車A3 學校性教育渴望同志 31](#_Toc412658384)

[首班車A4 溝通不易 聽障同志雙重弱勢 34](#_Toc412658385)

[首班車A5 可以和你BB嗎？ 35](#_Toc412658386)

[首班車A6 信仰與性傾向不相牴觸 37](#_Toc412658387)

[首班車A6 家庭定義改寫 伴侶法不能再拖 38](#_Toc412658388)

[加班車B1 可以幫他出櫃嗎？ 40](#_Toc412658389)

[加班車B1 出櫃效應 42](#_Toc412658390)

[加班車B1 親愛的球迷，我是同志 44](#_Toc412658391)

[加班車B2 [家庭]叔姪對話 47](#_Toc412658392)

[加班車B2 就在懷胎第五個月時 50](#_Toc412658393)

[加班車B2 尊重從了解同志處境開始 52](#_Toc412658394)

[加班車B3 [家庭] 我姐讓我哭了好久好久 54](#_Toc412658395)

[加班車B3 [家庭] 關於父親 59](#_Toc412658396)

[加班車B3 [母親] 我的三個媽媽 64](#_Toc412658397)

[加班車B3 [母親] mother's day coupons 67](#_Toc412658398)

[加班車B4拉子受孕DIY，想要寶寶自己來！ 70](#_Toc412658399)

[加班車B4一個女生，生小孩 71](#_Toc412658400)

[加班車B4 同志爸爸一個孩子不嫌少，兩個恰恰好 74](#_Toc412658401)

[加班車B5 健保歧視同志 不公不義 76](#_Toc412658402)

[加班車B5 台灣女同志醫療現況\* 78](#_Toc412658403)

[加班車B5 醫療看不見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 82](#_Toc412658404)

[加班車B6 器官移植感染愛滋，非關同志 84](#_Toc412658405)

[加班車B6 死也不能說的秘密 85](#_Toc412658406)

[末班車C1 不敢出櫃的真愛聯盟 87](#_Toc412658407)

[末班車C1 對於不站出來的那些同志，一個女同志的觀點 89](#_Toc412658408)

[末班車C2 分級辦法模糊 同志出版社受害 93](#_Toc412658409)

[末班車C2 網路談性 同志大戰異性戀 95](#_Toc412658410)

[末班車C3 同志婚姻 別設性別框架 97](#_Toc412658411)

[末班車C3 同志平權 不能只靠婚姻合法化 98](#_Toc412658412)

[末班車C4 Re: [心情]一位直同志參與遊行的紀錄。 100](#_Toc412658413)

[末班車C4 一個女同志人權鬥士之死 102](#_Toc412658414)

[末班車C5 與其同志議員不如彩虹議員 104](#_Toc412658415)

[末班車C5同志，你為何要踏繪？ 108](#_Toc412658416)

[末班車C6一個酷兒，各自表述 109](#_Toc412658417)

[末班車C6 酷兒搞怪見怪不怪 111](#_Toc412658418)

[末班車C6 [什麼是酷兒？] Ⅰ 酷兒啟示錄 小小酷兒百科 113](#_Toc412658419)

[首班車A1 自我認同就像一生的旅程 115](#_Toc412658420)

[首班車A1 我的「刪去法」認同 116](#_Toc412658421)

[首班車A2誰說大專後才能自己決定性傾向 118](#_Toc412658422)

[首班車A2學校不教同志 年輕學子DIY 119](#_Toc412658423)

[首班車A3 開啟雙重衣櫃的門 121](#_Toc412658424)

[首班車A3 真正的貼心不須要翻譯 123](#_Toc412658425)

[首班車A4 T媽媽的專訪──溫柔戰士T媽媽 125](#_Toc412658426)

[首班車A5「假」結婚，「真」辛苦! 128](#_Toc412658427)

[首班車A6 跨性別—跨越並超越男女兩性 132](#_Toc412658428)

[首班車A6 一個化妝上課的男生 136](#_Toc412658429)

[首班車A7「他」是女同志 138](#_Toc412658430)

[首班車A7 標題 [心情]我的跨性朋友們 140](#_Toc412658431)

[加班車B1說與不說之間--談同志父母如何對小孩出櫃 144](#_Toc412658432)

[加班車B3 標題 Re: [家庭] 關於父親\* 147](#_Toc412658433)

[加班車B3 同志父母親友組織聯盟\* 151](#_Toc412658434)

[（PFLAG／Parents, Families, and Friends of Lesbians and Gays） 151](#_Toc412658435)

[加班車B3 標題 [家庭] 關於父親 154](#_Toc412658436)

[加班車B4同志們一起來生孩子 160](#_Toc412658437)

[加班車B4同志們一起來生孩子 162](#_Toc412658438)

[加班車B5 同性戀伴侶該有探病權 164](#_Toc412658439)

[加班車B6異性戀專用婦產科 165](#_Toc412658440)

[末班車C3 標題 [閒聊] 變性手術完六年了... 也三十多歲囉! :) 166](#_Toc412658441)

[末班車C4揚起彩虹旗 173](#_Toc412658442)

[末班車C4 台灣同志運動 女同志沒缺席 175](#_Toc412658443)

圖/凱西‧陳

## 同志交通車文章列表

|  |  |  |
| --- | --- | --- |
| 首班車 | 時刻表 | 車廂 |
| A1車 | 認同（5選3） | 你抓不住我\*由直變彎驕傲說，我是雙性戀我是不是雙性戀和拉拉，並沒有那麼重要太陽雨——跨性‧女同‧雙 |
| A2車 | 跨性別（4選3） | 太晚發現跨性別 兵役成噩夢決定自己性別的5歲小孩一位扮裝皇后的經驗自述性別不明關懷協會：台灣法令不應限制手術才能變更性別 |
| A3車 | 教育（4選3） | 遏止性霸凌 別只在字詞做文章女兒的「出櫃」情關難過誰的錯？學校性教育渴望同志\* |
| A4車 | 殘酷兒 | 溝通不易 聽障同志雙重弱勢 |
| A5車 | 性文化 | 可以和你BB嗎？ |
| A6車 | 信仰 | 信仰與性傾向不相牴觸家庭定義改寫 伴侶法不能再拖 |

|  |  |  |
| --- | --- | --- |
| 加班車 | 時刻表 | 車廂 |
| B1車 | 出櫃 | 可以幫他出櫃嗎？出櫃效應\*親愛的球迷，我是同志\* |
| B2車 | 友善同志 | 叔姪對話就在懷胎第五個月時尊重從了解同志處境開始 |
| B3車 | 原生家庭 | 我姐讓我哭了好久好久關於父親我的三個媽媽mother's day coupons |

|  |  |  |
| --- | --- | --- |
| B4車 | 多元家庭 | 拉子受孕DIY，想要寶寶自己來！\*一個女生 生小孩\*同志爸爸一個孩子不嫌少 兩個恰恰好 |
| B5車 | 健康與制度 | 健保歧視同志 不公不義\*台灣女同志醫療現況\*醫療看不見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 |
| B6車 | 愛滋 | 器官移植感染愛滋，非關同志死也不能說的秘密 |

|  |  |  |
| --- | --- | --- |
| 末班車 | 時刻表 | 車廂 |
| C1車 | 現身與行動 | 不趕出櫃的真愛聯盟\*對於不站出來的那些同志，一個女同志的觀點\* |
| C2車 | 同異邊界 | 分級辦法模糊 同志出版社受害\*網路談性 同志大戰異性戀\* |
| C3車 | 同志婚姻 | 同志婚姻 別設性別框架同志平權 不能只靠婚姻合法化 |
| C4車 | 運動 | 一位直同志參與遊行的紀錄一個女同志人權鬥士之死 |
| C5車 | 政治 | 與其同志議員不如彩虹議員同志，你為何要踏繪？\* |
| C6車 | 酷兒 | 一個酷兒，各自表述\*酷兒搞怪見怪不怪\*小小酷兒百科 什麼是酷兒？\* |

## 首班車A1 你抓不住我

王晧安（台灣青少年性別文教會秘書長、台灣女性學學會理事）

小薇對於其他人總是誤解她的性別／性傾向認同而感到困擾。

那天，小薇告訴朋友：「我是疑性戀。」朋友回應她：「喔！妳就是還在摸索，之後就會知道自己是什麼了！」小薇聽到這個回應很不開心，因為她覺得自己現在就知道自己是「疑性戀」，為什麼還要以後才知道自己的認同？

對小薇來說，疑性戀就是自己的性別／性傾向認同，既然作為自己的「認同」，代表這不是「一時的」，而是「長久、持續的」。但很多人總認為疑性戀還在迷惘當中，搞不清楚自己是什麼。小薇說：「我搞得清楚啊，我知道我喜歡男生，也喜歡女生。我跟同性戀、異性戀、雙性戀都有點像，但也知道自己和這些認同都不一樣。」

我問小薇，「所以妳喜歡男生，也喜歡女生囉？」她回答：「不，我可能喜歡男生，也有可能喜歡女生，也有可能喜歡上跨性別，我也不知道未來會喜歡上的會是什麼。」哦？小薇知道自己是什麼認同，但不知道未來喜歡的會是什麼。

聽小薇的描述，覺得很玄妙，又說搞得清楚自己的認同，又說不知道未來喜歡的是什麼。這跟認同自己是同性戀，就是喜歡同性，異性戀喜歡異性，雙性戀則是同性、異性都可以接受，有些不相同，「固性戀」表明自己是什麼性傾向認同，同時意味著自己愛慾對象偏好什麼性別。但疑性戀聲明自己的認同，卻是在向眾人宣告：「我喜歡的對象，無法用『性別』來決定，雖然對方有性別」。

疑性戀給人「探索中」、「認同中」的印象，在「固性戀」中心的觀點中，總會預設認同的探索會有一個終點，最終會認同自己是男性、女性、異性戀、同性戀或雙性戀。

但對疑性戀這樣流動認同的人來說，「保持性別與性傾向的開放與彈性」，對自己而言就是最適切的認同。這就是「疑性戀」為何也稱為「流性戀」的原因，不只是質疑性別／性傾向的二分，更強調認同的流動特性。硬是把自己歸類成男性、女性、異性戀、同性戀或雙性戀，對疑性戀來說，既無趣、無感，更沒有意義的。

疑性戀根本不愛玩這套「性別／性傾向分類」的遊戲。如果說疑性戀真的搞不清楚「認同」，是搞不懂幹嘛一定要「區分」我是男生或女生，我喜歡男生或女生，而不是搞不清楚自己喜歡男生或女生。把自己的性別／性傾向說死，一點都不有趣。所以，很多疑性戀，也不喜歡說自己是疑性戀，但唯有使用「疑性戀」這個詞的時候，才能較輕鬆地辨識：「原來有其他人是和我一樣的！」

疑性戀追求的，不只是個人性別身份遭受對待的平等，連戀愛對象也都是一律平等，沒有男生、女生還是跨性別的差別啦！以後不要再對疑性戀認同的朋友說：「以後你就會知道你是什麼了！」

## 首班車A1 由直變彎

作者: neofates (<<若殤>>) 看板: gay

第一次在甲板po文 寫下自己的心情

原原本本的我 是不折不扣的直男 至少有好長一段時間沒有懷疑過

但是 經歷了好多事情 這些事情和過程 讓我慢慢起了變化

這陣子 一直在甲板和隔壁版爬文 看別人的故事和對照自己的經歷和心境轉折

我已經完全能夠接受自己的轉變 我的的確確盼望著有個男人

照顧我 呵護我 我的的確確有那嬌羞的一面 只是外在完全看不出來

或者嚴格來講 這個社會和我所置身的家庭和環境

讓我不敢把這一面釋放出來 但獨自一人的時候 我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模樣和慾望

是那樣的強烈和深刻 上網找資料 到書局和圖書館查書 bbs上爬文

跟兩個圈內人聊天 我的確是釋懷了 我也已經不再認為自己的這一面是種罪

嚴格講起來 或許還不算完全的圈內人 而是卡在中間 看到男女交合的片子

我還是會起生理反應 但 我也很清楚 我已經可以接受一個圈內人當我的伴侶

這種心情很複雜 過去這陣子 我的心好亂好亂 似乎是急著

有個男人能夠來呵護我 抱抱我吻我 或許對圈內人來說 這種心情和盼望沒有什麼 很正常

但對於一個原本不折不扣是個直男的我 這真的是很大的心理衝擊和心境轉折

我現在已經完全釋懷和接受這一面 釋懷和接受 讓我的心變得好平靜 也更開心了

感覺這樣才是真的面對自己 對自己誠實 讓心情沉穩了許多 而不再那麼亂了

從釋懷接受到敲打鍵盤的此時此刻 算算時間 還不到一個月

曾經在版上 看到有些圈內人 試圖要把自己心儀的直男變彎

這的確是很難 但並不是完全不可能 不過 要從不可能變可能 再從可能變事實

的確是需要很多的機緣 際遇 環境等等的配合才能促成這一切

因為我是這樣走過來的 我從來沒有刻意讓自己變彎的念頭和努力

但這一切就是這樣的自然而然 要由直變彎 的確必有一段養成過程

不過 這一切絕不是單靠他人努力想讓我變彎就能達成 需要很多因素配合

尤其我是到了27歲這個年紀 才出現這樣的轉變 我回憶過去這幾年的過程

的確都是搭配的很好 所遭遇到的人事物和際遇 讓這些變化水到渠成

非常的自然而然 以後的路會怎麼走怎麼變 我不想去設限

但接受了自己的一切 讓我更喜歡自己 也更開心了 這樣寧靜的心情

是我跟女人交往相處的過程中 從未有過的心境

如果現在有人說我是死gay 死變態 變態雙性戀 等等偏差侮辱的用詞

我想我也能笑笑得應對 那些話只是在表達他們自身無法接受這件事情 僅此而已

因為我很清楚 我不是一個變態 我只是能夠讓我的愛和付出放在一個男人身上而已

我想 能打從心底真正地喜歡自己 接受自己 正面又開心地生活著

這才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吧!!!

## 首班車A1 驕傲說，我是雙性戀

**Franky**

31歲的我，一直在追尋一個專屬的名字，一個我可以驕傲且大聲喊出的名字；這段追尋的過程一路從高中開始，不曾停歇，只因發現自己不僅對異性有情 慾，對同性也有，一路由徬徨、體驗、尋找支持、試圖放棄，直到自我接納，在這樣的成長歷程中，就像大多數貼著弱勢邊緣標籤的人一般，沒有一時片刻能逃離社會枷鎖，自由地呼吸，我奮力的在同性戀與異性戀並存的社會夾縫機制下生活，到底什麼樣的社會文化才能讓雙性戀的自己活得開心?

從小到大，我就特別容易和女生相處，她們總是喜歡說心事，說秘密給我聽，而我也不曉得，為什麼，總有辦法寫出大家想不出的情書，記得小三時，我就會寫下「我討厭鐘聲，因為每當它響起，我就無法快樂的跟你玩，所以鐘聲是世界上最無情的東西」用這去幫班上的男同學追女生。

我從來不知道我可以喜歡男生，會對男生動情，因為，從小到大，我就是會喜歡大眼睛的女生，喜歡小鳥依人的女生，雖然，偶爾也會看看男生，但那種感 覺，卻不是動情，直到高三那年，似乎所有的事都發生在那年，炙熱的高三暑假，聯考在即的我，腦中所想的應該是繁雜的數學、物理公式或化學方程式，但確有個 揮之不去的影像深植在腦海中，而一段小小的情愫也在心中慢慢滋長、擴散著。

談戀愛的喜悅總希望能和周圍的同學分享，雖然不認為有什麼不對，但總覺得這在校園中似乎是個禁忌，因此我把「他」轉換成「她」，但有些甜蜜依舊無法 說出口。在這個急於找到和我相同，一起分享這當中喜悅的伙伴過程中，我交到一位非常不錯的朋友，從此我多了一位可以分享心事的朋友，一直到進入大學至往 後，我的情慾一直是流動的，努力談戀愛，更努力追尋，這當中卻不曾去思考過，愛一個人我需要去選擇性別，甚至參加學校的地下同志社團，但，幾次的戀愛經 驗，我選擇不再在同志面前大方承認我可以愛男生也可以愛女生，只因為離開我的男生都曾說過，你終究會進入婚姻，與其往後我痛苦，不如現在先離開你，這樣的 性傾向好像種「註定單身」繩索緊緊纏著我，於是我選擇藏起來，也是這樣的隱匿，我又開始在gay的戀愛圈中被宣判復活。

直到研三上的時候，我很喜歡一個學妹，是那種動情的感覺，牽引著，不過卻暗暗的害怕，那種害怕，是一種莫名的，無法說出口，那一瞬間拼命猜測，是害 怕多年後的我會對女生動情嗎？倏乎，找到答案，只因周遭的gay好友們總說著：「你是無法認同自己，所以回歸主流。」甚至用一種同情的語氣說：「家裡給你 很大的壓力吧！所以你順服了嗎？」那一刻我才明白，我的害怕來自於我即將失去一群gay的好朋友，彷彿背叛了一群好友的逃入一段主流愛情，雖我曾大聲疾 呼，我愛她的心和愛之前的男友的心是一樣的，他們卻無法相信！

身為雙性戀的我，似乎被社會定義在一個牆頭草的位置，擺盪在同性戀與異性戀間，但也逼著我去思考如何看待自身，仔細回想總把自己放進一個大家容易 「認識」的身份和文化裡，去偷渡，甚至有時連自己都渾然不知，總有不少女生，在我跟他說我是bi時，總很容易的解讀成I am gay，讓我跟她們身體的接觸是較沒有距離的，習慣去碰觸她們的頭髮，偶爾還會勾著手走路散步，某次的心跳，發現那是有意義的碰觸，非單純的接觸，是帶著 情慾流動的去觸碰她，只是我常用某個我熟悉的身份（gay）來界定自己，而不是用bi來思考，那種界定與其說遮掩我內心某部分的情慾暗流，不如說是對「性 傾向」身分的安全保護。

細細回想，「雙性戀」這個名字貼在我身上，是在92年即將畢業的前夕，擁有這個名字只是代表，終找到一個歸屬的名詞，這個名詞勝過曾貼在我身上任何標籤：「牆頭草」、「背叛者」；名字會流轉，性傾向卻不會改變，正如我堅信情慾是流動的不需在意性別，只要愛上一個人，我愛對方的靈魂，而非性別。

## 首班車A1 雙性戀的選擇

「你和我兒子一樣是雙性戀喔？那你怎麼確定以後會還會喜歡男生？當同志面對社會很大壓力很辛苦！未來的路還很長，既然可以選擇，還是喜歡女生就好了嘛！反正是雙性戀，男生女生都可以，跟女生在一起，爸媽也比較不會難過，不是嗎？」阿寶的媽媽在電話中跟我聊到阿寶是雙性戀的事，聽到我也是雙性戀，誠懇地建議我喜歡異性比較好，比較沒有壓力。如此一來，當爸媽的，也才能夠鬆一口氣吧！

寶媽的期許，也是許多雙性戀爸媽的期待，如果孩子真的能與異性交往，看起來跟主流異性戀沒有兩樣，那是不是雙性戀，也就不那麼重要了。

對我與阿寶來說，想保有自己未來自由選擇的空間，選擇跟家人出櫃，讓家人知道自己是雙性戀的事。我們都認同，未來會交往的對象是會是王子？或是公主？是自己無法決定的事，一旦愛上了，就好好地愛吧！這不是選擇對象性別的問題。

如果遇到的正好是異性，也符合父母的期待，符合大部分父母對於子女的異性戀預設，事情自然好辦得多。但如果遇到的是同性，這恐怕就如寶媽所擔心的，得面對歧視同志、性別不友善的社會壓力，不僅是同志子女要面對，連家長都得擔心別人歧視的眼光。

但另一個雙性戀好友小晶就不這麼想了。小晶向母親出櫃後，雖然母親接納小晶雙性戀的情慾認同，但他也清楚媽媽還是希望他喜歡異性、與異性交往。這天，小晶打電話告訴我，他不能再幫忙性別社團的事了，因為想讓自己更少接觸有可能喜歡同性的朋友，減少喜歡上同性別同志朋友的機會。他希望不要讓媽媽難過，也不想面對難以處理的社會歧視與壓力。小晶說：「既然我能夠喜歡女生，總會遇到適合的女生的。不用為我擔心，我依然是個雙性戀，我相信這是我比較想要走的路。」

是呀！既然是雙性戀，決定自己未來只喜歡同性？異性？或是不分性別，又有何妨呢？難道認同自己是雙性戀，就一定要保留喜歡不同性別的空間？就不能選擇只與某一種性別的人交往嗎？

不可否認的，對同志不友善的異性戀中心社會，影響著個人選擇伴侶性別的決定。

另一個朋友小七，雖然認同自己是雙性戀，但覺得跟同性交往與做愛的感覺比較好，決定未來都只跟同性在一起。後來，當別人問起小七的情慾認同時，他有時就索性回答自己是同性戀，省得還要跟別人解釋為什麼他也喜歡異性，卻只跟同性交往。小七跟家人出櫃的時候，也僅表示自己喜歡同性、跟同性在一起，而不說自己是雙性戀，免得家人要他跟異性交往。如果跟異性在一起，就得符合異性戀社會對男女的期待與規則，這讓小七非常不自在。

四個年紀相同的年輕男人，一樣是雙性戀，一樣向家人出櫃，面對父母相同的期待、相同的社會壓力，而且在同志社群中一樣都很受歡迎。令我疑惑的是，為什麼阿寶與我，會如此堅持為自己在性別選擇上保留彈性？而小晶會決定只與異性交往？小七選擇只跟同性交往？為什麼我們看起來如此相同，卻有這樣不同的選擇？

## 首班車A1 我是不是雙性戀和拉拉，並沒有那麼重要

Ixtab

我是雙性戀、無性戀（編注一）、跨性別，我喜歡叫自己人妖，因為我的心理性別介於兩性之間；我也不能說man的那部分是男性，娘的那部分是女性，我的每一個部分都是又娘又man，況且，誰定義的「娘」和「man」嘛！

其實我對自己的認識也是不斷在變化的。我小的時候會以為同性戀是犯罪，雖然明明我自己總是對班上最好看的男女同學都很有好感。

年級稍微高時，我開始翻看我媽訂閱的《台港文學選刊》，並在裏面分別看到「同性戀」、「異性戀」、「異同性戀」這三個詞，大概開始瞭解是什麼意思。後來知道「雙性戀」這個詞的時候還覺得好難聽，不如「異同性戀」般聽起來有板有眼。

後來初中的時候突然意識到自己就是「異同性戀」，這意味著我常常要講到這個話題，所以便開始習慣字數少的「雙性戀」這種稱呼（本人比較懶）。因為已經在 文學作品中讀到過這三種性向的存在，所以也不覺得這是什麼天理難容的問題，而是一種很客觀的存在。因此也無須掙扎，很平常心地接受了這樣的自己，還為了這個新發現欣喜好久。

再到後來有一天，一起玩得很好的一個同學說要意識到我是一個女生，還真是要特別反應一下才行啊，其餘的同學也紛紛點頭。我一想，還真是啊，我每次也要吃力地反應一下才想到哦對啊我是女的。當時是一種彆扭又奇妙的感覺，還常常想如果我是個男的該多好，不然我今生都不能是男同性戀。這遺憾的想法在腦海中徘徊（我不是腐女），但我每次又清醒地意識到如果我生為一個男人肯定又會怨自己不是女人吧。

帶著這樣的疑惑和遺憾我升入了高中，那個時候我默默地喜歡上了一個女孩兒，並因著對她的喜歡而開始接觸西方音樂買搖滾雜誌，我瞭解到一個叫Antony and The Johnsons的樂隊。Antony是一個中性人，在歌中唱著對中性的嚮往，我對自己的認識開始清晰，暗暗對自己說以後有了經濟能力我就可以切掉乳房。

再後來我又認識一個叫Sopor Aeternus的德國樂隊，看著那些「光溜溜」的圖片我以為樂隊靈魂Anna Varney又是一個Antony一樣的中性人（Anna的心理認同為女性），後來才知道Anna並沒有做手術，圖片都只是PS而已，因為她認為心理認同自己為女性的自己已經足夠完整，無需通過外界的手術來改變什麼。從那一刻起我的內心開始踏實，我開始學會接受自己的外表和內心，我意識到，只要我承認我自己，我就夠理直氣壯。

高中的某日我讀到弗朗索瓦．薩崗的生平，她在法庭上藐視眾人地說：「我有權以自己的方式選擇墮落。」我愛上了她這個架勢。首先各種性別性向在我的心中皆是平等，其次就算它在某些人的口中成了「不堪」和「墮落」，這只是當事人自己的事，在不損害其他人的情況下，又關別人什麼事呢？所以我寫這篇文章不是為了讓大家找什麼共鳴，我只想對猶豫的人們說：在不傷害他人的前提下做你自己；對那些指指點點的人說：關你屌事。因為我跟誰上床這件事，跟不在我床上的人一點關係都沒有；如果不在我床上的人，因為我的床事而表示感情很受傷，我只能說請節哀但我實在幫不了你。

所以我是不是雙性戀是不是拉拉，這件事根本無關緊要，因為這只是我自己的事。如果硬要貼標籤我更喜歡說我是達達，即推翻一切、只破不立。

\*編注一：無性戀的英文是Asexual，此指性欲很淡或是沒有性欲的人，不過他們還是會有感情也可以建立伴侶關係。

作者：Ixtab

自介：跨性別雙性戀無性戀（現在更喜歡稱自己為雙靈或者隨性戀）、Bi the Way中國義工、同語客串翻譯、半吊子英語專業、拉美及西班牙語文化愛好者、自我認同是瑪雅人。更詳細內容見本文章，其實前面的描述都是假像，真實身份是達達。

創作緣起：看不下去太多人因為別人的意見而懷疑自己+為了別人的看法折磨自己，只希望跟大家說：做好自己，讓看不慣的人哪涼快哪呆著去吧；對總是看不慣別人的人說：哪涼快哪呆著去吧。

**⊙真誠推薦：雙性戀和自我碰撞的絢爛火花／夜西（Bi the Way編輯組）**

我在這邊很榮幸地和大家介紹我的位好朋友。lxtab是我在上海第一個認識的同伴，陪伴我一路走來，也在這一路中不斷的成長茁壯。《我是不是雙性戀 和拉拉，並沒有那麼重要》是她對於徵稿主題的回應，文章開門見山就是很可愛的自白：「我是雙性戀、無性戀（Asexual）、跨性別，我喜歡叫自己人妖， 因為我的心理性別介於兩性之間；我也不能說man的那部分是男性，娘的那部分是女性，我的每一個部分都是又娘又man，況且，誰定義的‘娘’和‘man’ 嘛！」

如果大家曾經對人妖一詞有任何負面的想法，請一定要好好欣賞她的文章，因為她完全扭轉了我的刻板印象，並讓我見識到雙性戀加上跨性別的認同可以如此 妖嬈多彩，很酷兒很怪胎，卻又如此真情流露毫無矯飾。不管我說了一堆雙性戀標籤的多元，她早已把標籤拋到腦後，只餘下這份忠於自我的自信。

[編語目錄]2011.4 Les+合作特刊：我們是女雙性戀，也是拉拉<http://bitheway.pixnet.net/blog/post/35046135>

## 首班車A1 太陽雨——跨性‧女同‧雙

**剛朵琳**

很多人認為男性跟女性是截然二分的兩種人。一個人不是女人，就是男人。但實際上有一些人是沒辦法輕易以「男」、「女」歸類的。有的人生理上是男性， 心底則住著一位女人。有的人有著女性的身體，卻有男性的靈魂。也有一些人，你很難說他是什麼性別；或許他的身體屬於特定性別，但他的心思、他的打扮、他的行為舉止卻有些像女人、有些像男人。

當一個人，同時愛上另一個人──女性的身體與男性的靈魂時，他到底是處於什麼關係之中呢？一個人總是愛慕著一身兼具男女特質的人，他到底是什麼樣的性傾向呢？一對情侶中，彼此的性別認同時常變動，昨天你男我女，今天你女我男，明天兩人皆女，這樣又算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呢？

我是一個生理男性，男人對我來說卻通常是一種疏遠的生物，而女人總是讓我感到十分親近。對很多人來說，外表之下的我更像個女人。網路上，言談間不提 及性別，我總是被當成女性；日常生活裡，很多人也覺得和我不像是與男孩子互動。用比較通俗的說法，我是個女性，裝在男性的軀殼中。但我也並不討厭我的男性 身體，當別人無法越過表象，忽視我被視為女性的渴望時，即使感到神傷，我也並不因此討厭它。

第一次談戀愛時，正值我剛發現自己女性特質的時期。那時我的女友是個生理女性。但好友們一致認為在我跟她的互動中，粘人重情的我實在比較像是女人， 而大剌剌的她更像個男人。我愛她男人般的帥氣與個性，我也愛她身為女性的姣好胴體。於是我第一次發現了我的性傾向認同：「我是個雙性戀。」還未建立女性認 同的我身為男性，與男性的他在一起是與同性交往，與女性的她在一起是與異性交往。那麼我自然是雙性戀了，因我愛著兼具兩性的他。

一直以來，我傾愛著的都是生理女性。但其人到底實際上認同為何，我並不在意。無論溫柔纖細、帥氣或充滿陽剛氣息的女人都吸引著我，異女、婆或踢都可 能令我怦然心動。可以說生理上我喜愛女性，但心理上則是開放一切可能。但最讓我動心的，總是兼具兩性氣息的人。我喜愛我的女性靈魂，我眷戀著在我生命中出 現的女人，被數位女同朋友引進同志圈的我，對於女同性戀有無比強烈的歸屬感。在心理上我的確也一直都可以算是一個女同性戀。但就認同而言，我卻很清楚我是 個雙性戀者。

對我而言，擁有男性身體與女性靈魂的存在一般坦然。就這個角度來看，其實以身體的男性與心靈的女性去愛一個女人的我，也可以算是另一個型態的雙性戀 了。誠然我在探索自我可能性的時候，發現自己可以接受與男人發生親密關係，但這僅是年少時為了「證明」自己是雙性戀的過程。我後來就知道我其實不需要對誰 證明，甚至不需要對自己證明。但這個「我可以與男人發生關係」的認知，對我後來在伴侶關係中的角色流動其實也是頗有助益的。

對我與我的伴侶而言，性別只是一種遊戲。這或許是某些雙性戀伴侶特有的樂趣吧。當他是男人時我愛他，當他是女人時我也愛他。他愛著我女性的心靈，他 也愛我男性的身體。在親密關係中，我們可以玩任何一種形式的角色扮演，誰要當男人都可以，誰要當女人也都沒問題。主動與被動、強勢與弱勢、進入與被進入， 都是流轉不定的。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在男女之間遊走毫無困難，他是雙性戀，我也是雙性戀。

男性身體、女性心靈、女同性戀的歸屬感、雙性戀的身份認同。於是我的認同便是如此了：我是個跨性別女同性戀雙性戀。

許多人會問，女同性戀怎麼可以同時是雙性戀呢？那麼我還願意幫忙補充一句：男人怎麼可以同時是女人呢？其實所謂的互斥，只不過是角度的問題，當換個角度去看，或許就可以發現並存並非不可能，男人的身體與女人的心靈，就像是斜斜灑下的陽光與垂直飄落的雨。

太陽雨。

很美，不是嗎？

[編語目錄] 2010.5 網氏／罔市合作特刊：我的雙性戀認同
<http://bitheway.pixnet.net/blog/post/31988571>

## 首班車A2 太晚發現跨性別 兵役成噩夢

【記者史倩玲台北報導】

兵役對於男跨女的跨性別者往往是個很大的困擾，跨性別者Zoe就曾經因為太晚發現自己是跨性別者，被兵役問題困擾10多年。

交女友才知想當女生

Zoe表示，自己小學時期雖然喜歡戴女生的學生帽，幻想自己是女生，但卻沒有非常明顯的跨性別行為。而在國高中時期，心思也花在電動跟課業上，幾乎沒有想過跨性別相關問題。不過，等到20歲在讀碩士班交女朋友時，Zoe才發現自己有跨性別的傾向。

Zoe說，以一般社會男女交往的模式而言，男性往往被要求是有肩膀、要提東西、為女生服務的一方；而女生則可以穿的美美的，享受男生給予的寵愛。而在大學交了女友之後，Zoe發現，自己對於扮演男生的角色覺得不開心，想擔任被寵愛的角色，就從當時才正視到自己跨性別的傾向。

當時的Zoe很想穿女性的衣服，但又不敢穿著裙裝，就漸進式的朝中性的方向打扮。不過事後Zoe才在BBS板上發現，自己被其他同學當成嘲笑的對象。

不過，在發現自己跨性別的傾向之後，最大的問題不是同學們的嘲笑，而是兵役問題。Zoe表示，以軍中普遍的霸凌事件，如果以自己的性別氣質進入軍隊，非常恐懼自己無法活著走出來。

以台灣而言，跨性別者要獲得免役，必須取得精神科醫師開立的性別認同障礙診斷書。而以精神醫學的角度而言，性別認同障礙分成原發性以及次發性兩種，不論是那種，當事人都需要長時間的有精神科就醫紀錄，或是從小有父母陪同就醫。

Zoe表示，自己在25、26歲的時候才發現跨性別的傾向，要就醫很可能太晚，另一方面，又已經逼近服役年齡，很容易被醫院或是相關單位認為是因為逃避兵役而偽裝，無法得到性別認同障礙診斷書而獲得免役的機會相當高。

兵役問題困擾10多年

為了避免服兵役，Zoe開始漫長的求學生涯，一間學校換過一間學校，時間長達10多年，就是為了避免當兵。最後到了32歲，也就是33歲兵役的最後年齡限制之前，Zoe只好將自己看過醫生的紀錄給精神科醫師。Zoe表示，沒想到精神科醫師當場就開給他性別認同障礙證明，最後也獲得免役。Zoe指出，當接到免役通知書的當下，覺得自己好像重生了。Zoe表示，以前根本不知道如何接觸相關團體，後來參加2008同志公民運動，才生平第一次看見跟自己一樣的跨性別者。

家人朋友不支持

不過，隨著Zoe肯定自己的跨性別身分，Zoe與家人朋友的鴻溝也就更深。Zoe表示，自己有一群高中男生死黨，每次相聚都非常開心。有一次Zoe決定表達自己的跨性別身分，穿著裙子跟絲襪跟死黨聚會。結果死黨們看到Zoe的打扮，全部沉默，所有人就靜靜的吃完一餐飯，出來的時候還刻意與Zoe拉開距離，從此再也無法恢復以往的友誼。

父母也完全無法接受Zoe的跨性別傾向，父親不管不問，只求無事平安，但不認同Zoe的打扮。

之後Zoe把自己男性化的名字改了女性化的新名字。Zoe表示，曾有信件寫著自己的新名字，下面同時寫著「小姐」，Zoe的媽媽看到後，就用簽字筆在信件上打個叉，並在旁邊寫「查無此人」，由此可見媽媽的反對態度，而Zoe也與媽媽因為女性化服飾的事件起過多次衝突。Zoe表示，之前在中部就有大學生因為家人不諒解跨性別的身分而自殺，其實跨性別者其實非常需要家人朋友的支持。

跨性別為最弱勢

Zoe表示，跨性別者其實是性少數族群中最弱勢的一群。如果自己是Gay，親戚鄰居朋友通常都看不出來，但如果是跨性別者，由於打扮的關係，很容易就被識別出來。Zoe也建議年輕的跨性別朋友，如果要走這條路，要先了解需要做哪些準備與相關資訊，以及之後所付出的代價，例如親朋好友的不諒解，以及找工作的困難等等。Zoe目前到各團體演講自己的經驗，未來希望擔任志工，幫助更多的跨性別者了解自己。

## 首班車A2 決定自己性別的5歲小孩

AD. Lin（作家、女同志網路廣播節目主持人）

是今年2月的報導，英國有位5歲男孩兒Zach Avery自認是女生，在媒體報導中被稱為「全球最年輕性別認同障礙者」。Zach在3歲時就跟媽咪說他是女生，他媽咪一開始不以為意，可是後來Zach很沮喪，甚至想切掉自己的小雞雞。後來被帶去倫敦以精神治療為主的Tavistock and Portman Foundation Trust給專家看，專家診斷出他有性別認同障礙（Gender Identity Disorder，GID）。

「Zach本來是個喜歡湯馬士小火車的『正常』小男孩，但在2010年末他突然決定要成為女孩。」Zach的媽咪說。後來這對30多歲的父母決定讓兒子做他想做的，學校也表示支持，還設了一間無性別廁所。我查找了幾家不同媒體的報導，也有報導說他是性別跟女性主義的受害者。看著照片中戴著眼鏡，一身粉紅色針織上衣加紫色小短裙，側著臉露齒而笑的Zach看起來就是個可愛的5歲小女孩兒。

另外，英國電訊報的報導底下有個小投票，題目與答案都算溫和中肯，題目是：「一 個5歲小孩有能力選擇成為不同性別嗎？（Is a five-year-old capable of choosing to be a different sex?）」。有兩萬多人選則否，佔83.82％：「不，成長是個困惑的時期，且這時期做長久的決定是有害的。」選是的有4千人，不到20％：「是，一個 孩子本能地就知性別為何，就算在很小的年紀時。」新聞報導底下超過千筆討論串，攻防皆有砲火旺盛。

這議題非常值得深思，到底一個人要到幾歲，才能被認定有能力決定自己的性別？對5歲的小Zach來說，他就是想要以女孩子的身分生活，而父母接受這決定則是在經過專家判定自己的兒子是「性別認同障礙者」之後。性別不只是以生理上的男女二分，還有自我認同性別，現在澳洲也有了「無性」選項，顯示出這是個該被以更寬廣角度來探討且面對的自我選擇。

妹說她有個學妹，是在很平常的鄉下家庭長大。學妹說從小都以為性別是可以選擇的，所以有一天就很開心的跟媽媽說：「等我長大，我要跟隔壁的哥哥一樣站著尿尿。」，她媽媽跟她說：「不行，因為妳是女生。」講了半天她才明白，原來不會有某一天，她可以自己選擇要當男生還是當女生。

## 首班車A2 一位扮裝皇后的經驗自述

高宏翔 (世新大學新聞系碩士班)

我們的文化逐日衰頹，因為喪失了說故事作為溝通、價值傳承、學習及重要的治療工具，Richard Stone（2000）稱為「故事荒蕪」（destorification）。雖然網路已成為多數人可近用的科技，但大量的資訊也讓許多故事遭到淹沒。

不妨，今天就讓我來說個有關扮裝皇后的故事！故事的開頭不是「很久，很久以前……」，因為這是個一年前發生在我身上的真實故事，還沒被傳唱成為經典，所以就跳過那些童話故事或民間傳說的起始公式。

我的自我認同是一個扮裝男同志，也就是俗稱的扮裝皇后（Drag Queen），我喜歡現在的性別與身體，不但在特定場合登台演出，也在日常生活中蓄著一頭過肩的黑長髮，時而披肩，時而馬尾、公主頭……；日常外出的服裝就只是簡單輕便為主。坦白講，除了那頭過肩的長髮、較為柔和的五官外，不折不扣就是個男生，一個性別氣質比較陰柔的男生。不過，因為沒打算在生理性別上有所改變或更動，常常讓我有種兩邊(男同志與跨性別社群)不是人的窘態。

主流男同志認為我的身體意象不符合男同志的形象。「Gay最普遍的定義不就是指男生愛男生嗎？如果你心裡住個小男孩，那來這邊就對了啦，如果覺得住的是小女孩，去跨性別會合適點。」（轉引蔡孟哲，2007）然而，對於不少極力主張要實際進入醫療介入的歷程才夠資格被稱為跨性別的「純淨跨性別者」而言，我大概也不會被歸類在跨性別裡。

是的，我現在的身體狀態，（甚至更精確地說我已經維持了至少八年的時間），處於既不是男同志也不是跨性別的另類邊緣位置上，就像是蝙蝠[1]一樣。小時候看到這則寓言時，萬萬沒想到那將會是應驗在我的身體狀態。

在這座島上，已經不曉得持續多久季節不明的狀態，如果以該事件的時序來說，應該是在去年四月與五月交替之時。傍晚結束打工，隻身搭著捷運從台北盆地的南邊往北邊前行，一個人漫無目的地逛著車站附近的商店。不知不覺的，竟走到總統府旁的男同志聖地。晃著晃著就走進靠近捷運站旁的公廁裡，一個人站在內側牆邊數來第二個小便斗。此時我已綻放成一朵廁所的野玫瑰，等待有心人前來摘取。

自從蓄留長頭髮後也漸漸地明白，在男同志的生態裡，如果不夠Man的話，是不會有太大的情慾／社交市場，但也不是完全沒有機會遇到些什麼，有時候機會總是在不期的當下出現。我便是抱持著這樣的期待，固著在小便斗前，一段時間過去了，卻依然沒人前來探尋，雙腳都開始痠麻了，正在思考要不要出去走一走、找個地方坐下，或是轉戰另一間廁所時，倏忽間，一個年紀約莫是高中生的小Gay走了進來，小解後疑惑地盯著我看，然後倉促地跑離現場。

不久後，他又回到附近，身邊還帶著幾個同儕。此時，廁所的內外形成一股特殊的氛圍，那種氛圍就好像是動物園獸欄的凝視／被凝視關係，甚至更精確地說，可以用「怪胎秀」（freak show）來形容那個現場。廁所的大門成了一座無形的玻璃帷幕，我是館內展示的怪胎，而他們則是隔著帷幕對著我品頭論足的遊客。

但是，我並沒有要配合演出的念頭，畢竟自己也很清楚他們的意圖。當下抱持的心態是：「只要我不去回應，他們大概就會覺得無趣走人了！」豈料，我越是不去搭理，他們的好奇心反倒被我激得更大了，甚至在奔相走告下，遊客也越來越多。在遊客們的團體動力運作下，他們開始有了進一步的動作。除了隔著玻璃帷幕叫嘯的言語羞辱，「女生就去女廁啦！」、「死人妖」……，也漸漸開始有了身體行動，他們企圖推舉一個人也站到我身邊的小便斗，無奈沒有重賞，所以不會有勇夫出現。過程中，大冒險的猜拳方式也一度成為他們遴選代表的方式，不過沒成功。在互相推辭的狀況下，突然出現了一位他們心目中的勇夫，跑到我的左側站著，不動聲色，接著轉頭，探頭過了隔板，驚恐地經典娘娘腔高聲尖叫：「好噁心，你有屌ㄟ！」然後花容失色地跑出廁所。大家笑鬧成一片，同時為這位「英雄」歡欣鼓舞。

當下突然覺得自己脾氣還挺好的，沒生氣也沒離開現場，知道那樣就是中計了。但我知道，其實我很想逃跑，這已經不是隨意散心閒逛走進公園的目的了。內心交戰的情況下，有一名中年男子走進廁所，隔著我好幾個位置小解，離開前看了我幾眼，似乎在暗示我什麼，不過他沒走進廁間裡，理應不是和我有情慾的暗示。（即便有，我也不會進去，在那當下進去了，能預想的是那群小GAY可能會偷窺這一場情慾大戲。）中年男子離開後，怪胎秀繼續上演著。

「你知不知道你很噁心！」「變態！」「不要臉，就是在罵你還敢抖腳。」

直到他們覺得無聊，人潮逐漸散去後，我才能逃離現場。於是腦海中出現北一女樂隊在某場演出一首曲子的打擊獨奏，我用雙腿抖動演奏著拍點，甚至連身體其他部位也漸漸出現律動。身體律動到一半，眼角餘光瞥到此舉更是讓他們氣得跳腳。仔細想想，這應該是霸凌事件才對。回想自己被霸凌的經驗裡，我好像應該要哭、要有情緒反應，這樣他們才會覺得達到目的，對了，如果是哭著跑離現場，背後要伴隨著他們得意的笑聲，這可能更符合一般對於霸凌的期待。可惜，我在當下竟然是告訴自己要進入另一個自己的異次元，如此才不會被影響，我辜負了他們的期待。

當我從異次元回神，從瓦礫造景的廁所窗口，看到剛剛那個中年男子站在遠遠的地方繼續看著我，似乎對我有所期待。心想：「他們繼續在這惡搞，應該也不會有人想來跟我有什麼情慾交流，不如就去看那個男人要幹麼好了！」隨即整理儀容，走出廁所，在洗手台前我還拿出梳子重新梳了馬尾。當我走出廁所，仍停留現場的幾個小Gay也開始向外退，持續與我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沒人敢靠近，彷彿我的身邊有一道強大的結界[2]似的，雖然保持了一定距離，他們的言語攻擊依然持續。

在走向中年男子的途中，背後仍然聽得到他們的叫囂與辱罵，依稀記得當我走過他們身旁時，我對他們笑了笑，臉上表情上似乎就寫著：「So what ?」男子在我接近他身邊時，問我：「你還好嗎？」

「呵，沒關係，這種事我已經習慣了！」

後來沒跟男子發生什麼，不論是性或是晚餐的邀約，只是搭了他的便車前往西門町添購我要的日用品，然後彼此道聲再見。因為，他說他想解救我離開現場，但是不知道該怎麼做會比較好，於是只好遠遠地觀望著，擔心我是否能從這場衝突中全身而退。

我究竟算不算是一個跨性別？在不同的脈絡定義下，可能有不一樣的答案。在《認識同志手冊2005》性別光譜的概念下，我絕對不會是那種傳統概念下的男生──生理男、心理男、性別氣質男、情慾對象為女性，至少在社會性別（gender）與性別氣質（genderquality）上我跨越了性別二元概念，甚至我在國三那一年就很清楚我是一個男同性戀（gay）。我的性／別特質與性／別認同（gender／sexual identity）都告訴我，我確實跨越了許多性／別的界線，尤其是會扮裝這一點，大可以說我是跨性別，可是當我在日常生活（daily life）的的確確感受到因為自身的性／別而產生的焦慮與不安時，卻又要回頭被以各種標準檢視究竟我是什麼屬性，坦白講這真的很不舒服。

跳脫究竟是不是一個跨性別主體的論辯，我不得不說因為這樣並非主流社會期待的男性造型打扮，也很真實地讓我看見這社會的強大性別二元結構。表面上，每次有人深表同情地問：「你這樣很辛苦吧！」雖然回答已經習慣，但是這樣的不舒服與焦慮永遠不可能習慣。尤其是現在還普遍充斥著透過性別重建手術（俗稱變性手術）就能解除一切焦慮的當下，有著再強大的自我認同也不見得能完全不在意外界審視的眼光，反而是應該要更理直氣壯地以自己現在的狀態生活著。

或許也有人會問，既然這樣的狀態有著高度的焦慮與不安，怎麼不乾脆回歸主流？偏偏任性的我卻又在這樣的行動上，看見性／別越界所可能面臨的困境，正因為此一困境導因於某種性／別的不正義，血液裡流著社運精神的我就很難視而不見。於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扮裝，跳脫了舞台的目的，卻多了個讓我繼續觀察這個社會對於性／別的想像與焦慮的機會。台灣TG蝶園的高旭寬曾在演講裡說道：「究竟社會對於跨性別的情緒，是跨性主體的不安還是社會的焦慮？」我也想藉此反問，當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一個不符合主流性／別規範的主體出現時，到底那背後的情緒是什麼？怎麼往往立刻出現了主／客體之分，不符期待的只能落入邊陲的客體位置？

當社會結構只看見性別二元，而忽視所謂的性／別多元概念，否認跳脫性別二分光譜的任何一種排列組合的主體都可以自在地生活著，坦白說我真的不明白為何不被看見的這些同志群體裡，又再次複製且強調所謂的正統典範，將不屬於正統的全部化約為「蝙蝠」，成為他者的再他者。特別是當強調彼此認同的性少數在高喊需要被看見、被尊重時，卻又同時複製了性別二元的暴力框架施加暴力的狀況，那實在再弔詭不過了。

或許在性別教育的課程綱領裡，我們可以有個「跨性別體驗」，當每個人都成為了跨性別主體，才能發現究竟性別二元結構背後的暴力。就社會學的功能論而言，跨性別似乎不該完全融入社會結構裡，似乎在我的經驗背後看來，仍有著須要高度顯現衝擊社會的必要性。

最後，我要說：「很多事永遠不會習慣，只是一個不會癒合的傷口！」

參考文獻

Richard Stone（2000）張敏如譯，《沙發上的說話課》。台北：經典傳訊。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主編（2005），《認識同志手冊》。台北：台北市民政局。

李赫（2008），《伊索寓言的人生智慧》。台北，稻田。

蔡孟哲（2007），《哥弟麻煩？台灣男同志情慾類型初探》。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論文。

---------------------------------------------------------------------

[1] 伊索寓言中的一個故事。

很久以前，鳥類和走獸因為發生一點爭執，兩邊就爆發了戰爭，雙方僵持，各不相讓。有一次，雙方交戰，鳥類戰勝了。蝙蝠突然出現在鳥類的堡壘。「各位，恭禧啊！能將那些粗暴的走獸打敗，真是英雄啊！我有翅膀又能飛，所以是鳥的伙伴！請大家多多指教！」

這時，鳥類非常需要新伙伴的加入以增強實力，所以很歡迎蝙蝠的加入。可是蝙蝠是個膽小鬼，等到戰爭開始，便避不露面，躲在一旁觀戰。後來，當走獸戰勝鳥類時，走獸們高聲地唱著勝利的歌. 蝙蝠卻又突然出現在走獸的營區。「各位恭禧！把鳥類打敗！實在太棒了！我是老鼠的同類，也是走獸！敬請大家多多指教！」走獸們也很樂意將蝙蝠納入自己的陣營中。

於是，每當走獸們勝利，蝙蝠就加入走獸。每當鳥類們打贏，卻又成為鳥類們的伙伴。最後戰爭結束了，走獸和鳥類言歸和好，雙方都知道了蝙蝠的行徑。當蝙蝠再度出現在鳥類的世界時，鳥類很不客氣地對它說：「你不是鳥類！」被鳥類趕出來的蝙蝠只好來到走獸的世界，走獸們則說：「你不是走獸！」並趕走了蝙蝠。

最後，蝙蝠只能在黑夜裡偷偷地飛行著。

本文引用此故事，企圖帶出扮裝皇后主體性的尷尬，就像寓言中的蝙蝠一樣，既不被男同志社群所接納，亦不受跨性別社群的歡迎。

[2] 佛教用語，現在多引申為魔幻文學所使用。表示某個主體或物體旁邊有一道無形的界線，沒有其他人或物能夠進入那條界線以內的範圍。

## 首班車A2性別不明關懷協會：台灣法令不應限制手術才能變更性別

公民記者Barbie Wu 整理報導

跨性別一詞在台灣已逐漸受大家所熟悉，其含意是指有任何踰越性別行為的人，其中包含性別認同與性別特質。一般人所知的跨性別其實是個集合名詞，包括了變性人，扮裝者，陰柔氣質男生、陽剛氣質女生…等。其中，處境比較艱難的莫過於變性人，他們一直以來都面臨到「高額手術費」以及「生育權」等兩個嚴重的問題。台灣目前規定，一定要以手術移除原本的生殖系統才可以變更性別。但是，現在國際上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國家依據人權考量，開始廢除一定要進行手術才 能更改性別的法令。

美國國務院根據世界跨性別健康專業協會（Worl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for Transgender Health, WPATH）的建議與指南，宣布自2010年6月10日起，只要持有合法醫生之診斷證明，即可向政府提出更改護照性別之申請，性別重建手術（Sexual reassignment surgery, SRS，又稱「變性手術」）不再是其必要條件。如果出生在國外的美國人，其出生證明上的性別也可以一併更改。

今年一月，瑞典一位女變男跨性別者Georg Elfvelin，在網路發起號召，呼籲大家連署推動瑞典政府修改必須「去勢」才能變更手術的相關規定，這個活動經過一個月就有超過七萬七千人支持。今年3月14日，當局修改了相關法令，只要醫生能夠提供診斷書，證明跨性別者的情況，即可以向政府部門更改法律與證件上的性別。

荷蘭因為受到歐洲人權委員會（Human Right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在2010年對於歐盟成員國跨性別者人權調查報告之關切，宣布將在2012年廢除必須手術才能更改性別之規定。

成立於2008年的性別不明關懷協會（ISTScare），致力於提倡變性人與陰陽人權益。所謂變性人是指對自己原生性別感到不滿，想要藉由藥物或是手術 來改變其性徵（性別）的人。不少人以為做變性手術後才是變性人，但手術後的生理改變並不大，其實變性人的生理（性徵）改變最主要是來自賀爾蒙藥物。陰陽人則指天生生理性別模糊，無法用傳統性別概念定義男或女。

性別不明關懷協會創始人吳小芷談到關於變性手術的必要性，她認為：「在台灣需要自費做性別重建手術，手術費用昂貴，並非每個人都能負擔的起，再說手術也有風險，但台灣卻規定必須要在手術完成以後才能變更性別。」她又說：「變性人在開始賀爾蒙療程後，身體就同時具有雙性的生理特徵，但是沒錢做手術的人，將無法變更性別，只能讓身體一直處於性別不明的狀態。其實性別遠比我們所想像的還要複雜多元，手術並沒有辦法當作區分性別的有效界限。」

對於以變性手術作為變更性別之依據，她說：「法令不應限制手術才能變更性別，應由當事人的性別認同、性別角色來評估。手術僅能改變生殖器外觀或不變，並無法改變一個人的外貌，而因為外貌沒改變，所以手術對當事人的性別角色幫助不大。再說要求陰陽人要動手術才能變更性別，也沒有太大意義。」她也認為應該維護變性人與陰陽人的生育權：「手術會剝奪原生生殖能力，更何況手術只能建立外表，無法創造新的生殖能力，任何人的生育權都不應被剝奪。」

她呼籲台灣政府應該正視變性人與陰陽人的權益，並向其他國家看齊，訂定一個友善的法令，使得台灣成為一個對性別少數族群友善的環境。

性別不明關懷協會 (ISTScare)：<http://facebook.com/beyondgender> （中文）

請支持免手術可更改性別之連署：<http://tinyurl.com/nosrsintw> （英文、中文）

公民記者<http://wenews.nownews.com/news/48/news_48563.htm>

## 首班車A3 遏止性霸凌 別只在字詞做文章

【記者史倩玲台北報導】

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罵人「娘砲」屬性霸凌，最重可處退學。不過，中國文化大學大傳系助理教授林純德卻表示，叫人娘砲未必是霸凌，需要看背後的脈絡；而《性平法》不該執著於字詞之上，而應進行實質的性平教育。

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將性霸凌比照性侵害、性騷擾予以規範，往後罵人「死gay」、「娘砲」、「娘娘腔」、「男人婆」等用語，皆構成「性霸凌」，最重可退學。另外，包括「玫瑰少年」、「溫柔漢」等則被視為正面用語。

但林純德指出，自己就有性別氣質陰柔的學生說，被別人叫娘砲、娘娘腔都可以接受，但如果有人叫自己「溫柔漢」，則會跟對方拚命。

法令忽略同志文化

林純德認為，《性平法》在修正時，其實忽略了男同志的敢曝（CAMP）文化。所謂的敢曝文化是指男同志之間一種嘲諷、幽默、戲劇化的一種姿態。例如，兩個男同志在聊天時，可能會相互問候：「你這個死娘砲昨天去哪裡了？」或是：「你這個小騷貨發生甚麼事了？」林純德指出，在對話中雖然出現「娘砲」字眼，但並非有污名的意涵，而是反映出一種對抗主流與自我肯認的毒舌文化。另外，也有些學生自稱娘砲，以展示一種對性別刻板印象無畏的精神。

自我認同受壓制

由於「娘砲」這個字眼在不同的脈絡下有不同的意義，林純德指出，《性平法》光以「娘砲」字眼等同性霸凌，很可能扼殺了男同志的姐妹情誼（sissyhood）文化，反而壓制性少數的文化，讓性少數更為邊緣化。

林純德說，如果在校園中有學生自稱娘砲，學校的管理階層可能會壓制這種情況，因為學校觀理階層可能認為，禁止「娘砲」這個字眼是為了保護性少數，結果這些性少數又自稱娘砲。而在完全無法理解背後沒落的情況下，學校管理階層可能也壓制兩個陰柔氣質的學生互稱娘砲，壓制了性少數的自我肯認的空間。相對的，部分正面的字眼也有可能被污名化，例如「溫柔漢」等用語，由於曾跟社會名人搭上邊，因此對許多男同志而言，幾乎等於污名的字眼。

教育比懲罰更重要

林純德表示，字詞之間的含意，本來就會隨著脈絡跟時間變化。如果《性平法》光是硬性的規定哪些字詞算是性霸凌，很可能會讓男同志的敢曝文化消失。未來同志大遊行只能一路看到充滿感恩的男同志，看不到搞怪的扮裝皇后。

林純德分析，《性平法》通過多年，絕對有正面意義。但每年都還是會看到有學生因為性別氣質不同而自殺的悲劇看來，《性別平等教育法》最重要的是落實性平教育，而不是在法規上的字詞做文章。

## 首班車A3 女兒的「出櫃」

[卡蜜兒](http://www.lihpao.com/space.php?uid=11982&op=news)

前幾天晚上，睡覺前，點開了臉書上眾朋友轉的連結，看到藝人朱慧珍為她的女兒朱安捷「出櫃」的報導。女兒看到朱慧珍哭泣的畫面，問：「她怎麼了？」向她解釋概要，她問：「出櫃是什麼？」

「就是同性戀怕讓人家知道自己的事，擔心如果別人知道了，會討厭她／他，不想跟她／他當朋友，甚至影響了她／他們的工作，因此把這件事當作秘密，就像是把自己關在櫃子裡面一樣。而『出櫃』，就是跟大家說自己是同性戀，把自己從櫃子裡放出來」。

她問：「媽媽，妳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孩子真的很能不帶成見地尋找答案，像我這樣一個已婚、有小孩的女人，一般人都會理所當然地覺得「當然是異性戀無誤」；但是很多同志因為某些因素進入了異性戀婚姻，也生了小孩，或是有人在結婚之後，才發現自己似乎比較站在同性戀那一邊，或者是雙性戀……。因此一個有結婚的人並不就是異性戀，更何況我覺得性別認同這件事恐怕是要花一輩子歲月去思考的事。

當我思考這些細節時，「這很難說……」正要開始分享我的想法，女兒搶著對我說：「我覺得我是同性戀！」沒想到我的小孩在7歲就知道了自己的性傾向，雖然聽過朋友講，但還是極為好奇，她說：「因為我最好的朋友是xx玲，她是女生，所以我是同性戀！」我們躺在床上繼續聊，不過女兒「出櫃」的消息敵不過睡意的侵襲，隔天早上我才有時間慢慢回味前晚的對話。

演講時，跟幼稚園的老師們分享這個小孩說的話，老師們非常緊張跟我說：「那樣不是啦！」意思是說覺得自己最好的朋友是女生並不表示自己就是同性戀，同時對於我沒有向女兒澄清，只是笑笑地說「哦！」感到很訝異。隨即有人問我，「如果以後妳的孩子是同志，妳會接受嗎？」不等我回應又自己回答：「哦！妳應該是會接受。」

孩子對「同性戀vs.異性戀」的比較產生興趣，是一個求知與學習的開端，成人們不必過於緊張，覺得小孩怎麼沒搞懂真正的意思，就對號入座，甚至急著幫孩子「訂正」。很多人一輩子沒想清楚的事，孩子也不用在一夕之間就理解吧？而我的確會支持自己的孩子，如果她說她是同性戀／異性戀／雙性戀或不管什麼戀！但我也坦誠，這是我現在的想法，等到真的遇到了，才會知道自己到底怎麼做，但是「不管什麼戀，如果遇到很不好的對象，我還是會很擔心」！

孩子是什麼戀我不是很在意，做為一個深刻體會異性戀婚姻的女人，我覺得所有的情感形式有時都比這個制度好上那麼一些，或很多些。我最在意的是孩子們在人生任何階段的任何困境中，都能勇敢、有智慧。昨天給她洗頭時，談起最近很多年輕孩子結束自己生命的事件：「我跟妳說，不管遇到任何事情，妳都可以來跟我們講。雖然我們可能難免會生氣，但一定會幫忙妳。」她仰頭閉眼跟我說：「妳以後再跟我講這個啦！」碎碎唸的媽媽邊沖掉她頭髮上泡泡邊說：「我怕妳長大以後懶得聽我講話，現在要先跟妳講。」

她說：「可是妳要常常提醒我，我怕我會忘記。」沖水的老媽子繼續碎碎唸：「反正妳絕對不要去做什麼自殺那種事，事情都是可以解決的，我們那麼愛妳，不要讓我們每天活在傷心裡……」

## 首班車A3 情關難過誰的錯？

[王晧安](http://www.lihpao.com/space.php?uid=18739&op=news)

這個月有二起自殺事件引 起社會關注，藝人朱慧珍的女兒朱安捷過不了情關，在母親節自殺身亡；台北市建國中學李同學，疑似為了意外懷孕的事情而自殺。一個26歲，一個18歲，兩個年輕的身體，一樣為了「情」，這樣揮別世界。這兩件事令我非常難過，年輕時曾經歷自己與陪伴他人想自殺的過程，非常了解自殺動機背後的壓力、痛苦與無助。

從朱安捷的事，看見母親對女兒離世的不捨，看到女兒對於情關過不了，自己也沒有將愛情學分修好的自責；看到母親在女兒離世之後，想成立「同志生命關懷中心」，讓悲傷化為積極的行動力量。由衷希望大家要好好活下去，不要讓家人這麼難過。

最令我感到不捨的畫面是，朱慧珍揮著彩虹旗，幫女兒出櫃了！作為拉子的家長，在孩子為情自殺後，願意幫女兒出櫃，真的很了不起！對於過世的女兒來說，不見得有什麼出櫃的積極意義，女兒不需繼續承受社會的壓力，但媽媽卻得獨自面對。恭禧朱慧珍出櫃了！那種作為同志的家長出櫃的驕傲感！不用再像其他同志子女的爸爸媽媽躲在櫃子裡，不敢告訴別人：「我的孩子是同志」。

一個年輕人會自殺，或許是憂鬱症影響個人的判斷，或是真的面臨很大的壓力、眾人的期許，最後選擇自殺的理由，往往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不見得是主要原因。建中李同學的案例，最令人難過的是，當他離開世界之後，社會媒體在意的仍是：「他都考上這麼好的學校與科系了！為什麼還要自殺？」根本無心關注這些年輕人面臨什麼樣的處境，什麼樣的生活，連一名青少年死後，「讀書、升學」的鬼魂依然盤踞這些年輕人，不肯離開。

受訪者提醒有哪些自殺防治社會資源可供運用，有自殺的念頭、想法，可以打電話給生命線，學校應當重視生命教育。但現在不是已經在實行生命教育宣導，高中也有生命教育課程了，為什麼仍有這樣的問題？我翻開手上的高中生命教育課本，各版本在教材內容，大多陳述各種生命教育理論與知識，談論哲學、宗教、倫理、死亡，有助於學生了解現今學術領域如何看待「生命」。生命教育的課程，仰賴教師的引導體驗、體會生命、死亡與自身的關係，而不是冷冰冰地、有距離地看待「存在、思考與死亡」。老師的教學能否跳脫理論概念的介紹，引導學生「面對活著」、「面對自殺」、「活出意義」？

不然，年輕人就算上過生命教育課程，只不過是增加對自己的道德負擔、罪疚感與自我譴責，而與生命教育的精神與自殺防治的目標背道而馳，真能達成自殺防治的效果？整體教育體制應當反省，我國教育目的只是在「傳遞知識」，還是要能提昇對於生命、人生的感受力、提昇自我生命價值？如果學校教育只重視生命教育，忽略「性別教育」，從這兩個例子來看，顯然是不足的。雖然學校已逐漸正向看待學生間的情感，始終未能提供學生們足夠的「情感教育」、「親密關係教育」，恐怕在有生命教育課程，年輕人一樣「情關難過」？我們無法要求每位家長都有能力教孩子關於感情的事，因此學校更應該積極地談同志教育、性教育與情感教育不是嗎？

## 首班車A3 學校性教育渴望同志

王晧安

最近有一些社團想在進一步學習「同志性教育」，為什麼要談同志性教育呢？談些什麼呢？為什麼有同志性教育的需求？

有些教育團體談同志性教育，是與同志刻板化連結地談「愛滋防治」，尤其僅關注「男」同性戀的性疾病預防，忽略性議題的複雜與多元面向。另一些同志性教育課程較考慮同志的主體經驗。除了性病防治之外，也談談男同志、女同志性伴侶間的性實務。從氣氛營造、清潔、前戲、安全性行為、如何幫助彼此性高潮，到完事後的調適。

現有的性教育內容，能否滿足同志伴侶呢？而具體談如何使用與選用指套、保險套？何時該採安全性防護？如何使用性玩具？為什麼要用水性潤滑液？除了性病，還有避孕、色情、人工流產、性傾向、宗教、社會文化、資本主義、政治、伴侶間權力關係等議題，現有的同志性教育包括哪些面向？

我們無法否認宗教、社會如何對我們影響。性不是只有性伴侶間自己的私事，在性行為的床上，就是家庭、族群、社會、文化、政治運作的現場。以我自己身為佛教徒為例，佛教的節慾立場影響了我對於性愛的觀點。在做愛的同時，宗教與社會的性道德觀就在現場；一瓶好的水性潤滑液價格如何，容不容易購買與取得，與資本主義市場亦有關係。性教育現場，就是文化的戰場。

性教育缺乏使國民對性感到恐慌。而現有的學校性教育，不但缺乏社會、權力、性別觀點，更缺乏同志的主體性經驗。使目前同志性教育僅盛行於社團裡、非正式教育之中，年輕同志在校園中缺乏體制的支援，忽視同志學生的經驗與需求，同志性教育在學校中是缺乏的。

因此，具有性別平等觀點的性教育要能夠「減低恐同」，要承認同志學生的性教育需求。但校園中不但缺乏性教育，更只重視與生殖的連結、異性戀中心的性教育，同志的性被視為次級的性。像是對於性傾向確定的差別對待，彷彿異性戀在6、7歲就會確定自己的性傾向，而非異性戀就要到18歲甚至更年長才可以被接納是確定自己的性傾向。

異性戀預設的學校性教育與生殖作強烈的連結，同志性教育卻缺乏與生殖的連結，認為同志是無法生育的，弄得好像同志都不孕或不想生孩子，忽略要生小孩其實很容易，養育孩子才真正困難。迴避性實踐與安全性行為話題的同時，卻也把年輕學子養育孩子的困難面也忽略了。如果能讓年輕人了解養育子女的辛苦、性病感染後治療過程中需投入的努力，更能提昇從事安全性行為的意願。

在以生理結構取向的性教育內容中，就算有教導如何從事安全性行為，卻沒有教我們如何說服對方使用保險套？常常教我們如何拒絕性誘惑，卻鮮少教導我們如何健康地表達性邀約？性邀約在被拒絕之後，該如何自我調適？甚至，如果要從事一夜情，有哪些行規要注意？如何自我保護與避免傷害別人？或是有沒有更多元的性？

性教育的課該令人感到有興趣的，為何總是上得很不安、無聊？學生在班級中被視為野獸而無法掌控？學校性教育是文化的戰場，應當檢視學校性教育的異性戀中心與同性戀恐懼。學校性教育渴望同志的主體經驗，同志學生更渴望學校重視他們的性教育需求。

## 首班車A4 溝通不易 聽障同志雙重弱勢

【記者史倩玲台北報導】

同志與異性戀相比，受到的社會限制較多，不過聽障同志更是雙重弱勢，連基本社交空間都比一般同志更少。同志諮詢熱線聽障聚會連絡人黃征表示，聽障同志更需較多的社會資源。

黃征指出，聽障同志幾乎都來自啟聰學校或特教班，而聽障族群的人數因為不多加上幾乎每個人都彼此認識，因此對於身分的曝光更加擔心。例如曾有聽障同志在聚會中看到啟聰學校的學長，就非常擔心這位學長會將自己是同志的事情四處散佈。另外，許多聽障同志，也擔心在同志聚會中看到生活中經常出現的手語翻譯員，也擔心手語翻譯員將自己的同志身分洩露出去。

網路交流也有困境

另一方面，聽障同志的文字表達以及閱讀能力問題，導致在網路交友上面臨很大的困境。黃征表示，許多聽障同志寫出來的文字多半是由手語翻譯成文字，由於手語的表達順序往往與正常文字相反，一般人未必看得懂。舉例來說，「男子漢」的概念由聽障同志寫出來，很可能變成「男漢人」，一般人往往看不懂。另外，由於啟聰學校的教育使然，許多聽障同志的閱讀能力也較一般人差，在不了解某些字詞的含意下，也很難用網路與一般人交流。

即使是聽障同志之間，溝通也有很大的問題。雖然聽障同志都會手語，但由於手語是一種不斷演化的語言，每個人對於手語的理解與表達方式也不一樣，因此經常發生聽障同志之間的溝通誤會。黃征指出，例如「智慧型手機」就是最近幾年才普及的產品，部分聽障同志如果沒有收看公視手語新聞的習慣，或是隨時接收新資訊，就跟本不了解如何用手語表達「智慧型手機」。

應增加書寫閱讀資源

黃征分析，對於一般同志而言，年紀愈大往往社交圈愈小，因為異性戀朋友多半結婚生子，因此中年同志日常來往對象多半也是同志朋友。而這樣的情況對於聽障同志來說卻更為嚴重，在與聽人或其他聽障朋友的溝通方式原本就不容易的情況下，聽障同志在中老年的社交圈通常更為狹小。

但即使如此，不少聽障同志仍相當渴望愛情。黃征指出，如果是聽障同志與聽人同志交往，往往最後不了了之。因為當兩人坐在一起時還能用筆談，但當兩人一起走路時，因為聽人同志不會手語，幾乎等於不能交談。在出遊有溝通困難的情況下，戀情也難以繼續。

黃征指出，由於目前啟聰學校的課程多半著重職技以及就業，在閱讀以及書寫部分較為不足，也讓聽障同志在社交時，增添許多溝通困難。聽障同志除了需要同志聚會以及同志團體相關的資源外，最重要的就是啟聰學校的教育應加強閱讀以及書寫能力。

## 首班車A5 可以和你BB嗎？

王晧安

「可以BB嗎？」小馬溫柔地看著阿斯。

半身裸露的阿斯嘴角掛著一抹微笑，顫抖了一下，這時該點頭？還是搖頭？

阿斯最近才知道有BB指的不是什麼網路用語，更不是指電子佈告欄BBS，而是「Bareback，無保險套性愛」的意思。這麼可愛、俏皮的兩個子音，怎麼這麼令人猶豫，要套？還是不要套？

阿斯望向小馬電死不償命的雙眼，小馬真的很討人喜歡，嘴巴很甜，既體貼又懂得照顧人。阿斯心想，也許和小馬BB之後，就會正式交往了？至少，對自己的性愛技巧很有信心。也許BB，小馬會覺得更舒服，會更滿意自己？也許可以增進兩人的關係？很多人都覺得，BB比較有感覺？

但BB的過程，反而可能會有更多的摩擦，會不舒服？BB的過程更容易破皮與受傷？而同時用保險套及潤滑液，雖然感覺會比較少，但也比較滑順，相對地也比較持久，可以享受更長的性愛過程。

說不擔心小馬有沒有性病？也不可能不擔心。但小馬一直強調自己很健康、沒問題，應該要信任小馬，不是嗎？想要在一起，不就得互相信任嗎？就像自己也一定會說自己很安全、沒問題，也應該如此相信小馬吧！

原 本阿斯對這些問題，其實不太在意的，之前在網路上找到床伴，或是和好朋友曾經發生關係，從來都不在意有套還無套，覺得無所謂。但是最近去聽了「安全性教 育」講座之後，無套性愛前，心中總有一些罪惡感！會不會真的和一個人性愛，其實就是在跟千千萬萬的人性愛？又有哪一個人有性病，會真的這麼誠實地跟我們 說：「嘿！我現在要跟你做愛，我要BB，而且我有性病」？

還是其實對方已經有了性病，其實他自己病徵還沒有顯現，還不知道？也許性病真的不 是什麼問題，因為性病可以吃藥，可以治療，現在後天免疫不良症候群也可以控制住了，也許就給他BB下去也沒關係。但如果真的變成HIV帶原者，會不會更難 找伴呢？阿斯努力說服自己：「不，小馬是不會有愛滋的，我也不會，沒這麼衰吧，之前都沒事了。」

上次小祐和網友BB，就沒這麼幸運了，他這禮拜已經發病了，得開始用藥了。總覺得聽了那個性教育講座之後，對於戴套、不戴套這個話題有點敏感，甚至有點恐懼。

好朋友小鬼是約炮的玩家，他一定都戴套，因為如果真的中標了，之後就沒得玩了。但阿斯不是這樣的人，只是偶爾而已嘛！上次阿斯和那個叫什麼的，他的名字已經忘記了，也沒有用保險套，說感覺好嗎？的確不錯，但BB之後，對方還是沒有跟阿斯在一起，一切都只是一廂情願罷了。

也許小馬不一樣？何況小馬條件這麼好，一次應該沒關係。但下次呢？如果這次沒事，下次應該也沒事吧？阿斯很想問小馬：「你喜歡我嗎？」但在做愛時講這個會不會太失禮、太掃興？如果說喜歡呢？是哪一種喜歡？

如果後來小馬還是沒有跟阿斯在一起呢？也不是這麼容易就可以交往的吧……朋友及網友會不會責怪阿斯這樣的人：「就是有你這種人這麼不珍惜自己的身體。」但背後有多少的「不是故意」、「沒想這麼多」、「找不到非戴保險套不可的理由」。

想到這裡，原本火熱熱的身體已冷了一半。小馬從包包裡挖出保險套，阿斯總算放下一切的擔心。

## 首班車A6 信仰與性傾向不相牴觸

AD. Lin

上個月有一則可喜可賀的新聞，一對信仰佛教的女同志獲得法師答應主持佛化婚禮。這件事當然被同志們大量轉載並討論著，儘管不認識這對女同志，大家也真心給予祝福。這並非佛教首度給予同志祝福，2008年澳洲維多利亞州亞肯丹達的同志文化節，就邀請到藏傳佛教僧侶及藏人，以誦經祈福為開幕儀式。

這新聞對同志族群來說算是一種鼓舞，台灣信仰佛道教者超過80％，一定也有同性戀的俗家弟子會在意這議題。對於宗教與同性戀，我自己一直以來完全沒有困擾。就像許多台灣家庭佛道共處一樣，家裡神明廳供奉著觀世音菩薩，爺爺還信仰王天君與關公。女友家裡信仰的是道教的神明，我跟女友之間從來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上的問題，也不會因為家裡供奉的是不同的神明而感到苦惱。可是因為聽過太多基督教朋友的苦惱與掙扎，在剛開始交往時，我也曾經問過她： 「妳信的神明會不會反對同性戀？」，結果這對她來說根本不是個問題，因為在她的道場裡就有一對拉子，而且是受到法師與大家的公開祝福。所以我們只花了不到 5分鐘討論這問題。

我絕對不敢擅自斷言佛道教都絕對贊成同性戀，畢竟各教派有各自的詮釋與想法，反對者亦大有人在。我只能說算我們運氣好，沒有這方面的困擾。我尊敬她的神明，一如尊敬其他宗教的神。她也尊敬我信仰的觀世音菩薩，因為我們透過宗教所接受到，同時也相信的是，所有的神明都是要讓人安心，要人行善。

信仰是一種自己對精神力量的選擇，與性傾向應該不相牴觸才對。我們選擇信仰任何一位神明，簡單來說，不就是因為想追求一份精神上安定的力量與幸福？正如釋昭慧法師所言：「同志婚姻基本上設定固定伴侶，應該鼓勵，不該詛咒！」，這是基於佛教的「眾生平等」觀念，由另一個角度 詮釋同志婚姻的洞見與智慧。

「希望基督教和天主教也能有這種宏觀的想法。」正懷著第二胎的朋友，看到我轉貼的新聞後，在我臉書留言，她是基督教友。「一定有，我相信神是要信仰祂的人都得到平安喜樂而非痛苦。」我這樣回應。所謂的眾生，是不分男女跟性傾向，在神佛前一律平等。也正因如此，「神愛世人」的世人，不也應該是不分男女跟性傾向的嗎？

## 首班車A6 家庭定義改寫 伴侶法不能再拖

【記者史倩玲台北報導】

台灣將於8月11日出現第一對女同志佛化婚禮，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秘書長吳紹文表示，感謝佛教界對於同志婚禮的支持，同時呼籲內政部盡快回應伴侶制度相關修法，因應當代家庭變遷趨勢。

平權論述再添一筆

同家會的會員美瑜和雅婷，日前獲得佛教界重量級人士釋昭慧允諾證婚，將於8月11日舉行台灣第一個女同志佛化婚禮。吳紹文表示，這場婚禮的意義不僅在於佛教界人士挺身支持同志結婚權，在佛典的釋義下，更能豐富台灣同志平權論述。

當代成家 方式多元

吳紹文認為，家庭的型態不僅限於婚姻和血緣家庭，成家的方式應該更寬廣。以同家會70多位會員為例，成家方式就相當多元。有單身女同志和固定伴侶透過人工生殖生孩子成家，也有婚姻中女性離婚和伴侶重新成家，更有單身男同志透過代理孕母和原生家庭共同撫育孩子。另外，除了固定伴侶成家之外，也有多位好友共同構築一個家。這顯示出現代社會變遷迅速，家庭型態越趨越多元，不應再以固化一對一、男與女的概念作為組成家庭的當然方式。

吳紹文也呼籲內政部與立法機關，應儘速回應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所推動的伴侶制度和多人家庭民法修正案，以因應當代家庭變遷的趨勢。

婚權促同志父母安心

同志結婚權對同志的父母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吳紹文指出，雖然社會上不少針對現行婚姻制度瑕疵的討論，但在台灣的社會脈絡下，結婚生子仍為父母用來想像孩子取得未來生活保障的主要路徑。國家法律如果完全漠視、不承認同性戀進入婚姻與生養下一代的權利，就間接強化父母對孩子同志性傾向的恐懼與不支持。

吳紹文表示，如今出家的佛教界人士看見同志族群因沒有婚姻權的辛苦，因此以眾生都應平等的關點，願意替同志挺身而出，此舉也影響許多佛教徒父母。他呼籲，政府不能也不該迴避同志合法結婚的國際趨勢。台灣作為亞洲地區友善同志第一名的國家，更應承認同志婚姻，在人民結婚權上落實平等概念。

佛教的基本態度在於讓生命變得更好。而釋昭慧看見同志族群因隱晦不明的情感生活帶來的痛苦，以眾生皆應平等的佛教觀點，為同志挺身而出，支持同志合法結婚與獲得社會認可，更影響許多同志佛教徒。吳紹文表示，感謝佛教界人士對同志佛家子弟的支持，並期待這場台灣第一次的同志佛教婚禮不僅能祝福兩位新人在人生修道路上共同扶持，更能聚集社會各界良善願力，將祝福擴散給所有同志佛教徒，因而獲得平靜、穩定和力量。

## 加班車B1 可以幫他出櫃嗎？

王晧安

「我的當事人、個案是未成年的同志，我需要告知家長嗎？」有時候助人專業工作者會陷入這樣的問題：我的當事人透露出自己是同志的事，或是對於同性的情感，需要告知家長嗎？

當我們腦中浮現這樣的問題時，應該先問問自己：「我在擔心些什麼？」、「為什麼這件事需要告訴家長？」、「我是否與當事人同在？」我是基於自己的需求、價值觀？或是青少年當事人自己的需求與價值觀？

有時候，我們會太快陷入「如果我是家長的話，我會希望早點知道我的孩子是同志這件事，也許我還可以多做點什麼」的想法。而不小心忽略「出櫃」，讓別人知道自己的同性情慾是需要多麼大的勇氣，以及「出櫃」是一個漫長的旅程，我們有幫別人出櫃的權利嗎？

如果青少年同志當事人想出櫃，我們也應當先了解「為什麼要出櫃」、「對誰出櫃」、「對自己的同志身份是否自在」、「是否已經準備好面對出櫃不只是一句話，而 是影響未來生活許多層面的歷程」、「出櫃後，是否能夠有耐心地面對其他人的反應」。以及當事人現在擁有哪些支持系統？當事人能提供出櫃的對象哪些資訊？我們會陪伴同志當事人在出櫃前，一起評估自己的情況，然後練習應對各種問題與情境，並做下決定。透過這個過程，也是助人者嘗試用同志當事人的視野在看世界。

一旦在非當事人的意願下，我們告知家長：「你的孩子是同志。」家長會有什麼反應？當事人會有什麼反應？我們準備好去面對了嗎？或是說出這個事實之後，就交給親子自個兒處理？尤其在同志助人工作中，常常可見到「子女出櫃，家長入櫃」的情況。當子女出櫃之後，家長反而得面對該世代、社區、家族更多對同志不理解的眼光、想法，這與青少年們在擁有較多同志資訊、支持系統是難以比擬的，不是嗎？我們是否真的為家長著想？

回到自己的助人專業角色上，更需要問問自己：「我這樣子做，有利於我與當事人間的信任關係嗎？或是破壞關係？」是否維護彼此的信任關係？造成之後繼續合作的困難？這樣子做，是否真的對當事人有益？是在維護當事人自主決定的權利嗎？能夠保護當事人免於傷害嗎？或是讓當事人在現有的困境之外，製造新的問題？又由誰來判斷議題解決的優先順序呢？我們是在解決問題，或是培養當事人自行處理問題的能力呢？

事實上，幫未成年同志當事人出櫃，不但侵犯當事人的「隱私權」，更違反助人專業最為重視的「保密責任」，性傾向的透露並不在保密的例外，這既不傷害自己，也不傷害別人，更無違法的問題。

當我們發現自己身為助人工作者，遇上同志當事人時，常被「同志議題」所疑惑，而未能展現自己應有的專業。那就該好好參加一些同志教育的研習與活動，增加自己對同志的認識，提昇多元文化的敏感度；才能真正站在當事人的立場考量，找出對當事人而言的最佳利益與福祉，真正做到公平對待、尊重與免於歧視青少年同志當事人。

## 加班車B1 出櫃效應

[王晧安](http://www.lihpao.com/space.php?uid=1&op=news)（教育工作者）

資料來源：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8132

日前週刊強迫揭露藝人劉薰愛曾變性，首日媒體關注劉薰愛「孰男孰女」？劉薰愛面對記者的逼問，一再強調「現在是女生，很喜歡現在的樣子」，記者認為她是在避談性別問題，事實上她的回答，早已不言自明。網友們在意的和記者關注的很不一樣，網友將話題焦點轉移至眾記者逼問性別一事，瞬時新聞焦點全轉移到記者的專業倫理之上。

每個人關注整段訪談的點不大一樣，我點開網路影音，不斷重播劉薰愛說「我很欣賞利菁，她各方面的表現都很棒」的片段。讓我回想起當時利菁被傳言變性人時面對媒體的壓力與情緒，再對比劉薰愛在媒體前平穩地回應，後者顯得自在許多。如果先前沒有面對自己跨性別身分的利菁，沒有她在演藝圈持續努力存活下來，劉薰愛今天在媒體面前能夠有這樣的表現嗎？或是利菁傑出的表現，鼓舞跨性別者能更勇敢地接受自己、實現夢想？

好朋友小克國中時喜歡過男生，也順利地與某個男同學交往，到畢業時一切似乎很自然地分手。這段時間，小克也曾喜歡過姐妹淘，但從沒想過自己會想跟女生交往，更不知道女生之間也可以在一起。

直到上高中時，小克遇見一位學姐，常看到她與同性伴侶在學校裡手牽手，非常詫異有人能在學校裡公開出櫃；也是第一次發現，原來同性之間是可以在一起的。學姐在校園中勇敢、不避諱地做自己的身影，漸漸影響小克面對自己曾喜歡同性的情感。

剛開始還是會覺得自己很奇怪，怎麼會喜歡上女生？高中這段時間有一個很要好的姐妹，想讓她知道自己其實很喜歡她，但一直不敢跟她表白，擔心告白失敗後連朋友也做不成。雖然高一就認識學姐，開始面對自己的同性情慾，但高中從未對同性採取任何行動，從未讓任何人知道自己喜歡男生、也喜歡女生的事。

考完指定科目考試，進了大學，一切似乎變得不同。自己不知為何更認同自己喜歡女生的事，也不再在乎別人眼光，很自在地向大學同學出櫃。自己都不瞭解自己為什麼有這樣的轉變。唯一不變的，是腦海中學姐在學校公開牽手、承認自己是同志的畫面。

公開現身的利菁、小克的學姐，當初出櫃也許是不經意的，也許是掙紮的，也許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無論如何，她們都提供其他相同性身分的人一個學習的典範，發現原來自己不是孤單的。

也許當下「出櫃」這件事是很個人的，一個人勇敢地面對自己與他人，不畏懼地面對可能不友善、甚至對同志具有敵意的社會環境。但個人出櫃後，是有「社會回應」的，週遭的人都在學習、感受與見證。身邊的人默默地看見其他人如何對待性身份差異的個人，默默地瞭解非主流性身份的個人生活，學習與自己相同或不同的人如何互動。更影響相同性身份的個人或社群，也許當下看不見什麼明顯的改變，卻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持續醞釀、發酵。

小克現在偶爾會出現在同志教育的場合，分享自己的女同志經驗，幫助更多人瞭解同志；劉薰愛承認變性，再次鼓舞了年輕的跨性別者。出櫃不見得能遇見正向的回應，但是，更不能小看出櫃的效應。

## 加班車B1 親愛的球迷，我是同志

洪文龍（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理事）

參考資料：性別平等教育季刊NO.39，P.39~41

2007年二月，前NBA中鋒亞麥奇（John Amaechi）公開自己的同志身份，成為史上第一位正式出櫃的NBA球員，也是美國四大職業運動（大聯盟職棒、NBA、NFL美式足球

與NHL職業冰球）第六位正式出櫃的男同志運動員。他認為自己的性向，是猶他爵士隊選擇與他分手的原因之一。根據外電新聞報導，亞麥奇的出櫃，證實NBA的確有同志運動員存在，使得NBA球員與教練都必須面對同性戀議題：他們很可能與同性戀隊友一起上場打球；休息室中的隊友，情慾對象可能就是男人；而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歧視女性與同志的談話，將受到嚴厲的檢視與挑戰。亞麥奇在2003年宣佈退休，至今才公開性傾向，更足以證明在強調異性戀陽剛氣質的運動訓練過程中，同志運動員不能在公開場合與運動場談論自己的性傾向，因為同志身份會嚴重影響運動員的職業生涯。

在運動世界裡，男性氣概的展現就是身體強壯的展現，擁有肌肉代表擁有權力，用以區辨男人之間的位階。運動不只是透過對陽剛的男性氣概來維繫，同時也讓女人成為啦啦隊為男人加油，以取得運動能力較強的男性認同。但是，如果一個具有女性氣質而得到汙名的男同志運動員，表現卻跟異性戀男性運動員一樣好，就顛覆了男同志與異男既有的區分（原來把男同志等同於娘娘腔），甚至是男人與女人的區分。

在運動團隊中，男孩經常以gay字眼來取笑隊友，例如「Don’ t be gay!」、 「That’s so gay!」。雖不是以暴力的方式，或不一定指涉同志隊友，有些同志運動員也並不一定認定這就是同性戀恐懼症，因此不採取反制。但是以gay或fag字眼形成一種玩笑式的口頭禪，來取笑不認真、動作不佳或具有女性特質的隊友。這種玩笑形式即透露出表現不佳的運動員就像是gay，成為多數運動員可被接受的遊戲形式。亞麥奇指出，效力爵士隊期間，教練史隆就經常使用歧視同志的言論來激勵球員。

同志運動員一旦出櫃之後，很可能覺得環境充滿敵意，例如在更衣室受到孤立、過夜的旅程隊友不與其同寢室、隊友不敢跟他一起上廁所、戀情曝光疑慮等等。反之，即使異性戀男隊友可以接受同志隊友，同志運動員仍有壓力必須有更為優異的表現，也就是要贏獎牌！所以同志運動員在贏的層次上，可以擁有足夠異男認可的男性氣概，但在同志認同上就有可能產生斷裂，這就是敵意環境！異男隊友接受的是他的傑出運動表現，但是不一定會接受他的同志傾向。

因此，到底什麼因素可以使同志運動員願意出櫃？Anderson表示，那要看自己擁有多少的男性氣概資本（masculine capital）可以運用！也就是要表現優異（be good），或者要表現陽剛（be macho）。擁有較高的資本，就愈有籌碼出櫃而被接受。NBA總裁史騰表示，球員的性傾向並不重要，最重要的問題永遠是：「你會不會打球？」話雖如此，然而根據研究，同志運動員必須比異性戀運動員付出更多努力，表現更傑出，甚至獲

得金牌，才能獲得更多的認可。就像一位女性進入以男人為主的職場，也是要表現比男人更為傑出，才易為男人所接受。

Anderson指出同志運動員出櫃對其他未出櫃的同志運動員來說，可以建立一個友善的空間與典範。對其他異男運動員來說，也讓他們理解運動界不是沒有同志，他們也想讓人們覺得異性戀男人不是一般人所言都是恐同的。有趣的是，男同志運動員之間

對於性傾向議題也會保持沈默，因為恐懼被曝光。同志運動員出櫃可以挑戰異性戀男子氣概，也挑戰了運動男性氣概機制。Pronger論證了如果同志運動員有優越的表現（運動史上的確也出現傑出的同志運動員，如跳水選手盧甘尼斯、網球選手娜拉提諾娃），可能就會威脅並暴露運動教育所建立的謬誤：運動是正統男性氣概的展現，拒絕男同志的參與。

Anderson依據他的同志運動員研究，提到出櫃的條件，除了同志運動員本身的表現（獲得獎牌、讓球隊接受的能力、擁有強健體魄、自信、人緣佳受歡迎），還包括外在社會因素，尤其是教練對同志開放友善的程度。教練除了在運動場上從事技能指導，亦是運動員社會學習的典範、男性氣概認同指標，以及有權力的人。因此，教練應該在接納同性戀上面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

電影《不羈美少年》（香港中譯版）就是描述一位男同志游泳選手Vincent的成長歷程。當學校同學與隊友都知道他是男同志時，就百般污辱他，在學校牆上塗鴉說他是gay，或者說他為了獲得高分與文學男教師上床等等。更甚者，其他隊友不讓他進入更衣室中，因為隊友覺得Vincent是同性戀，不是男人是女人，大家都排擠他。Vincent原本想放棄游泳，但是教練覺得他不應該就此放棄，而是更要向其他隊友表現自己的實力，證明自己的成就。這足以說明教練具有運動成就、權威與社會地位，其建構團隊對於男性氣概的看法，甚至是對於同志議題的包容度，足以影響運動員對於同志隊友的友善與接納。

其他因素像是學校（公立、私立、教會學校，大學校、小學校）行政體系對於同志議題的敏感度、在球隊之外建立支持系統，例如同志社群朋友，如果教練不友善，可從隊友建立良好關係。尤其，在職業隊中，隊友之間可能都生活在一起，獲得正面支持更為重要。社會支持網絡與法律制度的完善也是影響同志運動員出櫃的重要因素。最後，我們特別針對校園老師提出面對同志議題的建議：

一、不要預設我們的同事、學生都是異性戀，或者都應該是異性戀。

二、停止使用恐同的中傷與詆毀字眼。

三、停止說出或嘲笑關於同志的玩笑話。

四、確認（辨識）關於同志的刻板預設。

五、辨識恐同症如何影響我們自己對於衣服樣式的選擇、體育活動的興趣、教學能力、言行舉止的習癖、同性友誼、家人關係。

六、警惕不同（種族、性別、性傾向）的壓迫形式。

七、停止對於恐同的沈默，把恐同症跟種族、性別視為同等重要嚴肅的議題。

八、處理男女學生問題行為時的態度必須一致，並且應避免以性別偏見做為處罰方式（如對學生貼上「娘娘腔」等標籤）。

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十四條規定，學校不得因學生之性別或性傾向而給予教學、活動、評量、獎懲、福利及服務上之差別待遇。學校對因性別或性傾向而處於不利處境之學生應積極提供協助，以改善其處境。

參考書目：

■Anderson, E. (2002). Openly gay athlete: Contesting hegemonic masculinity in a homophobia Environment. Gender & Society, 16(6), 860-877.

■Anderson, E. (2005). In the game: Gay athletes and the cult of masculini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ronger, B. (1990). The arena of masculinity: Sports, homosexuality, and the meaning of sex.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ronger, B. (1999). Fear and trembling: Homophobia in men’s Sport. In P.White & K. Young (Eds.), Sport and gender in Canad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ronger, B. (2000). Homosexuality and sport: Who’s winning? In J. McKay,M. Messner, & D. Sabo (Eds.), Masculinities, gender relations, andsport. London: Sage.

## 加班車B2 [家庭]叔姪對話

作者: bigTAR (阿塔) 看板: gay

由於姪子已經進入青春期，擔心他會因為遭遇什麼無法調適的問題，

所以開始對他投入較多的關注。

上個週末就有跟他淺聊一些跟性相關的話題，

無意間發現他近來有跟上門傳教的宗教人士接觸，

我本身對宗教是沒有特別的好惡，只是最近〔真愛聯盟〕的事件，

讓我很擔心他接觸到的，是不是正好就是〔走出埃及〕那樣的團體。

會有這樣的顧慮不是沒有原因，因為〔走出埃及〕這團體的確有在

我家附近出沒過，雖然姪子與我不住在同一個城市，

不過地緣關係仍算是親近，所以今天又找機會跟他長聊了一次。

上次的對話就感覺姪子對性的話題仍是保守也羞澀的，

所以這次我就沒有從性傾向的議題著手，

而是直接對他說明這次〔性別平等教育法〕修正的過程所遭遇的阻礙。

很令我意外的是，當我破題提到教育部有意要修正〔性別平等教育法〕時，

姪子立即的反應是「這很好啊！本來性別就應該是平等的！」

而接下來描述〔真愛聯盟〕所使用的手段，

以及我本身在中區公聽會的所見所聞，

姪子更是忿忿不平的表示這樣的教會太過偏頗，

甚至怪我為何沒帶他一起去參與。

他認為，不管是〔真愛聯盟〕以家長的身份加以干預，

或是我方多是學生，但也幾乎都已經脫離國中小階段這兩者來看，

只要他在場，誰都沒有他來的更有資格發言，

因為他才是一個年僅１３歲，正在接受國中教育的學生。

當然以我的立場，我是不樂意讓他去接觸這樣的場面。

不過看他為了這樣不公義的事件熱血沸騰的模樣，

真的為他感到無比的驕傲！

過程中幾乎都是我在敘述事件的過程，

本來堅持跟姊妹輪流使用電腦的時間已到，對我要求跟他私下談話有所不滿，

到最後反而是他不願意結束話題，希望我能告訴他更多相關的訊息。

我也問他「你會有這麼多性別平等的觀念是從何而來？老師教的？」

姪子說在他們班上就有兩位，分別各是一位娘娘腔與男人婆，

跟班上其他同學都相處的非常融洽，而且同學們也都很喜歡他們。

他根本就不願意見到，因為錯誤的性別觀念，

使得那兩位特別的同學受到歧視或欺侮。

因此，才會在他聽到有〔真愛聯盟〕這種行為時，而感到不平與憤怒。

這場對話讓我很高興，不管姪子的性向如何，

他都是一個懂的去關心別人去愛護別人的好孩子。

原本憂慮最多的是，姪子是否也會因為性或性向問題而感到困擾，

這樣看來，就算他會碰到難題，我相信他也能順利的去排解，

當然我這個做叔叔的，也會盡我所能去幫助他度過。

我也告訴他，不論他會否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我都會支持。

最重要的是希望，不管要選擇信仰哪一種宗教，

一定都要去了解教義的本質，不要因為誤信而傷害無辜的人。

最後，在我媽的催促下我們結束了對話，

我媽疑惑我們叔姪有些什麼話可以單獨談了這麼久，

姪子很貼心的不希望讓長輩知道我們談了這麼激進的話題而想掩飾，

我笑笑的跟他說「不用擔心你奶奶，她老人家思想的進步也不見得會輸給你的。」

回家的路上我就在想…要是有〔友善同志家庭標章〕我家應該就可以貼上一個吧！　XD

## 加班車B2 就在懷胎第五個月時

Barbara Kern

就在懷胎第五個月時，一次與母親聊天的機會，偶然地說起了同志議題，一如既往地，母親又是無意識地複製著父親的偏差觀點與歧視言論，只是單面地覆述著：「你爸說這些人都是半男陽（台語意指半個男人）、查某體（台語貶抑意指女人的身體）與心理變態！」

當我反問母親：「那你自己是怎麼想的呢？」

這時她竟瞠目結舌，支支吾吾地完全吐露不出個人的觀點。

於是，我跟母親提到葉永鋕事件，以及葉媽媽在彩虹遊行裡的真切感言。一位長期活在父權與男性沙文主義宰制下的南部農婦，曾經盲目地被最粗暴的異性戀沙 文偏見給制約，而綁手綁腳地面對所有殘忍的欺凌，不知道該如何保護自己的孩子，卻在歷經喪子之痛之後，勇敢挺身站出來，告訴大家：「同志就是我們的孩子， 我們要以母親的愛，好好呵護他們！」。

葉媽媽痛徹心費地失去了一個親愛孩子，卻用母親最寬厚、溫柔的力量，保護了全天下的同志孩子！

當我邊說邊哭泣地告訴母親這位母親歷經痛苦後的勇敢，不知怎麼的，我感覺肚子裡的胎兒給了我一份更深邃與堅實的相信力量。

「媽，我們都是有子女的人，當我們能以身為母親最本能的愛，像保護自己的孩子，去疼惜、關愛所有的同志，這世界就會減少一半的殺戮了！我相信這是上天讓我們有幸成為母親，所要履行的責任與義務。」

說完，就連我自己都很意外，因為過去我與母親總是規避這個話題，即使不小心碰觸到了，我也總是以漫罵來譏嘲母親的偏執、沒知識，甚至是忿忿不平地反唇 相譏說他們這些恐同者才是真正的變態。然而，第一次我可以這樣心平氣和地跟母親聊這個禁忌話題，而且以身為人母的柔軟，邀請她一起加入心疼同志的行列。

母親先是有些怔忪地看著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說著，我這有別以往悍婦潑辣的模樣，果然震撼到她，她憨實地點點頭作為承諾，雖然她腦袋裡的意識還在詭譎抗辯著，但是母愛的本能被誘發之後，一份屬於母親的相信正要接棒。

事後，我細想著這不可思議的一切，曖曖內含光地看見一份母性陰柔的「相信」，正在對我眨眨眼，就像我最愛唱的一首兒歌【媽媽的眼睛】：「美麗的，美麗 的，天空裡，出來了光亮的小星星，好像是我媽媽慈愛的眼睛。媽媽的眼睛，我最喜愛，常常希望我做個好小孩，媽媽的眼睛我最喜愛！」。

一位母親的相信，這份力量是無限廣嚴與涵容的，相較我過去以受害者自居的悲憤，跟異性戀沙文主義直接衝撞與叫囂對陣，或許這份非暴力的和平包容，更能造成人心質變。

「我以孕育生命如同春到人間的母親溫柔，願意守候著我所愛的，直到永遠！哪裡有無明的黑暗，就有我相信的光，一如母親，守得住妊娠的苦，撐得過生產的痛，就是為了讓孩子降生到光明世界裡，而同志平權的美麗新世界，也是可以這樣像嬰兒般地降生到人間！」

我的承諾，我願意～

## 加班車B2 尊重從了解同志處境開始

王晧安

中台灣同志遊行剛結束，屏東、花蓮同志遊行又開始籌備，台灣同志遊行一個接一個。因為「彩虹天堂」（疾管局委辦的中區同志健康文化中心）被「一中西門町」社區管委會強硬趕出社區，以不歡迎「同性戀俱樂部」強逼搬遷，此次台中遊行同志居住、租屋的自由更獲重視。

各縣市的同志遊行活動，正顯示社會的同志人權意識逐漸覺醒。從真愛聯盟事件之後，我們了解到，不應當只是口口聲聲說尊重，卻不了解同志面臨生活中的哪些問題 與不舒服處境。因此，覺音青年性別工作室發起青年關注同志權益的「野蓮花行動」(http://www.facebook.com/wildlotusyouth、http://npo-136.npo.nat.gov.tw/index.php?aid=410)。

目前發展了3個行動，10月底開始第一個活動「同志百不平」，每日張貼一則「同志不平等的經驗」，邀請大家說出因為性傾向或跨性別而經歷的差別待遇。第二個活動是「行動打不平」，由彰化師大學生提供每日一個改善多元性別或性傾向的具體行動建議。第三個活動是「擊鼓鳴冤」，將同志遭遇的不平等對待送交台灣人權單位與團體參考。

每天張貼、看見不同歧視同志的例子，更能感受到性別、性傾向歧視無所不在。我們有如居住在一個被歧視所染污的土地上，期待透過這一系列活動，希望青年能化為一朵朵蓮花。在普遍對同志不公平的日常生活中，嘗試影響身邊的朋友，讓改變能從自己做起。

像是在11月8日的「同志百不平」中，討論到學校裡也有性別平等教育法保障我們，但是誰會相信呢？辦公室的老師私下對著一個很T樣的老師說三道四，說她一定是同性戀，覺得很噁心。她也是老師啊，連老師都是這樣了，我們同學會好到哪裡去嗎？同學間也常常會講「啊不然你是Gay喔！」，或是用讓人不舒服的口氣說：「你看那個動作超Gay的。」雖然「Gay」原本是「快樂的」意思，結果被他們說出來，一點感覺不到快樂啊！

而11月、12月間，中正大學、東海大學還邀請香港的教授來台宣講「同志不是人權」。口口聲聲把同志等同於動物戀，把同志等同於多重伴侶，把同志等同於破壞一夫一妻體制，把同志等同於愛滋。而學校性平會，對於這些學術活動全無作為！學校為何可不能夠公平傳遞知識，而不是只以異性戀為中心呢？最近更有牧師廣發信件請求各教會緊急代禱：「求主攔阻女同性戀某教授當選一間非常有影響力的大學校長，以免所有中小學校學生被同性戀的靈玷污！」

11月16日的內容提到，軍公教人員之中異性戀可以因為結婚、生子，而拿到結婚與生育補助，而同性伴侶結婚與生子，半毛也拿不到。子女上學了，異性戀家庭的子女可以獲得教育補助，但如果公務員同志的孩子登記在伴侶的名下，半毛補助也沒有。如果換成勞保的遺屬年金，法律上不承認亡者的同性配偶，以及在配偶名下的子女，因此，他們一毛也拿不到。全部都得靠自己、吃自己，那這位同志勞工繳勞保是在幹嘛呢？為什麼同性伴侶還要跟異性戀伴侶繳一樣的錢呢？

社會總有一些人說，同性伴侶如果平權了，會剝奪異性伴侶的資源，請問是誰剝奪了誰的資源？

## 加班車B3 [家庭] 我姐讓我哭了好久好久

作者: x2255889 (霖≠零) 看板: gay

雖然哭了好久好久，

但是哭得很開心，

所以這篇是個頗溫馨的文，

大家可以放心食用。

話說，

我目前十九歲，

是我媽的獨子，

但我有兩個哥哥一個姐姐，

年紀都已經超過三十五，

他們的母親很久以前就過世了，

而我爸在那之後才娶了我媽，

才有了我。

在這邊先插個有趣的小故事，

我出生的時候，

我爸媽都已經四十幾歲了，

而我出生的那天，

很碰巧的剛好是我姐的婚禮，

所以那時候我爸是婚禮現場跟醫院兩頭跑，

而我每年生日都會祝我姐結婚紀念日快樂。

或許是這樣，

我跟我姐雖然同父異母，

但她對我真的很好很好很好。

同時，

在我出生的三個月後，

我姐就生了第一個小孩，

也就是我的外甥女，

所以我姐有時候根本就把我當成自己的孩子。

我已經跟我媽出櫃了，

而她是個很開明的媽媽。

之前還有PO過一篇文是關於媽媽的，

有興趣的可以a我帳號去找。

總之，

我活到現在十九歲了，

下面哥哥姊姊生的孩子加一加總共八個，

而我就是個孩子王，

從小後面就帶著一堆小鬼包括我到處跑，

而且這些小鬼還愈來愈多。

其中兩個最萌的，

一個國二一個國一，

分別是我姐的小兒子和我哥的大兒子，

一個白淨一個黝黑，

一個清秀一個剛毅，

一個頑皮一個古意，

兩個在學校都是常常收到情書的風雲人物，

而且因為從小一起長大所以感情也很好，

要套用在BL小說裡真的非常適合。（誤

然後，

故事終於要開始了。

暑假來到，

這兩個小鬼也放假了，

每天早上都會跑到我房間在我床上跳來跳去把我叫醒，

硬是要把我拉起來陪他們打LOL。

這其實沒甚麼，

除了剛開始我裸睡被他們嚇醒過一次，

之後乖乖穿著內褲睡覺就其實沒甚麼大問題。

可是有一天，

我睡夢中迷迷濛濛好像看到有人在用我的手機，

可是我真的是那種賴床賴到死的人，

想說應該是那兩個小鬼就不管他們繼續睡我的，

然後我就自然醒了！！！

不是被叫醒讓我頗感意外的穿了衣服出了房間，

看到那兩個小鬼在打電動，

平常的情況他們看到我起床，

正常來講會直呼我的名子然後用很損人的語氣噹我睡的跟豬一樣。

可是今天沒有，

看了我一眼，

好像想說甚麼又開不了口，

就只好繼續轉過去打電動，

然後我就知道事情不妙了。

我想到我手機裡一封封的煽情簡訊，

若是被看到那就說甚麼都無法解釋了，

而這兩個小鬼的表情一副就是在說：「我看過你的簡訊了，你是GAY吧？」

而我當下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只好默默的去用我的筆電。

吃飽飯後，

我回我的房間，

他們和我姐也到我房間隔壁的客房看電視睡午覺，

那時候當下的情緒很悶，

回房間沒多久就想出去晃晃，

於是我便開了房門要走出去，

結果我突然想到有東西沒拿，

進去拿個東西出來，

可能他們聽到開門聲以為我已經出去了，

我就聽到我那個外甥直接就問他媽：

「小舅舅如果真的是GAY怎麼辦？」

然後沉默了很久，

其實好像沒有很久，

大概幾秒鐘吧？

但對我來說真的好久好久好久，

然後我就聽到我姐，

用很嚴肅跟平常完全不一樣的語氣說：

「不管你小舅舅是不是GAY，

　他一樣都是你小舅舅，

　一樣是你叔叔，（這句應該是對我姪子說的。）

　一樣是我弟弟，

　你們喜歡他是因為他是異性戀才喜歡他的嗎？」

沉默。（可能在搖頭，我看不到。）

「那就對了，

　他平常對你們那麼好，

　你們如果因為他是GAY就不跟他好的話，

　就不要叫我媽跟姑姑，

　聽到沒有？」

其實我姐講了一堆，

但那時我真的心臟跳很快，

眼淚也一直在流，

很多東西都沒記住只記得我姐大概講的意思是這樣。

本來以為這樣就沒了，

結果我那外甥竟然又問他媽：「那，如果我以後發現自己是GAY怎麼辦？」

原本淚流滿面的我聽到這問題差點笑出來，

這死小鬼真的是古靈精怪，

沒想到我那老姐更噴飯，

她很快速的回答：

「很好啊，

　你長這麼清秀一定很多人搶著照顧你，

　到時候交了男朋友我就可以省點力氣了。」

其實當下聽到這回答，

我應該要大笑的，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聽了之後就是一直哭，

怕被聽到就躲回房間也不管熱不熱就蓋著被子繼續哭，

哭了好久好久，

然後等眼淚終於停了之後，

我就笑了，

笑得很開心。

我沒有信仰，

但我在這一刻真的很想感謝個甚麼東西，

感謝我可以出生在這麼棒的一個家庭，

祝福我的家人。

## 加班車B3 [家庭] 關於父親

作者: Howard888 (垂哥) 看板: gay

今天的風有些涼，

獨自在公園遛狗的我突然想起了父親。

大概在三年多前的夜晚，

跟今夜一樣的涼風陣陣。

老弟跟他女友在父親房裡談了數小時，

兩人帶著泛紅的眼眶走了出來。

老弟的女友懷孕了，

這對沒有經濟基礎、剛退伍的老弟來說並非好消息，

如果是我可能會選擇墮胎，

但老弟卻把決定權丟給父親，

父親沒有責怪他們兩人的愛玩，

同意婚事。

事後，

父親希望我拿出一些積蓄幫老弟完成婚事，

我反對了。

並不是因為介意那辛苦存的金錢，

而是老弟的玩性讓我認為他尚不足以撐起一個家。

父親有點怒，

丟了一句:[你不結婚我不會勉強你，但你不要阻擋你弟的幸福。]

我不太能理解這是什麼意思，

但在不久之後父親選擇用他的方式告訴我。

過了幾個月，

老弟結婚了，

父親的病情有些惡化，

除了每週三次的洗腎之外，

有時在夜晚也會緊急叫我回家載他就醫。

那是凌晨三點多，

剛從醫院離開的父親有些疲憊，

車上的我們並沒有太多話，

只是我就剛好想起了父親的那句話。

[為什麼你覺得我不會結婚?]我的語氣還算和緩。

[因為你常常把不結婚掛在嘴上。]父親的回答似乎有些防備。

[你覺得我會同意你這個說法嗎?]我質疑了。

[不然要我怎麼說?]父親開始不耐。

[好吧......如果你堅持，那也可以，至少表示你認同了。]我放棄追問。

[有些事情不要說的那麼明白，對你比較好。]父親閉上眼睛，似乎累了。

回程短短半小時，

對沒有話說的我們，

似乎是半個世紀那麼長。

回到家，

我沒有扶父親進房，

等父親下車我便開車離去。

幾天後，

又是父親半夜要掛急診。

這次是父親主動發難了。

[你可以告訴我你為什麼不結婚嗎?]父親語氣還算和緩。

[因為我工作還沒穩定，錢也賺不夠，還要還學貸......]

[這些應該都不是不結婚的理由，等這些問題克服了，你就會結婚嗎?]

父親打斷我的話，顯然他並不認同我的理由。

[我也不確定，我只是覺得沒有必要結婚，至少現在我這樣認為。]

我對我的說法感到滿意。

[你知道我也許沒辦法等你太久嗎?你這一房要放著倒了嗎?]

父親的語氣有些急促了。

[我知道你身體不好，但那跟我結不結婚沒有關係，我相信你會好好的......]

我承認我虛應了事。

[我把話說的坦白一點，你老實回答。]父親劈頭丟了這句話。

[啥?]我不懂。

[你記得你大學時住在朝馬那邊嗎?]

[我記得啊!這跟結婚又有啥關係?]

[你記得有一天我過去那邊睡嗎?]

[你說你沒班那次嗎?我知道啊!]

父親曾是野雞車司機，

有時車子到台中沒班要返頭，

就會留在台中過夜，

但那是唯一一次，

之後他都在車站休息室休息了。

[我在你廁所看到了一堆男人沒穿衣服的圖片!]

[哪有?沒有啊?]我極力否認。

[這時候還要裝就太假了!]

我怎麼覺得父親對我的困窘有些得意。

[我並沒有怪你，這幾年我也沒有問你。]父親語氣和緩。

[甚至我懷疑是不是我跟你媽離婚讓你覺得女人並不重要。]

[跟你離婚沒關係，只是我真的不喜歡女生。]

我像是跳下懸崖一般，找死!

[所以我從不問你為什麼帶回家的都是男生?]

[所以我從不逼你跟你那個假的女友結婚。]

[所以親戚朋友問你的婚事時，我都幫你擋得一乾二淨!]

父親說了一串，我無力招架。

[謝謝......]我滿心感激，眼眶不自覺也留下淚。

[真的沒辦法喜歡女生嗎?]父親似乎不死心。

[沒辦法，我試過了!]我堅決回答。

[那就不要告訴親戚朋友，至少我還活著時不要說出去。]

對話這樣結束了。

自此之後，

有時帶著男性友人回家吃飯，

雖然從沒半個是BF，

但父親總會用著極其誇張的語調招呼朋友吃飯，

之後再用極其誇張的語調邀請朋友下次再到家裡作客。

我從沒問究竟他是不是真心，

因為那並不重要。

但我知道，

我這個在他心中近乎完美的兒子已不再完美。

時間拉到一年多前，

父親的病情惡化，

住院已經好幾天。

某天，

他在病床上拉著我，

表情有些疲憊。

他說:[你要拉你弟一把，他不學好，你是哥哥要幫他。]

他越說越急促。

[老爸一直以你為榮，你在老爸心中一直那麼完美，你不要亂想，喜歡男生就喜歡男生。]

父親這些話強化我的心臟，讓我知道他並沒有否認我的存在。

[只是......我捨不得你那麼辛苦，工作已經夠辛苦了，連將來也沒個老婆幫你持家。]

我和父親都哭了。

當晚從醫院返回租屋處時我在車上放聲大哭，

我一直以為身為同志是我自己的事情，

卻不知道父親也為我的將來擔心。

隔天早上，

醫院來電表示父親進加護病房，

打從那一刻父親就再也沒說話一句話。

進加護病房第二天，

父親就離去了。

到現在我還是沒對身邊親友出櫃，

一直獨立生活的我並不怕被孤立或排擠，

只是我擔心出櫃以後除了好奇的親友多了之外，

會不會多一些也為我擔心的人......

## 加班車B3 [母親] 我的三個媽媽

作者: k0808e (月亮~) 看板: gay

我有三個媽媽

嚴格來說就是正牌媽媽+二阿姨+三阿姨

在成長的過程中都是她們的陪伴

我的任性、固執、壞脾氣 她們都予以包容

甚至是我的同志身分 她們也都予以接納

我覺得我可以說是相當幸福的孩子了:)

記得 一年前 我從家裡的櫃子走了出來

當時內心是極為惶恐

很害怕媽媽們會無法接受

而且從小我的生活、課業、以及課外活動的表現都是她們向外人分享的話題

所以說當時很擔心我的同志身分會對他們產生很大的衝擊 會不會讓她們丟臉

還記得那一晚是星期天晚上

我呼喚正牌媽媽到我房裡

然後就很婉轉地透露同志身分

當下我不敢看她的眼睛 因為我會害怕

但是正牌老媽老神在在似的給了我一個深深地擁抱

跟我說 沒關係壓~ 老媽可以接受 而且我相信你的眼光

然後老媽就離開我的房間 要我早點休息 明一大早還要搭車回學校

說實在的 老媽的反應真的任我很驚訝也很雀躍

沒想到出櫃出的如此的風雨無阻

但是 事實並非如此

約莫十分鐘後吧~我走出房間想要到廁所尿尿

經過我媽房門時聽到媽媽的哭泣聲

當下我整個人就攤坐在地上(有點像連續劇吧xd)

原來剛剛媽的表現只是不想讓我難過和擔心罷了

內心真的愧疚

從小到大不管是甚麼事情

媽媽都不希望因為她的心情而牽絆到我們孩子們

就連我的同志身分 她也是比照辦理

當下真的是羞愧至極

但我沒有勇氣敲我媽的房門

我就一值坐在那邊

後來我聽到我媽播電話給我二阿姨

我媽跟她說了我的同志身分

我聽到老媽一直說她從我上大學之後就有秘密沒跟她說

沒想到就是同志身份的事

但是更令我羞愧的是在後頭

媽媽一直擔心的是我面臨的壓力

而非她兒子怎麼是同志

而且最後她跟二阿姨下的結論也是她們要如何幫我面對壓力

聽到這裡 眼淚不自覺得滴了下來

我好難過

為甚麼她們可以如此的包容我

而我還是一味地很幼稚 常常鬧脾氣

回家一累就擺臭臉 不講話

於是那一晚我就在被窩中流著自責的眼淚度過

隔天老媽也是裝著一副神色自若地送我去火車站

也說了一句 累了，就常回家，媽在家等你

聽完一轉身 就又開始流淚

回到學校之後迫不及待地要跟我的彩虹寢室友

正要分享前也就收到二阿姨寄來的一封簡訊

裡面當然是一些鼓勵的話

當下真的覺得 我的人生有救了xdxd哈哈

家人接受了 可以不用擔心了

三阿姨也在當天下午用了很爛的藉口跑來學校關心我

她說她想吃113的美味鬆餅

當然我知道她是想來關心我的

抱歉這篇出櫃紀錄有點冗長xd

總而言之 我的三個媽媽從小到大就給我無微不至的照顧

她們支持我對抗我爸唸我喜歡的科系

她們支持我追求自己的理想

她們也支持我尋找自己的Mr. Right XD

下學期我就要去德國交換學習一年

第一次離開三個媽媽到那麼遠的地方待那麼久

所以今年的母親節格外的有意義

慶祝時我可以感受到她們雖然還是有點不放心 但是有她們支持的眼神

就算不確定性有多麼地的高

我也不怕了!

最後 我想說

媽媽們~ 當你們的小孩真的很幸福

雖然之前我會鬧孩子氣

但是我會好好改進的

我永遠愛你們:) (ps. 我以後會養你們的XD)

## 加班車B3 [母親] mother's day coupons

作者: thisismybaby (這是我的寶貝) 看板: gay

這星期的美勞課教四年級的小朋友做母親節優待券。這其實是外國小孩們的把戲。作法很簡單，把可以幫助母親的事情寫在分割的紙上，做成小冊子，如果母親從小冊子裡撕下優待券，那兒子或女兒就得照冊子裡面的優待券內容做出他們寫下的優待內容（英文叫做mother's day coupons）。

四年級的小朋友相當天真，兩節課的時間裡，絞盡腦汁想著內容。

A同學寫『晚上九點前睡覺』，旁邊畫了個床，問了他原因，才知道他平常都很晚睡。

B同學寫『給媽媽十萬元』，我問她哪來那麼多錢，她說這優待券沒有使用期限，將來她賺到十萬之後，媽媽就可以用優待券來跟她要錢。

C同學寫到『吵架時不跟媽媽頂嘴』。這同學說他常跟媽媽一句長一句短的對罵。

其實這也不是我想出來的美勞作品，我國小的時候也曾被老師央求過這類作業，並且交給媽媽當作母親節禮物。

而我媽她有一個專屬的寶貝箱，裡面裝的是三個兒女從小到大給她的小東西，裡頭有信件、卡片等等，當然也有我寫給她的優待券。

不過這是我國小五年級時候的母親節禮物，講真的我也忘了自己寫了些什麼，星期五教完學生後，回到家我就問了問母親的寶貝箱在哪，我想去瞧瞧。

母親當時也露出微笑的表情，她說她好久沒有打開這個寶貝箱了，她把儲藏室打開，從中拿出一個箱子。

「你看，都塞到那麼裡面了，這些年都送錢、送禮物，多少年沒寫信給我了？」媽媽邊拿箱子邊問我。

「唉呦！又不是小孩子，現在用講的就好了阿，而且送實用的東西比較重用，上次我們送你按摩椅，這箱子也塞不下阿！」我邊講邊笑。

「給你！我先去煮菜了！」母親把一個頗沈重的箱子拿給我，隨即走向廚房。

箱子一開，首先看到的是哥哥寫的母親節卡片，那是他國小二年級的卡片，用蠟筆畫了一個完全不像的媽媽，然後上頭只有簡單五個字：[母親節快樂（兩個字還注音）]，最後面屬名，還留上班級座號。一個制式學校交代的卡片。

下一張，媽媽的臉就更恐怖了，大概是紙張年代過久，水彩留下的媽媽臉孔已經完全糊掉。

「這是我畫的？！」我喃喃自語，完全沒有印象這張卡片是我送的。

[媽媽謝謝你陪我玩又照顧我，祝你母親節快樂]這文字出自國小三年級的我。

這些文字和圖畫讓我漸漸想起那年的媽媽。小時的她會跟我玩捉迷藏，她總叫我躲起來後就不准出來，除非是她本人大聲呼喊我的名字。

直到長大了後才明白，原來那時捉迷藏的遊戲不是真的，那些年父親易怒，常會轉個理由找小孩子出氣，而媽媽跟我的遊戲，實際上是讓我能夠躲著那生氣的父親。

翻了翻寶貝箱，接著是一張媽媽的畫作，那是我國中時期的母親節作品。她坐在車上，後座則是我跟哥哥。國中時候跨區就讀市區學校，她那時早上帶我們出門，晚上帶我們回家。一個身高不到一百五十公分的母親，為了兒子，努力學好開車，然後墊高自己駕駛座的位子，把腰桿挺得不能再直的直，專注、努力保護我們回家。

高中的信件是成績單後面的空白。那時因為高中住宿，每次段考完，班導總會要我們自己貼郵票，自己把成績單放入信封中寄回家。這樣的動作往往就是一節課的時間，我會在後頭寫上自己的考試心得，如果當次的成績很差，我在後面會寫上室友有多吵，讓我不能專心讀書之類的話，然後請父母別擔心，我下次會考好。

那時高中的我其實開始見網友，也曾經以為自己找到真愛，但最後卻是被騙的無奈，那年的媽媽或許早就知道我已經有了對象，常常要我交友小心，不要耽誤課業。

寶貝箱裡大學的卡片是我真心的祝福。那四年母親節前夕，我總會到書局煞有其事的買張卡片，然後寫下自己最近的心得，以及與朋友(是男友，當然信裡不會寫出來)在一起的快樂。自己在東部讀書，遠在彰化的媽媽，總三不五時的打手機來詢問吃飯了沒，衣服有沒有多穿一些，女朋友交了沒的話題。

其實大一的我就交了男友，只是這當然不是個可以公開的秘密，那些年我跟媽媽說我很開心，並跟她說了我有個愛我及我愛的人，我聽的出來她是真心為我祝福，並且要我也要兼顧學業。

接下來是張明信片和一些信件，這是我在當兵時候所寫回家的。那時在馬祖南竿當兵，利用休假時間，自己跑到山隴圖書館寫下的家書。

那年的媽媽陰錯陽差知道了我的事情，不過她很堅強，哭著把我抱緊，卻叫我不准哭。那時我很慌，因為父親還不知道我的事，母親一時也沒有什麼好辦法，她直說以後不要說謊了，就算要說謊，她會陪著我一起說。

最近的一封信是自己面臨工作抉擇的難題。那時跟哥哥想法不一，甚至還大吵一架，母親說了很多話，而我自己在沈澱下來後，也回復她的信。信中的我告訴她，不必為我擔心，雖然我之後會往外闖，但我不會迷失自己，我總會找到回家的路。

這寶貝箱裡還有一封是男友寫給我媽的卡片。卡片內容是感謝媽媽能夠讓他和我在一起的事情，男友也說了些關懷與關心。

找了許久的寶貝箱，無意中勾起許多的回憶。

不過我終於找到自己國小時候的優待券了，哈哈，果然是國小五年級的小屁孩，十張優待券做成的小冊子寫的很白爛。

1. 幫媽媽做三餐。

2. 掃廁所一星期。（撕掉一半，表示已用過）

3. 媽媽傷心時抱媽媽五次。

4. 不準打任天堂一天。（撕掉一半，表示已用過）

5. 不吃零食一星期。

6. 不要一星期的零用錢。

7. 剩下三個優待券媽媽寫的我照做。

8.

9.

兩個空白的優待券內容是媽媽沒有寫的內容。不過第十個母親卻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寫上去了。

10.XXX（我的本名）永遠快樂做自己。

## 加班車B4拉子受孕DIY，想要寶寶自己來！

阿徹

參考資料：http://blog.yam.com/la\_ma\_news/article/7864689

在以往，有許多同志伴侶，覺得不能一起生育一個自己的孩子，是身為同志最大的一個遺憾。然而，已經有許多同志發現了可以自己受孕的方式，除了苦苦哀求婦產科醫師幫忙，透過一些簡單的技術，拉子自行受孕，已經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小慈與元敏是一對交往多年的couple，懷孕的小慈臉上閃耀著即將當媽媽的光輝，元敏更是因為小慈有孕在身而對小慈呵護有加。談起想要一起有一個小孩的經過，兩人臉上都有著堅定而溫柔的神采。小慈說到，「我一直覺得，身為一個女人，沒有小孩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兩人間交往穩定，漸漸萌生了想要共同有一個小孩，組成一個更完整家庭的念頭。

在以往，許多同志想不到除了和男性發生關係之外的受孕可能，假如找不到醫生願意幫忙，似乎只能養狗兒貓女來當作自己的寶貝。然而，辦法總是人想出來的，小慈與元敏為了想要生個孩子從多方管道收集自己懷孕的資訊。他們不僅在國外的拉子網站看到了一些自我受孕的故事，也聽到朋友的確使用這樣的方式懷孕。「之前我們有朋友用這樣的方式生下寶寶，所以我們也想可以試試看!」小慈表示，之前朋友首先計算女方的排卵期，日子一到，捐精的男性友人以自慰的方式取出精液，隨後女方以滴管將精液吸入玻璃管中，再將滴管直接放進陰道內，以擠壓方式讓滴管中精液流入陰道，試了三次之後，順利受孕，生下了一名女寶寶。

經過了這個例子的鼓勵，小慈與元敏也積極想要嘗試。首先他們找到了一位喪偶的男性友人阿丁，表示願意幫忙捐贈精子，由於阿丁本身已經有小孩，比較沒有將來可能想要孩子的疑慮。不過拉媽小編提醒，若是能和捐精友人作更清楚的協議，將可以更有保障。阿丁也很配合的前往醫院進行全身的健康檢查，發現一切都很良好，沒有遺傳性疾病，才真正決定由阿丁進行捐精的動作。(附1:本文最後會附上lupy提供的關於精子檢驗的一些小資訊。)

問到懷孕之前需要什麼準備呢，小慈笑著說要把身體養好才能迎接孩子的到來，準備懷孕的日子，小慈常吃ㄧ些健康營養的食品調養身體。元敏在一旁補充，「還要兩個人一起努力追求經濟穩定，多賺一點奶粉錢啊。」孩子的到來不是一樁小事，可以看出再心情與經濟上兩人都一起做了很多的準備。接著小慈提到，懷孕前要計算排卵期，也就是適合懷孕的時期，是非常重要的。(附2：拉媽小編在文末附上一個計算排卵期的網站供大家參考。)小慈提到，「不過像我本身經期不準，就還需要去醫院打排卵針。」

經期穩定之後，接下來就要尋找合適的注射滴管，以便可以將精子注射進入陰道。元敏說，「用實驗用的滴管就可以了，在藥房或是化學藥品行都可以買到使用前先煮過消毒或是用酒精可以更確保衛生喔。」就在排卵期的前後是懷孕機會最適合的時機，這天備妥了滴管，阿丁就自己取出了一管精，將精子裝入消毒完畢的滴管當中，再由小慈與元敏協力擠壓滴管，將精子從陰道射進去體內完成後小慈就墊高了屁股在床上休息，等著好消息的到來。

後來，最神奇的是，經過一次自我注射精子的過程，小慈就懷孕了！「一次就成功了，成功帶來的感覺應該是驚喜吧。」小慈臉上掛著笑意說，因為也有友人經過多次注射都沒成功，自己一次就成功了，小慈與元敏除了感到驚喜，也更格外珍惜且期待這個孩子的到來。經過這次的懷孕，小慈表示，「其實我當時只是想試試看，沒想到其實還滿簡單的！」這也正表示了，只要找到適當的精子來源，加上健康的身體與消毒過後的滴管，就可以自行在家受孕。透過這個技術，不用透過婦產科醫師與醫療體系，女同志的求子之路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小慈跟元敏都表示，他們並不覺得同志就不會想要有小孩，擁有一個小孩這件事情對他們來說和同志身份並不衝突。小慈說，「我不認為同志身份和小孩會有所牴觸，有個孩子讓我跟我的伴侶之間的關係更加堅定，我們現在是一對期待孩子出生的快樂女同志。」

最後，就讓我們一起祝福小慈和元敏的寶寶健康可愛的來到世界上吧。想要寶寶的妳，是不是也心動了呢？在使用自我注射懷孕的方式之前，也要先注意以下的幾件事喔。

附1:精子檢驗所相關資訊/lupy

拉子健康論壇吳嘉苓老師提到醫事檢驗所，可以檢查精子滿方便的昨天我走到中壢市區，看到一家「邱醫事檢驗所」，就進去問，ㄧ對老夫婦對我笑，問我要檢驗什麼，我說精子，老先生問是妳丈夫嗎，我說我幫朋友問的 :P

檢驗精子ㄧ次NT350元，可以本人到檢驗所或者告知檢驗所名字後，檢驗所會給你一個罐子，蒐集精液後ㄧ小時內送到檢驗所即可，檢驗需要六小時，大約隔天就可知道結果。聽起來還滿方便的。:)

這樣如果找到捐精的人，不僅要他去做身體檢查還可檢驗精子待ㄧ切檢驗ok，在排卵期時約好時間，到旅館去分別隔壁兩房， ㄧ房請他提供精子， 另ㄧ邊則可當作作自行注射精子的地方，注入精子前拉子伴侶間可以先有一些調情的動作，這樣可使陰道呈現鹼性狀態，更適合準備受孕。

這樣的醫事檢驗所應該還滿多的吧，但是要注意的是該捐精者(known donor)可以主張他是孩子的爸爸，所以法律上會比較麻煩。所以可以盡量找到協調良好的捐精者，比如不想要小孩的男性友人，願意純粹幫忙。

如果是到不孕診所使用匿名捐精(unknown donor)的話，捐精者則放棄其法律上的權利。

## 加班車B4一個女生，生小孩

下麵是地址跟電話:

◎中壢臨床病理化驗，邱醫事檢驗所，中壢市中平路110

電話              03-4226923         03-4226923

附2:排卵期計算網站<http://www.fertilityasia.com.tw/taiwan/concern/Evaluating_Your_Fertility/Ovulation_Calculator.jsp>

訪問時間：2006年1月17日晚間。

訪問人：Lupy、Louise、小波、阿徹。

撰文者：Louise

參考資料：http://blog.yam.com/la\_ma\_news/article/5807088

星期五的夜晚，逢甲夜市裡雍塞人、車，喧囂沸騰。座落於夜市中的速食店裡，一處寧靜的角落，慈祥的年輕媽媽帶著小嬰孩，在這標榜著共用天倫之樂的場合中，這是一幅多麼甜美卻平凡的風景。但是，妳也許不曾想過，這位媽媽有個不平凡卻美麗的故事。

初次見到V(暱名)，第一眼就是個美麗的開始，白淨的臉龐包覆在柔軟的黑色長髮下，長長的眼睫毛與杏圓大眼照映著懷中的小嬰孩，眨呀眨的。空氣中淨是V身為母親的溫柔氛圍。生小孩，對V來說是個長遠的期待與計畫。自25歲在異過工作期間就開始省吃儉用地存錢，以做為生育孩子的基金，所幸異國的薪資不算低，存錢的計畫進行得順利。然而，V並沒有一位跟她一起生小孩的對象，或者說是男人。V是拉子，她拜託同樣在異國工作的醫師友人幫助她進行人工生殖，長達一年之久才讓遲遲拒絕她的友人點頭答應。

這個過程有點辛苦，對於排卵期較固定的女性而言，較好掌握進行人工生殖的時間，但V排卵期並不固定，也讓她承受多次注射。幸而過程並不需麻醉，也不會感覺疼痛。另外，手術所費不貲，總共花費30萬台幣，這是當初V要做長期存錢規劃的原因之一。

回到台灣待產的V，並未開口也不打算向家人表白，然而肚子一天一天漸漸大了，只好拉著媽媽一起吃宵夜，好讓媽媽以為是這樣吃吃喝喝使得體態走樣的。終究紙包不住火，再寬鬆的衣服也無能掩飾懷孕的肚子，V向她的哥哥吐露實情。V還有姊姊跟妹妹，卻選擇跟想法較接近的哥哥坦白。現在她與哥哥住在一起，一來哥哥能夠幫忙照顧小孩，一來哥哥的住家離V的工作地方較近。當她與哥哥帶著孩子外出時，身邊的人都理所當然以為他們是一對夫妻，也許兄妹長得些許神似吧，順理成章地被以為是夫妻臉。

許多懷孕後的女人會經歷產後憂鬱，V說她的產後憂鬱是來自於同病房的其他病人家屬的喧嘩、餵奶時漲奶的疼痛，還有說不上來的原因讓她一直掉淚，直到吃了安眠藥才能入眠。幸好V的產後憂鬱走得很快，她說只有兩天。我想，看到這樣可愛的小孩，內心應該是充滿欣慰的，憂鬱怎麼又會久留呢?一同前往的朋友幫V抱著小孩，V對著小孩擺了幾個誇張的拉開嘴角的笑容，小孩辨識到她的笑也笑得闔不攏嘴了。

結束異國生活回到台灣，V面臨中年尋找新職業的處境，她選擇一個與育兒大有助益的幼教工作，薪資不算太高卻可以同時照顧小孩。V對於養小孩執著的心是滿滿的，手上裹覆著護脕， V帶著甜蜜的負荷的笑容說著「是媽媽手呢!」，是因為經常抱著小孩而累了雙手的結果。今年過年，V帶著小孩回家，她謊稱是當保母所帶的小孩，以迴避被問及小孩是誰這個尷尬的問題，卻被反問誰家小孩過年不帶回家去的，讓她感覺到無可奈何的難過。

時間漸漸地晚了，是小孩平常入睡的時間，靜靜地挨在媽媽的懷中，問V對孩子的未來有何期待。她笑著說，算命師說她的女兒適合走演藝的路，或許會是小童星喔！臨走前，V問我們何時到台中辦活動，忙碌的工作與全心全意照顧孩子的生活，讓她鮮少呼吸到與其他朋友認識的空氣。

在台灣不同的城市裡，有多少個這樣的美麗故事：只是單純地愛著女生、想擁有個小孩。對於想要擁有小孩的女同志媽媽自身而言，所要面對的應該是從女同志能不能生/養小孩這個問題層面，跳脫到要給小孩一個如何更好的環境這個層面。前者是當前臺灣社會要去爭取的權益，但後者會是支持著女同志媽媽更勇敢實踐夢想的目的。

## 加班車B4 同志爸爸一個孩子不嫌少，兩個恰恰好

同志家庭．父子親情

牛年出生的金牛座「牛牛」，和爸爸「牛爸」穿著藍白格子襯衫的父子裝，出現在假日人潮的街道上。牛爸為了握緊牛牛的手，稍稍彎下身體，拉近父子兩人相距100多公分的身高差距，一路上不時地跟孩子介紹這是誰、我們要去哪裡。穿越公園，走進一間牛爸的好友女同志所開的咖啡店，3歲的牛牛一坐定在椅子上，牛爸立即從包包中取出準備好的玩具吊車、水泥車、消防車，放滿桌上

在女同志朋友的眼中，牛爸是同年齡層中少見的與伴侶成家、以孩子為重心的男同志爸爸。平時白天忙於自己開設的旅行社工作，假日是牛爸最能盡情享受父子天倫的 時光。「我要去挖土」，牛牛在一旁撒嬌。「請姑姑帶你去好不好？」牛牛搖頭説，要爸爸」。父子間這樣甜蜜的對話不時出現。

牛爸説身邊也漸漸有男同志朋友想要生小孩，他分享自己的經驗，認為男同志若要生養孩子，尋求代理孕母的花費約是台幣一百萬，因此首要打造經濟基礎。而孩子成長過程中的教育支出，也要經過事先籌畫和準備。確定自己具備照顧孩子的愛心，做好心理建設，「不要當自己不一樣，為什麼男同志就不能有小孩！」

兩年前，牛爸參加了同家會於晶晶書庫舉辦的《當我們同在一家》新書座談會。會後與分享人熏媽、出席座談會的拉媽、gay爸們便定期舉辦同志家庭聚會，家長們一邊交流養兒育女心得，孩子盡情地玩耍。他形容「同志家庭聚會是我們正在共同創作的一本繪本，創作出來的東西以後可以給人經驗指引」。每每同志家庭相聚，「比起跟一般孩子，牛牛和這些孩子相處時，玩得比較瘋」，牛爸認為細膩敏感的孩子們其實都能感受到彼此相近的家庭氣質。

婚姻進行式．成家未來式

牛爸問起牛牛：「牛牛跟阿媽睡，那爸爸呢？」「跟爹爹睡。」牛牛口中的爹爹—牛爹，是牛爸交往十年、唯一一位帶回家中讓媽媽見過的伴侶。牛爸從未向家人出櫃，從小成長於單親家庭，牛爸認為單親家庭並不那麼在意孩子是否要傳宗接代，他也就不曾被媽媽逼婚過。

與伴侶彼此年齡差距十歲，在最初交往時，34歲的牛爸便清楚地讓24歲的牛爹知道他想要生養孩子的心願。三年前，牛爸以旅行業工作之便在國外尋得代理孕母，擁有了孩子。牛爸描述有了孩子後伴侶關係更加穩定，有共同的話題。他們正計畫在兩年後，也能擁有一個牛爹的孩子。

目前伴侶兩人皆各自與原生家庭居住。牛牛平常由阿媽照顧，牛爸下班回家再接手照顧。牛爸很肯定原生家庭支持著孩子的照顧和養育，未來牛爹的孩子出生後也會托育給牛爹的媽媽。牛爹在假日時到牛爸家中一起照顧孩子，睡在同一個房間裡，媽媽對牛爹也視如己出，因此未出櫃的牛爸很肯定媽媽對於他的性向已經瞭然於心。牛爹的性向在原生家庭中是公開的，感情也獲得家人認同。牛爸始終覺得「欠他一個肯定」，兩人在2010年於泰國的普吉島完婚，有30多位朋友見證祝福。

婚姻對於這對伴侶來說是進行式，而他們都正在前往理想家庭的未來式邁進。兩人努力經濟，期盼將來能搬出原生家庭，組織一個核心家庭。在教育環境為前提的考量下，兩人正思索十年後待牛牛準備接受國中教育時，是否要前往泰國或加拿大居住。考量泰國是因為當地有許多國際學校，對於同志、混血兒、人妖，以及族群、人種等議題都非常多元。牛爸認為人種和性別的議題愈多元，身在其中的牛牛對於自身的認同也會更開闊。

多數同志的認同經驗總是與原生家庭產生拉扯，於是乎離開原生家庭，與伴侶和寵物或孩子另外組織一個想望中的家庭。但是對於牛爸和牛爹來說，他們與原生的家庭關係相當和諧，無論出櫃與否，不僅獲得情感上的默許或認同，也獲得養兒育女的支持，原生家庭可說是同志組織家庭最重要的支持系統。

## 加班車B5 健保歧視同志 不公不義

[王晧安](http://www.lihpao.com/space.php?uid=1&op=news) （台灣青少年性別文教會秘書長、台灣女性學學會理事）

參考資料：<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7718>

衛生署推二代健保，照顧家庭，懲罰單身。在同志社群的討論中，再次憤怒指責政府懲罰同志，二代健保照顧的是異性戀家庭，而不是同志家庭。以家戶為單位，是那一種家戶呢？如果三五好友，都聚集在一起登記在同一戶口之下，是否也能獲得保障呢？

衛生署長楊志良表示，二代健保對於多眷口數的家庭是有利的。二代健康既欺負同志伴侶，更欺負單親家庭！一家如果只有一個孩子，單親家庭人數比雙親家庭眷口數必然減一，單親家庭得負擔雙親雙薪家庭的健保費，這是何來的更公平正義的健保改革？尤其是收入總是較低的女性單親家庭，收入既低，還要負擔雙親家庭的健保費用，豈不是雪上加霜？

台灣已有許多同志組成家庭，表面上看起來是「未婚媽媽」問題，事實上想要孩子的同志早已用各種方式生孩子、養孩子。政府的社會福利照顧政策，以及各項社會福利經費補助措施，往往也是優先補助女性單親，忽略「未婚爸爸」的問題，把養育責任加諸在女性身上。

因為社會對女性就業及薪資的歧視，相較於異性戀雙親雙薪家庭而言，女同志媽媽收入往往比較低。同志家庭在這波健保改革中，衝擊更是大！一家3口的異性戀家庭，負擔一份一家3口的健保費；但一家3口的女同志家庭，卻得負擔一份一家二口的健保費，還得負擔另一份單身健保費！收入最少，繳得最多！

3個交往的同志伴侶，同居互相照顧十餘年，身心健康幸福多，開心歡愉病痛少，卻要繳3份單身健保費！同志家庭理所當然地得負擔社會健康保險責任？

我們都知道現在台灣社會婚姻制度，並不甚理想。擁有法律上的承諾，但伴侶關係間的承諾卻很脆弱。

法律本來就是保障婚姻，不保障幸福。但現有婚姻所帶來的福利與權益，卻比伴侶、共組家庭多又多！只有到面對家庭暴力的時候，我國法律才會保障同居伴侶與同志家庭的權益。

當越來越多同性伴侶選擇同居，選擇長遠互相照顧的親密關係；當社會不教同志如何經營伴侶關係；多年來，同志好不容易摸索出一套同性別間，分工較異性戀為平等，提昇生活品質的家庭經營模式。但台灣社會福利制度，竟依然無視於同志家庭的存在。顯見推動同志伴侶權益勢在必行，不然這些異性戀主政者，只會繼續訂立出一套又一套歧視同志伴侶的法律。

無論是修改民法，直接讓同性可以結婚；另立同志伴侶法，讓同性關係可以用婚姻以外的名義保障伴侶權益；或是以公民結合法、同居伴侶法、共組家庭法，同時保障同性、異性或多重關係的伴侶等，才能免於二代健保的歧視與迫害！

## 加班車B5 台灣女同志醫療現況\*

陳逸玲(台北市女性權益健進會理事)

參考資料：女同志健康手冊，P.40~46

女同志健康讀書會

女權會過去做婦女健康的時候，多從異性戀女性的觀點切入，後來慢慢發現，對女同志健康議題的缺乏，因此我們決定深入了解女同志健康這個領域：一開始我們對女同志健康議題不是很熟悉，因此我們辦了讀書會，藉由經驗分享與文獻資料的閱讀，以期深入了解女同志健康需求。

由於台灣女同志健康研究的缺乏，讀書會中閱讀的資料，便以國外的文獻為主，藉由讀書會討論國外的文獻黃料來對照台灣女同志的現況。讀書會中討論的主題包括，性健康、醫療環境、健康需求差異、健康行為、人工生殖／生育、心理健康，還有以中醫觀點看女同志健康。

性健康

陰道炎、皰疹、人類乳突病毒 HPV 、梅毒和愛滋等這些疾病，聽起來是所謂異性戀性行為才可能罹患的疾病，跟女同志有什麼關係？女同志罹患性病的機率雖然很低，不過還是有可能性存在，因為性行為進行過程中，若造成擦傷，戟是體液的交換，以及月經時期進行性行為，伴侶間就有互相傳染的可能性。

所以性行為的保護措施很重要，若使用情趣玩具，要記得清潔及衛生，並且使用保險套，才不容易互相傳染。如果發現自己生病的時候，應該接受醫療 · 並且告訴性伴侶一同接受治療，安全的性行為，才能保護自己與伴侶。安全的性還包括，情感上和身體上的安全感，即彼此之問的性行為都是自願的，不是強迫性的，有採取安全性行為的防禦措施。

醫療環境的異性戀

面對醫療人員，有人會認為有沒有出櫃是否真的重要？真的會造成莫大的困擾嗎？當我們接受婦科診療時，面對醫生詢問「有沒有性行為？ ! 」，對於異性戀女性很容易回答的問題，對於女同志而言卻很難回答到底要說有還是沒有，回答沒有，可能造成醫師錯誤的診察，說有的話，接下去該如何回答醫生的問題？從這個現象，我們可以發現醫療體系對女性的異性戀刻板假設，也是我們談女同志接受醫療時面臨的問題。

異性戀假設，包括看診的時候，醫生會關心妳避孕的問題、性活動或是婚姻狀態，顯示醫療體系中，未包含多元性別思維。如此便可能因為醫療體系對女同志的不友善，或者使女同志覺得看醫生很麻煩，要解釋一堆問題，擔憂曝光的危險，造成女同志的就醫困境或延遲就醫等現象。

另一個部份，是伴侶在醫療體系中「陪伴」的問題，看婦產科時，如果帶朋友一起進去，護士可能會說「下一個病人妳不要進來」，取是覺得「妳跟進來幹嘛？」。在一般異性戀的情況，男朋友可以被允許進入陪伴女朋友，但是在女同志關係裡面，若要進行醫療陪伴或介入時，便容易遭受醫護人員的質疑。這些醫療體制中的異性戀思維，皆容易使女同志的醫療品質低落，減低就醫意願，影響健康生活。

女同志健康議題

在女同志健康議題上面，我們討論到五個面向，第一個是女同志的性取向，醫生應當要瞭解患者的就醫需求，才可讓患者得到適切的診療。但是，在就診中向醫生出櫃，可能被登記在病歷上，如此也減低了女同志為獲得適切照護，向醫護人員出櫃的意願。

第二個是女同志罹患 HIV 或性病的機率，雖然 HIV 和性病發生在女同志身上的機率都非常低，但是隨著目前整體女性感染愛滋的比例逐漸升高，女同志社群也需要注意愛滋的罹患率。性病發生機率則比較低，如果發生的話，卻不容易得到正確的治療，例如，異性戀女性因罹恩性病去看診，如果發現是細菌感染，醫生會認為「我只要治療妳就好了」，囚為妳的男性伴侶，並不會得到同樣的疾病。可是在女同志關係中不是如此，因為女同志伴侶在性行為中會彼此傳染，如果醫生沒有獲得正確的訊息，便會造成女同志伴侶之間的重覆感染。

第三為女同志和養育小孩的問題，包括領養和人工生殖等議題。

第四個是女同志暴力和伴侶虐待。女同志除了在看婦產科時，有如此多的不方便與困擾，當遇上伴侶之間的暴力行為時，又該找誰訴說？特別是在目前的社會諮詢系統中，很少有與同志暴力相關的資源。幸運的是，日前台北市家暴中心針對一對女同志伴侶的家庭暴力案件有正式的開案處理，士林地院也針對這個案子做出了判決，以保護受暴的那位女同志不再受到暴力對待。這雖然是政府及司法體系上的一個進步，不過我們還是要繼續推廣，使同志受暴時，具有可尋求的資源協助。

最後是老年同志議題。由於老年與性取向的雙重弱勢，所需的健康照護不僅是良好的醫療照護品質，還需具備讓老年同志可以安享晚年、自在且具支持性的空間。

女同志健康需求差異性

女同志有健康照護的特殊性，第一個特殊性是，依據國外針對女同志社群所做的健康照護調查，了解女同志最需要的健康照護，前三名分別是癌症險查和偵測、陰道炎，以及諮商衛教。癌症是常被女同志忽略的疾病，女同志可能會認為沒有進行子宮頸抹片檢查的必要性，但其實還是有需要的；在陰道炎的部份，女同志之間容易彼此感染，因此照護上更需要小心。第二個特殊性是在諮商方面，因為同志受到社會壓力，會比較需要一個對同志友善且具性別意識的諮商師。第三個特殊性是性／別越界，即女同志可能有想做縮胸手術，或有跨性別者需要進行變性手術等，當這些性別多元族群因為性別身分認同而需要由醫療介入時，醫護人員的醫護態度更顯重要。

女同志健康行為

由於缺乏國內的研究文獻，因此我們僅能閱讀國外研究報告，來了解女同志和現代女性在生活型態和健康行為上的差異性。在研究中，我們發現女同志比較不容易尋求婦科照護，原因可能便是擔心受到不友善的對待，或是認為自身不會有婦科方面的問題；在服藥、飲酒行為方面，國外資料顯示女同志與異性戀女性沒有太大差別，因為國內缺乏研究數據，我們無法得知台灣的女同志與異性戀女性有何不同，這是未來可研究發展之處；生育行為方面，過去女同志生育行為是比較少的，但隨著人工生殖科技的發展，選澤人工生育或領養的女同志也越來越多。

女同志人工生殖／養育

女同志欲領養小孩可能有其法律與社會規範上的限制，若無法領養，而欲以人工生殖的方式擁有小孩，現有法律對拉子的親子關係卻也未有保障；找一個男性朋友或是Gay朋友的精子自行使用滴管受孕，也可能引發監護權的問題。因此女同志在做懷孕的決定時，將面臨種種的考量與疑慮。在生產的部份，我們在文獻中看到，女同志較偏好非傳統性的醫療方式，比如尋求助產士的協助，而不去醫院生產，這是因為對不友善傳統醫療體系的擔憂所致。

另外需要考量的是，生養小孩將面對生活秩序的改變，還有非生理母親角色調適的問題。非生理母親的角色，一方面在法律上與小孩沒有親屬關係，另一方面是親職責任的認定：生理母親是否會被認為應該擔負較多小孩的教養問題與扶養責任？伴侶被小孩分割了相處時問，是否會造成伴侶關係的失衡？女同志生養小孩，除了必須面對非生理母親的責任歸屬問題，還包括社會對女同志家庭的歧視與偏見、社會諮詢系統缺乏、原生家庭系統的不諒解等問題。

女同志心理健康

今年成大醫學研究所柯慧貞教授，發表的一篇報告中顯示，同志憂鬱症的比例高於異性戀。可能原因是自我家庭看法比較負面、遇到許多人際壓力、周遭人對性傾向無法接受等問題。女同志尤其面臨現身困境，而產生莫大的心理壓力，即不管在任何場合，都在心中翻轉著現身的問題，「我在這地方要洩漏自己到什麼程度、這個場所安不安全？」這是現身非二分法，意即每次去一個地方就要在心中掙扎一次，要不要現身？該不該現身？我們說同志是在櫃子裡，可是女同志卻是在抽屜裡，這樣的抽屜處境嚴重影響著女同志的身體健康。除了同志這身份之外，還有社會對單身女性角色的歧視，非社會期待之性別的歧視等。

另外，女同志可能面對諮商師和精神科醫師的恐同情結，一是認為妳所有問題都是同志身份造成的，這對同志而言傷害性很大；或是有些醫師知道妳是同志後反而太過小心，因為她／他怕被貼上恐同的標籤，所以在處理問題時，會過於刻意的避開妳的同志身份。不具備性別意識的諮商師和精神科醫師，對於求助的女同志而言，將造成二度的傷害。

中醫觀點的女同志健康

由於讀書會的討論都是西醫觀點，因此在最後一次的讀書會，我們以中醫觀點來看女同志健康。同志一般最讓人質疑的是「陰陽調和論」，傳統社會總認為陽是男性，陰是女性，男女結合才能使彼此體內循環平衡，這是社會大眾錯誤的解讀。在中醫論述中，陽是代表能量或動能，陰代表的是身上的肌肉或血管，所謂陰陽調和，指的是我們身上氣血的平衡，這工作在個人體內即可進行，不若社會大眾所認為的男女結合才是正道。

就醫小策略

就診時，該不該出櫃？該如何讓醫師做正確的診斷？我們可以從一些方法進行。第一，了解醫生所問問題背後的動機，例如醫生問「有沒有性行為？」她／他的目的是什麼？她／他是想問有沒有避孕？還是想了解能否幫妳作內診？我們可以直接問醫師，問這個問題是要做什麼樣的治療，以便於我們提供給醫生所需的資訊。第二是主動告訴醫生我們比較常採取的性行為方式，讓醫生可以依性行為方式做出適切的診斷。第三是主動詢問醫生要進行什麼樣的診治方式，無須猜測、擔憂醫生要做什麼處置，向醫生詢問清楚，保障自己就醫的權益。

## 加班車B5 醫療看不見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

餘欣庭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研究生)

參考資料：性別平等教育季刊NO.43，P55~57

在1980年代，西方女同志健康方面的研究開始有大量增加的趨勢。在醫療健康照顧上女同志與異性戀女性有許多的共同面向，但也有其就醫時的特殊障礙；重視婦女健康議題時，往往容易忽略女同志社群的需求，例如在婦女產前憂鬱和女性心理健康方面，女同志很少被討論到。由於污名的社會壓力，造成女同志患憂鬱症的比率居高，對年輕的同志而言，在家暴、暴力、自殺等方面處於較高風險的情況；尋求醫療資源與獲得協助對女同志而言是更加複雜的事，心理疾病被認為是一種缺陷，而財務和社會支持網路的缺乏也會影響資源的使用，為此女同志可能必須依附在家庭關係中才得以獲得支援，因此也必須對自己的性傾向保持沉默。

醫療資源的近用（可接近使用權）、心理健康的促進以及在藥物和飲酒方面是女同志健康的關注議題。西方由於過去恐同的歷史背景，女同志在醫療情境中出櫃容易造成和醫生的負面互動，特別是在診療中的女同志經驗經常遭到否認或貶抑，而且醫療體系根本看不見女同志存在，例如在乳癌檢查的過程中，女同志在滿意度上比異性戀女性低；在癌症預防策略上，醫學假設了女同志感染人類乳突病毒（HPV）的風險較低或幾乎沒有，因此女同志在子宮頸抹片檢查和骨盆腔檢查的比率都比一般女性低，無形中失去對疾病的警覺。

所以在國外研究上，覺得應該要提供有關性傾向的健康資訊，使女同志容易獲得，這提醒醫護人員必須關注到性傾向的議題，包括提升醫護的敏感度和相關知識，例如在診療中女同志的認同、身體經驗和人際網路的關係，揭露恐同和異性戀思維，反映在醫療語言的使用和問診時的問題，以及異性戀思維構成健康照顧系統特徵的歷史過程，也是需要進一步檢視；另外，在檢視醫護教育中的異性戀霸權，也是重要的議題。事實上，目前缺乏可以描述LGBT議題的語言，而使得往往以為是中立客觀的意見表達，對同志來說反而形成負面效應。這裡所指的LGBT是用來指稱女同性戀者（Lesbians）、男同性戀者（Gays）、雙性戀者（Bisexuals）與跨性別者（Transgender）的一個集合用語。LGBT是到2004年以後，逐漸成為一較為主流的用語，過去學術資料的失語狀態，包括LBGT社群作為一隱藏或不被看見的群體或個人，研究者缺乏對這方面的興趣，和無法意識到眼前的人是同志，另外就是和學術體制中不鼓勵這方面的研究有關。

臺灣由於同志健康議題上著墨不多，大部分著重在男同志與愛滋病的議題上，近年逐漸出現護理界提出照顧女同志重症病人的研究論文，民間團體目前以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著力較多，該會舉辦過讀書會、就醫經驗徵文、系列座談以及期完成的女同志問卷調查成果；調查中顯示臺灣女同志對目前醫療體制的擔憂，希望未來臺灣醫療在改善時能朝一些方向推動，例如：同志健康研究、醫學缺乏對同志多元的想像、醫護人員對同志議體的敏感度等。

筆者在訪談一位女同志（T）（註）的就醫經驗中，發現婦產科醫療情境中的異性戀思維阻礙女同志的就醫權益，例如在特定的醫療情境下面對醫生的問診，侷限於時間的問診，往往使女同志無法把自己的情形清楚表達；醫生也絲毫沒有女同志的想像思維，因此並沒有考慮到眼前就診的病人可能有不同的性傾向，同時醫生也忽略個人的情感與性生活與求診者的病灶有關。另外，女女安全性行為知識的缺乏，可能影響女同志不斷反覆就醫；再者，（鐵）T的身體觀、性經驗與內診經驗與其他女同性戀者的經驗是有差異。從這裡我們可以理解「生理女性」之間竟然存在無數的多元性。

從上述女同志的經驗，便可以理解對同志們友善的就醫環境的重要性。英國健康部在他們的網站上便提供醫護專業人員這方面的資訊，例如在與LGBT的溝通時，應該看重個體、使用尊重的語言和承認LGBT的情慾關係。良好的溝通促進LGBT更願意向醫護專業人員出櫃，像是醫療界應該和LGBT病患釐清什麼會被記載在病歷上、病歷上的訊息受限在什麼用途、也不假設每個人都是異性戀；另外，LGBT的伴侶通常被排除在醫療體系之外，探視權受到限制，或者不能簽署醫療重要文件；最後，在討論安全性行為時，避免假設對方是異性戀等，這些訊息對醫護人員如何提供友善同志的醫療環境，都很重要。我們需要有更多同志反映與分享自己的就醫經驗，我們也期望醫學教育的內容能把同志的就醫需求納入教材中。

註：女同志中的 T（是Tom Boy的簡稱）屬於比較具有陽剛氣質的一類，而鐵T則比T更陽剛，她們甚至不喜歡她們的伴侶觸碰她們的身體，在醫療情境中對醫者和求醫者都會有很大的困難。

## 加班車B6 器官移植感染愛滋，非關同志

翁偉哲

日前媒體報導台大醫院誤將1名同志愛滋感染者之器官用於器官移植，致5名病患受害。無可避免的，同志成為了箭靶，成為了眾人放大解讀的對象。許多不堪入目的字眼襲捲而來，淹沒了該名母親最初的善念，及由台灣愛之希望協會、疾管局所舉行的「愛的希望、愛的福阿（符阿）」紀錄片首映會。

筆者的一名友人便表示：同志是感染愛滋之高危險群，故中華血液基金會規定『男性間性行為者』不得捐血是合情合理的。甚至為了防患未然，只要是同志都不應捐血、或做器官捐贈，方是解決問題的最佳途徑。此話讓長期關注同志議題的筆者相當痛心。

的確，依現行醫學研究報告指出：男同志間性行為屬高危險行為，若無完善配套措施恐提昇感染愛滋風險。然而這並不能代表所有同志都是愛滋帶原者；他們僅性取向不同，若血液健康且無長期服藥及貧血等事由，又有什麼理由限制他們不得捐血或做器官捐贈呢？同志不應該與捐血、器官捐贈放在同一個天秤上討論，同志也只有可能出現的高危險行為，而非所謂高危險群。

記得不久前我國方發生第一起「男同志捐血遭起訴案」。案由為一男性間性行為之愛滋感染者，未於捐血登記表上據實勾選，致其血液經傳輸感染兩名男性，屬應注意而未注意，故依「過失致重傷害罪」起訴。檢方表示：若法院未將該名被告定罪，台灣之捐血制度將徹底崩潰，未來沒有人願意接受輸血。惟該名被告答辯：高危險群應屬發生性行為而未做好保護措施者，然他自高中即開始捐血並固定從事匿篩，故絕非應注意而未注意，更非藉捐血驗愛滋。同性戀不是罪，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所愛的自由。

上述兩則案例反應的是臺灣社會對於愛滋疾病的基本認識及血液安全的責任歸屬。但事實上，愛滋預防的根本是「只有危險的行為，沒有高危險族群」。血液安全亦非依賴個人意志，而係政府之監控責任。故盼社會大眾能多以客觀、友善及多元的角度看待愛滋與同志間之關係，莫造成該名捐贈者之母親更大的傷害，亦期許政府能多促進不同性傾向者之人權與自由，強化國民對性別多元的認識。

## 加班車B6 死也不能說的秘密

衛漢庭

台大與成大移植團隊不慎造成五位器官受贈者移植到愛滋器官，成為台灣醫療史上器官移植的重大疏失，社會各界無不表達驚懼及錯愕，也引發了許多討論。做為一個愛滋團隊的臨床精神科醫師，筆者想讓大眾轉個思路，從感染者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那就是普遍感染者「不敢告知與現身」的荒謬處境。

報載，這位器捐者的家屬們，事前雖然知情這位男子具同志身分且有憂鬱病史，但直到他墜樓身亡，全然不知道他是位感染者。這無疑代表了，愛滋是一個「死也不能說的祕密」。

雞尾酒療法發展與抗病毒藥物技術的進步，早已讓愛滋成為了可以良好控制並且傳染性極低的慢性疾病。然而，罹患了一個如此重大的慢性疾病，此男子的家人及親友當中卻無一人得知，這是極為荒謬的。諷刺的是，這樣的荒謬情境卻幾乎是常態！許多感染者死守自己的祕密，至死方休。沒有人知道他在哪一間醫院看診，看了哪一位醫生，吃了什麼藥，在什麼時候因為藥物的副作用拉肚子起疹子，又或在哪一個深夜裡發燒顫抖。

在性病防治所或是各大醫院的領藥處，可以常常見到感染者領了藥，就馬上將藥包藥盒當場撕掉，把藥丸一粒一粒藏起來，裝在維他命罐裡做為掩飾。當有人問起了感染者在吃什麼藥，就用維他命、健康食品、肝藥來簡單帶過。掛號單、收費單、領藥單，診斷書，張張都是機密不能見光的文件。更多時候，感染者已經發燒住院了，依然用虛弱的身體要求醫師，不要透露太多病情給非必要的人知情…，這些謙卑的請求，在在透露感染者生存環境的坎坷。

「不能說出口的苦，是最苦的」。由於大眾無知與恐懼，逼著許多感染者「入櫃」。某種角度，我們惡劣的社會歧視氣氛，也成為這起不幸的醫療氣氛的幫兇。 是這個社會「惡意」，逼著感染者們「不敢說」，而造成的「沒有人知道」。諷刺的是，原本以為病毒會燒成骨灰，沒想到卻隨著「善意」的器官捐贈，悄悄進入了別人的身體，而引起社會嘩然與恐慌。

從精神醫學的觀點來看，「支持系統」是決定任為一個感染者的預後最關鍵的因子之一，不論是生理上或是心理上。家人親友的支持、陪伴、與同理心，對於一個各方面都相對脆弱的感染者，其保護力是無可估算的。而我們的「惡意」，只會造成感染者薄弱支持系統的崩解與毀滅。

愛滋是一個各種疾病汙名集大成的疾病，鮮少有其他的疾病能相比。愛滋的接納與社會態度，更直接反應社會的集體同理心與進步程度。我們應從教育開始，不能只做到「疾病衛教」，更要深入延伸到「疾病體認」，例如「感染者陪伴」或是「同理心訓練」。感染者真實的生活在我們身邊，並不是只要「不亂來」、「很乖」、「很自愛」，愛滋病就是完全與我們無關的「外星病」。同時，感染者的醫療照顧中，也應更廣角地結合感染科、精神科、牙科、大腸直腸外科、神經內科等多科的全人照顧。

筆者希望，針對此次事件，社會應該深切檢討對於愛滋感染者的社會氣氛。我相信，感染者們有自己的生命力與韌性，感染者也不需要只是高調而慈悲的關懷口號；更為重要的，是社會真誠而踏實的認識、接納，與同理心。（作者為台北榮總精神部總醫師，同志諮詢熱線愛滋小組成員）

## 末班車C1 不敢出櫃的真愛聯盟

2011-5-20 台灣立報

AD. Lin

最近有兩個連署激烈對抗中，一個是「支持教育部在中小學教育納入同志教育」，另一個是「真愛聯盟」。

在「支持教育部在中小學教育納入同志教育」連署頁面，有清楚訴求，所有發起連署團體名單，還有參加的個人及團體連署名單。而真愛聯盟連署官網上非但看不見發起團體及連署人名單，連署訴求從一開始是「反同志教育連署」，然後變成「反對教育部在國小、國中性別平等教育中鼓勵性解放」。在其「給推動連署的志工」文件裡，說明的第一點，更讓人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奇妙感：「1.此次連署活動純屬『家長、親友及教師的個人行為』，完全不涉及任何機構或宗教團體。是家長、老師與親友的自發搶救教育行動，也請尊重每位親友的意願，絕不強迫連署。」

真愛聯盟唯一具名的發起人齊明先生，是台灣維護家庭聯盟執行長、輔仁大學神學院生命倫理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員。2007年成立的台灣維護家庭權利聯盟，根據靈糧堂官網2007年對齊先生的專訪內容（http://literary.llc.org.tw/print.php?aid=384），除了要「向台灣社會介紹符合聖經真理、健全永續家庭的價值觀」，還有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防止「性傾向」的觀念被推廣。

而真愛聯盟主要支持者立法委員立委陳淑慧、鄭金玲、管碧玲、江義雄、黃志雄、洪秀柱、台北市國小學生家長會聯合會總會長林曉儀、台北市教師會理事長張文昌，都有基督教背景；以治療同性戀為主訴求的走出埃及輔導協會也有份。

如此濃厚的宗教背景，也是真愛聯盟連署訴求變更的原因，因為並非全台灣都信基督教、並非所有基督教友都反同性戀！反同性戀這議題不夠強烈到引起全民認同，因此必須加以包裝並且放大，以「反對教育部在國小、國中性別平等教育中鼓勵性解放」為訴求，掩蓋其反同性戀之實。

為了將議題層次拉高，取得廣大民眾們的認同，真愛聯盟更將《認識同志—教育資源手冊》（國中），及《我們可以這樣教性別》（國小）、《性別好好教》（國中），這3本針對國中、小老師所編製的性別平等教育教師手冊，以扭曲、斷章取義的方式，製作恐嚇式的簡報檔及影片，在真愛聯盟的「性教慾」影片裡，把教材「挑戰家庭神話的迷思」中提及老師如何陪伴單親家庭的小孩，硬是變造成鼓勵同志婚姻。

同性戀議題，在基督教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間早已經爭論多年。連自己宗教內都無法取得共識的議題，居然還要拿出來影響整個國家的教育。聖經說：「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為何要違背自己信仰的真神的告誡，歪曲解讀國家的性別平等教育教材，以煽動人民贊同自身立場，來達到反同性戀的目的？

信基督教沒有不好、宣傳教義也沒有不對、部分基督教友要反對同性戀是他們的自由、想把所有同性戀治療改變成異性戀這夢想也可以想。但這些仇視同性戀的基督教徒，拿著自我詮釋的聖經章節當令箭，卻又不敢公然come out自己根本就是反對同性戀，而發起這以真愛為名，還打著「父母」、「教師」的名號，斷章取義、扭曲變造性別平權教材，以欺騙手法製造恐慌，誤導民眾加入連署，成為宣揚自身認定的聖經教義，拚命要消滅同性戀的前鋒敢死部隊。

遮遮掩掩不敢明著來，卻用這種涉及刑法誹謗罪的欺騙手法，操弄真心關注子女教育的父母，真愛聯盟會不會太超過了？

## 末班車C1 對於不站出來的那些同志，一個女同志的觀點

陳逸婷

為什麼我不要當作這一切(真愛聯盟事件)都沒發生，繼續當我的宅女，繼續打我的電腦、上我的臉書就好了呢？

為什麼我要為了真愛聯盟的一舉一動感到氣惱、感到不悅、然後大半夜還要窩在電腦前，死命敲打鍵盤，寫下這篇文章呢？

原因很簡單，這所有的事情我都看不過去，但我又無法以肉身去會場檔子彈。身為上班族的我不能隨意請假去參加公聽會，但天知道我在腦子裡沙盤推演過多少次，我想對真愛聯盟那些牧師、家長、老師們喊出口的話，「要怎麼樣讓發言有效率，而不是謾罵？」、「要怎麼樣可以不引起對方的排斥感，讓教材的好處可以被接受？」、「要怎麼樣讓眼前這些擔憂自己小孩將來會變成同志的家長了解，當個同志也可以跟我、跟其他在場同志朋友一樣，跟一般人沒什麼不一樣的？」、「要怎麼樣可以幽默風趣、又不失主調的跟教會人士談論同志議題？」

就算只可以站在公聽會會場外面，我也希望可以一對一的跟家長們說說話，讓他們知道同志不是妖魔鬼怪、不是變態。

記得在《自由大道》裡面，Milk說過要用自己的身體檔下那些仇恨的子彈，也記得看到他拿著錄音筆錄下那段話時，我哭得有多慘。

對啊！我不去檔子彈的話，就不用期待其他人去檔這些子彈了。所以Milk選擇出櫃、選擇在那個同志仍會受到身命危險的時代背景中，公眾出櫃。

我也是這樣想的，每天都在腦子裡想著，我可以做些什麼，我可以做些什麼...。不過，這些都是我的立場，是因為我可以這樣做，所以我這樣做的事情。

對於對這整件事仍然置身事外的同志朋友，我不會說出「身為同志，就必須得站上戰場，一同爭取權益」類似這樣的話。我自認為我可以用現在這樣公開的身份、大聲的音量對真愛聯盟喊話是一種特權，一種專屬於特定階級和已出櫃身份才可以做到的事情，同志要談很多議題前，必須先有個光明正大的身份，通常是出櫃身份。

如果我今天沒有享有出櫃的特權，我無法在臉書上大肆宣揚我的感受；

如果我今天沒有享有出櫃的特權，我無法在辦公室與同事談論真愛聯盟的作為；

如果我今天沒有享有出櫃的特權，我無法在三五好友聚會上這樣子發洩我對整件事情的不滿；

如果我今天沒有享有出櫃的特權，我即使在家裡看見新聞，也最好當作沒看見一樣、或者是轉台以免尷尬；

我其實也想大聲呼喊：「同志們，革命的時候到了！一齊挺身而出作戰吧！」然後召集所有身邊的同志(多是拉子)朋友來參與這次的同志運動，但我想了一想，決定不這麼做。我不知道男同志朋友的狀況，但我知道很多拉子的低調其來有自。

對於無法公開發言的拉子，我知道她們心底或許有些聲音存在，但要把聲音發出來前，得先突破一層銅牆鐵壁，就是讓其他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很多我的拉子朋友長時間生活在「大家都知道她是，只是不說出口」的氛圍裡，很多很敏感的話題，她們都必須刻意避免，才不至於讓辛苦維持的和平因此崩解，像在園區裡工作的拉子、穿著套裝當上班族的拉子等，對她們而言，沒有所謂友善的出櫃環境，出櫃可不是什麼「一覺起來，就會被遺忘」的小事。

也就是說，她們沒有「讓她們可以這樣搞」的雄厚資本。

出櫃的同志、為這場仗戰在最前線的同志的確很勇敢，他/她們用肉身在擋那些最尖銳、最傷人的論述子彈，補好傷口之後，再下一戰；我知道有天我也會成為其中一員，即便現在的我只能在最安全的環境裡、用最小的論述力量挺這整件事，但我知道有機會我一定會站出去。

因為我認為享有這些特權的人如我，有盡義務的必要。

同時我也選擇尊重每個人對於「身為同志」這件事情嚴重程度的感受，所以我了解「我可以上戰場，不代表人人可以。」

在社會上取用的資源，讓我在今天這個社會中有一個安全的發言位置，或許是同志運動者、或者是性別所研究生、或者是網路寫手、或者是懂一些理論可以拿來嚇唬人的理論人士。不管怎樣都好，這篇文章期待跟我一樣有特權的人，除了看見沒站出來的同志的困境以外，更可以看見自己可以站出來的優勢地位和特權，然後用理解取代他者化那些人。

那你/妳說「大家都不站出來，誰要擋子彈？」

我會回說：「我想還是有很多人跟我一樣，覺得捨我其誰的。」

BBS文章-發表於PTT-Lesbian板

對於[《同志不投身運動終於成為可恥》](https://www.facebook.com/notes/bryan-tsai/%E5%90%8C%E5%BF%97%E4%B8%8D%E6%8A%95%E8%BA%AB%E9%81%8B%E5%8B%95%E7%B5%82%E6%96%BC%E6%88%90%E7%82%BA%E5%8F%AF%E6%81%A5/10150317561964245)這篇文章，我有些不同的看法，

除了從同志不投身運動的角度來看，

我更傾向於看見可以投身運動的同志

有什麼樣的特權。

以我自己為例，可以投身運動的確是個特權，

首先，我是個高調出櫃的女同志，

無論是家庭、臉書、部落格、工作場所、學校

所有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個女同志、是個拉子。

為什麼我可以投身運動？因為我沒有出櫃的風險，

假如要出席公聽會，我不害怕被媒體拍到、

不害怕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公眾媒體上，

再者，我為什麼可以以一個拉子的身分發表我對於

同志教育和真X聯盟的意見，因為我不用擔心說了這些話後，

會不會被家人、朋友、工作的同事知道我其實是同志，

這不是同志的恐同，這是很實際的社會氛圍不友善的問題，

我有某種特權，讓我可以不用擔心社會怎麼看我，

這特權牽涉到很多層面的考量：

1.學術背景，我是個性別所研究生，這個身分讓我可以大談同志權益

2.理論背景，因為有理論在背後支持，讓我的論述比較容易被接受

3.職業背景，我不用擔心因為發表言論會被FIRE，因為我的職場對同志很友善

4.家庭支持，我不用擔心因為挺同志上報而發生家庭革命，因為我家人支持我

5.個人理念，因為我的做法有我強大的理想支持，所以我不會在發出聲音時有所猶豫

這些都是特權，意思就是，不是每個同志都有這些東西撐腰、

有權力可以跟主流社會對抗，

也不是所有同志都可以無所顧慮的「站出來」、拋頭露面挺自己人，

這跟戰爭不一樣，戰爭時，每個人為國站出來是被鼓勵、被嘉許的，

但是，這次事件，站出來不只需要勇氣，更需要的是「資源」。

如果今天我沒有特權，我會擔心出櫃風險、擔心家庭革命、擔心失去工作、

擔心當我為同志站出來時，卻讓我的生活陷入困境。

所以我可以站出來，我享有特權、就有應盡的義務，

但我不會用同樣的標準要求其他同志，

因為特權就是只屬於社會階級中的某些特定人，

已經是很不公平的事情了，在這樣不公平的基準下，

試問「要求所有同志都投入運動」，這麼公平的說法又該如何成立呢？

同志在性傾向方面受到同樣的迫害，

但仍在許多其他面向上有很大的差距，

思考各層面的差異，或許比較可以理解每個同志在選擇「站不站出來」時，

內心的掙扎和猶豫了。

千萬不要一不小心，把這些同志給她者化了。

## 末班車C2 分級辦法模糊 同志出版社受害

[史倩玲](http://www.lihpao.com/space.php?uid=1&op=news)

參考資料：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8451

【記者史倩玲專題報導】日前男同志出版社基本書坊推出新書《突然獨身》與《大伯與我之打娃娃日記》，即使沒有任何色情內容，書本也用膠膜封住，仍被誠品書店貼上18禁貼紙；但其他非同志出版社所出的同志文學，卻未被貼上18禁。事件發生之後，引起同志社團的憤怒，不少同志紛紛打電話到誠品客服專線，抗議誠品歧視同志。

標準混亂 書店吃官司

事件表面看來僅是誠品書店對同志的歧視，但背後反應的卻是《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辦法》標準混亂不一的情況。基本書坊總編輯邵祺邁指出，由於法令非常模糊，書店經常是被消費者控告的一方。如果消費 者在書店發現有「自認為不妥」的書籍，可以任意控告書店。以誠品書店為例，董事長吳清友以及店長，都吃過刑法235條妨害風化罪的官司。

在分級法規非常模糊的情況下，出版社、經銷商、書店都只能靠自由心證分級，但又欠缺人力閱讀所有出版書籍，只能憑感覺行事，也導致許多荒謬的情況。邵祺邁指出，《紅樓夢》裡有相當赤裸的性愛描寫，而白先勇的《孽子》也是同志文學，卻沒有任何書店貼上18禁貼紙。

分級方式各有不同

以基本書坊出版的《突然獨身》與《大伯與我之打娃娃日記》為例，不同書店分級方式完全不同。包含目前台灣最大網路書店通路博客來、三民等書店完全不貼18禁，只有誠品書店要求分級。紹祺邁指出，誠品事件的爭議點在於，書店連內容都沒有看過，也指不出書中有色情描寫，就認為同志出版社所出的書一定是限制級。

而台灣唯一女同志出版社集合出版社也碰過類似的狀況，總編輯小玉指出，集合出版非常多女同志武俠小說，性愛描寫最多只是「一夜溫存，隔夜天明」8個字。只因為這些書籍是由女同志出版社所出版，照樣在國際書展上被打上18禁。小玉強調，《水滸傳》違反分級法中的「描述搶劫、竊盜、綁架、殺人」等規定，卻沒有被書店打上18禁，可見分級方式根本莫衷一是。

違反法令連坐處罰

小玉指出，如果違反分級辦法，政府更是從出版社、經銷商、書店全體連坐懲罰，讓許多經銷商及書店草木皆兵。由於法令模糊，書店在銷售有關同志議題的書籍上更是綁手綁腳。許多小型書店甚至因為過度害怕違法，完全不敢販售同志相關書籍。

目前出版業者自保之道，就是將出版品先送給中華民國出版倫理自律協會審查，如果審查通過，就可以確保合法。但小玉也指出，出版品送審所需費用相當高，對小型出版社而言是沉重的負擔。另外，出版倫理自律協會的委員也是靠自由心證來審核書籍，完全不清楚這些委員的標準何在。

小玉指出，目前的分級法令根本是假分級，同時也是惡法，可以任意入人於罪。以最受小朋友歡迎的漫畫《名偵探柯南》而言，只要有人或任何團體，以分級法中的「描述殺人或其他犯罪」進行控告，書店就會吃上官司。邵祺邁也表示，當刑法235條被擴大解釋到無限上綱，出版體系也分不出違法的界限時。許多經銷商、書店為了害怕官司上身，慢慢養成見到黑影就開槍的態度；而出版社更會事先過濾內容。

邵祺邁表示，政府應該清楚規範分級法以及刑法235條的界限，讓出版社都有清楚的標準可以遵守，也不會衍生出出版社、經銷商、書店分級標準不一，銷售制度混亂的情況。而書店等經銷體系，也才不會因為害怕違法，扼殺同志書籍的銷售空間。

## 末班車C2 網路談性 同志大戰異性戀

作者：[史倩玲](http://www.lihpao.com/space.php?uid=1&op=news)

參考資料：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8419

【記者史倩玲台北報導】日前同性戀以及其他性少數者在BBS上的PTT性版發文，由於性版成員多是異性戀男性，因此也掀起大規模的同性戀與異性戀筆戰。參與其中的All My GAY成員顥中指出，這場筆戰引發了異性戀與同性戀如何共處的討論，也是可喜的現象。

同志發文引甲西之戰

這場筆戰的由來，是在同志大遊行過後，有人在性板上發表幾篇有關同志的文章，造成性版成員群起攻擊，而同志社群也不甘示弱反擊。顥中指出，後來筆戰延燒到Gay版，甚至演變成為相互洗版的局面，而BBS的鄉民更相互發動罷免性板、GAY版版主的運動。由於性版（暱稱為西斯版）與Gay版（暱稱為甲版）戰火一發不可收拾，還延燒到其他版面，網路上甚至稱這場筆戰為甲西之戰。

顥中表示，由於性版成員多是異性戀男性，因此當同志或性少數在性版上發文時，多以「滾回Gay版」之類的語言攻擊同志，因而引發一連串同志的回文反擊。而後同志社群又分為鴿派與鷹派，鷹派主張同志在性版也有發言並被尊重的權利，而鴿派則認為同志言論應該回歸Gay版。

同志跨界引發歧視

顥中指出，甲西之戰雖然只是虛擬空間上的筆戰，但其實反映出現實社會對於同志的態度。不少人不管是否支持同志，但都以一種「不要靠近我」、「不想理你」的態度面對同志。雖然社會氛圍看起來像是兩方相安無事，但太平的假象卻是兩者空間被分隔的結果。以BBS版上的生態為例，如果有同志有愛情方面的問題，上愛情版發言，通常不會得到善意的回應，只能在Gay版上抒發情緒。顥中強調，當同性戀跨界進入異性戀的空間時，其中的歧視與偏見就全部出現。

戰爭打入虛擬空間

同志諮詢熱線社工主任夜盲指出，同性戀與異性戀空間的戰爭從以前到現在多不勝數。最有名的事件就是1998年的AG健身房事件，就是因為附近住戶與店家不滿同志空間緊臨住家，因此警方方惡意臨檢同志健身房，並強拍裸照。夜盲指出，以往多是異性戀強行入侵同志空間，但甲西之戰卻是同志進入異性戀的虛擬空間，性質與以往的事件有很大不同。夜盲也強調，甲西之戰引發了同性戀與異性戀的對話，而不再是以前兩者不相往來的情形，因此這場筆戰其實具有相當大的意義。

顥中指出，雖然這場筆戰剛開始有不少不理性的辱罵，但經過一星期的筆戰後，已經開始出現理性討論的聲音，包括同性戀在異性戀社會中要如何現身，如何與異性戀者相處，異性戀者又要如何看待同一空間的同性戀等議題，其實也是一大進步。

不過顥中也表示，這場筆戰其實也可以發現異性戀對同志的觀感。不少人雖然表示支持同志，但只支持「去性化」的同志。社會可以接受兩個年輕男生唯美浪漫的一起喝下午茶，但卻不能接受同志也有「性」的事實。當同志的「性」被凸顯之後，反彈聲浪也就隨之而來。

先前發生的奇摩同志交友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顥中指出，以往不少同志在奇摩交友版面上進行交友活動，後來奇摩卻聲明，交友版面僅供異性戀者交友。因此同志社群只好轉往較為友善的蕃薯藤交友。當同志在公共空間被排斥時，只能在同志空間中活動。甲西之戰卻是同志第一次進入異性戀網路虛擬空間爭取權利的里程碑。

性別友善仍須努力

雖然性別友善空間這幾年喊的震天響，不過顥中也強調，在實際空間裡，如果有異性戀者侵害同性戀者的權利，往往需要權威介入保護，以免發生不幸事件。而在虛擬空間裡，同性戀者能在比較安全的環境裡，與異性戀者有言論上的碰撞，進而雙方找出共處之道。

夜盲也指出，很多年輕的同志，尤其是現在的大學生，可能認為社會環境對同志非常友善，不但同學都能接受自己的同志身分，也能有網路交友管道，實體空間也有如Gay bar等社交場所。但從甲西之戰就可以了解，當同性戀進入異性戀空間時，偏見與歧視並沒有消失。夜盲強調，同性戀與異性戀都得摸索出一條和平相處之道。

## 末班車C3 同志婚姻 別設性別框架

簡至潔、李韶芬

（簡至潔為婦女新知基金會祕書長、李韶芬為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成員）

施明德籌組的「台灣國民會議」日前提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競選政見，不但上街頭發出一萬張「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耶誕卡，並藉批評林瑞雄的言論「非常糟糕」，來建構其代言同志婚姻合法化議題的正當性。然而我們記憶猶新，施明德就在今年五月才以非常粗暴的方式公開要求蔡英文交代性傾向，何以大選當前，就開始熱情發贈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耶卡呢？從施陣營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主張中，我們或可一窺端倪。

施明德、陳嘉君主張，在法律最少的變動下解決同志需求，也就是直接修正《民法》第九八二條規定，納入「同性結婚應分別登記為夫或妻」。意即，當一對同志欲登記結婚，得先個別對號入座，區分誰「當」夫、誰「扮」妻，然後分別適用關於「夫」與「妻」的所有相關權利義務規定。然而，遍閱國外同性婚姻立法不僅查無此例，此主張更暴露出對於同志伴侶關係具體實踐認知的疏離與偏狹。儘管打著「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旗幟，實質上反而複製與強化了社會對於同志的刻板印象。

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伴侶盟）為了推動多元家庭法制化，積極研議十多個國家的伴侶制度與同志婚姻立法例，以審慎的態度於今年九月推出《民法》修法草案。伴侶盟主張直接修正《民法》，不是為了便宜行事，而是基於《民法》乃規範人民身分關係的根本大法，且伴侶盟主張應以性別中立的字眼（如「配偶」），取代《民法》中性別二分的用語（如「夫與妻」），正是因為僵固的性別角色二分不僅與同志伴侶關係的現實有違，同時更要進一步促進性別平權的目標。

在中立的「配偶」一詞下，締結婚姻的雙方，可以是一男一女，也可以是同性的結合，沒有任何一方需要被強制嵌入「男/女」、「陽剛/陰柔」的性別樣板，從而進一步打開與擴大性別社會角色與分工的流動可能。

「台灣國民會議」批判了林瑞雄的「同志異數說」，卻弔詭地成為其所主張「婚姻應由一男一女所組成」的信徒。也就是說，同性伴侶必須符合異性「夫 /妻」的角色規範才能結合。如此二分的性別刻板角色，早已是數十年來台灣婦女運動致力打破的教條。各國研究均指出，同志伴侶關係內的性別角色通常較為彈性，不固守「陰柔/陽剛」的性別二分框架，因此教養出來的孩子也較沒有性別刻板印象。

同志婚姻合法化最根本的理念，並非令締結雙方複製異性戀婚姻的性別角色框架，而是賦予每一位公民擁有選擇其伴侶與關係角色的真正自由，不因其性傾向或性別而受到任何歧視待遇。平權的精神，不可能投機地以為靠法律「最少的變動」就能達成，而是需促成「必要的變動」才得以實現。

我們認為，同志婚姻合法化的內涵不可能也不應該偏移性別角色的去刻板化、多元家庭的法制保障以及同志平權教育的踐履軌跡，更不該淪於政黨搶攻年輕族群選票的跳板。

## 末班車C3 同志平權 不能只靠婚姻合法化

【記者史倩玲台北報導】

美國總統歐巴馬日前公開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引發國際關注；我國許多性別團體也大力推行同志婚姻合法化的相關政策。不過，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王蘋卻表示，同志婚姻合法化並非解決問題的萬靈丹，也應思考其他途徑維護同志權益。

同志困境 異性戀也有

目前許多同志要求婚姻權，訴求重點大多放在醫療、保險以及財產等議題。例如，同志伴侶因為沒有婚姻保障，導致無法探視生病的伴侶，或是無法簽署手術同意書。而在保險與財產的部分，同志因也因為沒有婚姻權，無法將伴侶列為保險受益人，死後無法將多數財產留給伴侶。

王蘋表示，其實不僅同志有這些問題，許多異性戀也有同樣的問題。例如部分老人是跟好朋友住在一起相依為命，雖然沒有愛情關係，但同樣也可能面對生活伴侶無法進行醫療探視或做醫療決定的情況。王蘋指出，由於同志伴侶面臨的困境也很可能是其他人的問題，因此，應該先以法制面解決問題本身，而非用婚姻制度去解決如醫療、保險、財產等問題。

婚姻體制 問題叢生

王蘋認為，婚姻的本質就是一個讓國家方便操控的單位。一旦結婚，包括各種保 險、稅務等等，全部被國家視為一個單位管理。如果只用婚姻去解決同志伴侶間的生活問題，同志很可能會面臨因婚姻制度而來的各種問題。例如，婦女團體已經推動超過10年的通姦除罪化仍未成功，許多人也因為離婚法令規定嚴苛而程受無法離婚的痛苦。如果同志婚姻合法化，也意味結婚的同志將面對異性戀婚姻同樣的問題，如通姦罪或是無法離婚等困境。

婚姻在我國社會的意義，通常也並不僅僅是兩個人的結合。王蘋表示，就實際的情況來看，許多婚姻多半考慮到門當戶對，是家族間的經濟利益交易。沒結婚的異性戀也往往被社會歧視，如被稱做「剩男」、「剩女」。同志即使有了結婚權，婚姻的含意並沒有改變。到時候沒有結婚或無法結婚的同志，很可能也被視為「剩T」、「剩婆」、「剩gay」之類。

結婚並不是解決所有法律、醫療、財產問題的萬靈丹。王蘋表示，實際上，有許多與丈夫分居的異性戀婦女，不但面臨離不了婚的困境，在分居婦女需要醫療、保險時，也跟同志面臨一樣的情況，無法讓就近生活的朋友或其它伴侶有法律上的權力。也就是說，婚姻要能保障個人權益，前提是婚姻關係要非常良好。如果婚姻關係不好，一樣也會面臨各種權益上的損失。

王蘋提醒，同志爭取權益，可從問題本身上著手，利用法令直接解決如醫療、保險、財產等問題。如果僅用婚姻權去解決同志權益問題，很可能會面臨更大的挑戰。

## 末班車C4 Re: [心情]一位直同志參與遊行的紀錄。

作者: maylaw (討厭傲嬌) 看板: gay

我是一位常在板上閒晃的異性戀女生(也會到L、B、T板閒晃)，前七屆的遊行我都沒參加過，連駐點觀望都沒有。只因去年sex板上被所謂的「甲甲之亂」裡面那些歧視同志、異性戀自我中心的言論氣哭，深覺再不做點什麼就會因為跟他們同樣身為異性戀而感到可恥，所以去年就報名了遊行活動志工。

今年原本也只是打算遊行時去幫忙就好了，結果因為真愛聯盟的事情，我又因為同樣的理由報名了籌備志工。(跟遊行志工只要當天來工作的不同，籌備的工作時間是從6月到本週的感恩茶會結束)

我在遊行聯盟中處於性少數，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是LGBT族群，又數G族群最多(誰來告訴我為什麼？)，大家的遣詞用字、大家的話題都是平常異性戀者不會用的、不會講的。

初期籌備開會，在專心工作之餘，我也覺得我有些格格不入。那種心情有點複雜，

我不屬於這裡，我在這邊是性少數，有些用字我聽不懂。當大家把我看做拉子的時候我也都會猶豫要不要訂正，最後都還是覺得算了，這跟籌備工作無關。但我覺得大家都很可愛，待在這裡會覺得安心，這邊沒有人會像某些異男一樣地欺負我，我不用防範這裡的人會突然伸手彈我額頭、摟住我的腰、會在吃飯時把乘著食物的湯匙送到我嘴邊，嘴巴說我們只是好朋友(去你的好朋友！)。

沒多久後我私下跟我們組長說我是異女，他非常高興，然後就跟總召說了，然後總召在兩天後的籌備會上把我拉出櫃子了。當下有點囧，但又覺得鬆一口氣。我不用在瞞著三天兩頭都得見到面的夥伴，我可以被當成異女看待了，而不是拉子。這時候我可以理解同志想被看見、不想假裝的心情與應該被看見的重要性。

在籌備的這五個月內，漸漸地我不再覺得有任何格格不入的地方了，也真正地體會性別跟性傾向都不是人與人相處時該關注的重點，有什麼事情是異性戀者做就可以，同志做就該死的嗎？沒有！完全沒有！我也決定從這次的遊行籌備開始投身同志運動，我是直同志。我決定在面對每一個恐同者時，我要跟他們說：「我是同志，你有什麼意見？」

一直都有人問我，父母會反對我投入運動嗎？投入運動、加入同志陣營是我自己的決定，父母親友支持與否、反對與否都與我無關，我是這麼認為的。不過今年我看到我視如至親的兩位大學老師來參與遊行，這是他們首次參與同遊，看得出來是以行動來支持我、鼓勵我，我也能體會到為什麼大家會需要親友的支持了。

參與遊行的人數與志工人數每年都在增長，似乎讓人覺得有勇氣站出來的或願意支持的人愈來愈多了。在遊行圓滿結束的隔天，馬上看到國中生自殺的新聞....遊行聯盟的夥伴們都很難過，也有些灰心，覺得要走的路還很長看不到終點在哪裡。只能說如果能不斷的有新血加入，就算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我相信也會迎向好的結局的。

## 末班車C4 一個女同志人權鬥士之死

陳昭如（台大法律系教授）

就在各界紛紛悼念賈伯斯之死的時候，葆拉．艾特布立克（Paula Ettelbrick）因原發性腹膜癌過世的消息靜靜地躺在紐約時報的一角，但迅速地在同志與婦運界擴散，各同志人權運動團體紛紛發佈悼念的新聞稿，對她長年來在同志運動界的貢獻表示至高的敬意與感謝。

你或許對於葆拉的名字感到十分陌生，但可能聽過她所任職的第一個運動團體：浪達（Lambda legal），美國最著名的同志人權團體之一。為同志運動奮鬥了25年的她，是浪達的第一個專職律師，曾經擔任浪達的法律部主任、女同志人權全國中心的政策部主任、紐約最大的同志平權組織「帝國驕傲」（Empire State Pride Agenda）的立法顧問、全國同志推動政策中心的家庭政策主任、國際同志

人權委員會的執行長。她在過世前的最後一個工作，是擔任紐約的同志與跨性別團體「石牆」（the Stonewall Community Foundation）的首任女執行長。她也曾在紐約大學、密西根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校的法學院任教。這些顯赫的履歷不是虛名，葆拉在同志人權上的成就斐然，她在浪達期間讓浪達成為全美同志與跨性別運動的領導者，所協助塑造的訴訟運動策略，最終促使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將被用來懲罰同志的性悖軌法（sodomy laws）宣告違憲；她任職於「帝國驕傲」時，與當時的市長朱立安尼協商成功，在1997年制訂了紐約的同居伴侶法，是當時全美國各城市中對同居伴侶權利保障最完整的法律；她在全國同志推動政策中心的時候推動了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公眾教育運動，鼓勵同性伴侶在2000年的全國戶口大調查時陳報自己跟伴侶同居的狀態，讓該次調查中「未婚伴侶」的戶數比上次1990年調查時爆增了314％，也讓同性伴侶的存在成為官方統計上可辨識的數字。

我記得短髮的葆拉當年在性意識與法律的課堂上，聰明幹練又充滿熱情感染力的模樣。她讓人敬佩、也最具啟發性的，不只是在同志運動界有高度共識議題上的創意、洞見與行動，而且是她作為運動中少數但堅定的聲音：不像許多同志運動者極力倡議同志的婚姻權，她對於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運動策略有所質疑。葆拉在二十餘年前與同志人權運動者湯瑪斯．史多達德（Thomas Stodard）的一場有關

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著名論戰，迄今歷久彌新，雖然湯瑪斯已於1997年過世。她/他們都反對傳統的一夫一妻婚姻，但是湯瑪斯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而葆拉則持保留態度。

湯瑪斯認為，如果法律承認同性婚姻，就可以轉變傳統壓迫性的婚姻，讓婚姻具有新的意義。葆拉不同意這樣的看法，她認為婚姻有「常規化」的效果，同志要求結婚權就是在爭取變得跟異性戀一樣，要結婚成家、當個「正常人」，但是同志運動的宗旨應該是倡議同志可以活得像個同志，可以既保持差異、又不受歧視，而不是被異性戀給同化。葆拉說，「我是個女同志，我和異性戀女人有根本上的不同，這才是重點」。終究，她並不反對法律承認同性婚姻，但總是記得提醒陰暗的一面。

在美國乃至於全世界的同志運動中，葆拉的意見都是少數派，但是並不孤單。加拿大是全世界第三個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在2005年透過聯邦立法讓全加拿大各州的同性婚姻合法化，並且也承認同居伴侶的法律地位。在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前，加拿大也早就承認同居伴侶關係。這的確是同志人權的大躍進。然而，進步的背後隱藏著陷阱。婦運與同志運動中的少數人小心翼翼地提出謹慎的擔憂，一方面肯定這樣的發展有助於同志人權的保障，另方面則擔心以這種方式擴大法律上配偶關係的結果，是將同志伴侶「納入」原本就不平等的婚姻關係中，強化而且擴大了階級與性別歧視，因此主張保障同志伴侶關係的同時也應同時關照性別與階級的不平等。例如，依據加拿大的稅法，配偶一定要合併申報，而低收入的伴侶會因此必須繳交較高的稅；扶養配偶可以有減免稅額，因此鼓勵伴侶關係中有一方在家裡擔任專職照顧者，也就將國家照顧公民的義務轉化為個別家庭的私人負擔；加拿大沒有遺產稅，因此有龐大資產的伴侶可以在伴侶關係的保護傘下蒙受利益。於是，在稅法上承認同性婚姻與伴侶關係的結果，反而強化了新自由主義下的階級不平等，而且女人繼續承受不利，因為高比例的女人從事兼職工作，而兼職工作的人無法參加有租稅優惠獎勵的退休金計畫。女同志稅法學者因此質疑，官方在稅法上承認同性伴侶地位，有可能是用同志人權的表象來偽裝新自由主義的政策目的。對於同志婚姻可能有的保守效應，葆拉早已預見，並且也在加拿大得到例證。

賈伯斯與葆拉先後因癌症而死，離開人世的時候，都只有56歲。關於科技巨人之死，關於他所打造的蘋果系列產品如何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我們已經談論也頌揚了太多。關於女同志人權鬥士之死，關於法律人可以如何改變法律也改變社會，關於伴侶關係的保障如何同時促進性別與階級平等，我們思考也反省得太少。再見了，葆拉。但願這篇悼念你的文字，可以產生一些改變的力量。

## 末班車C5 與其同志議員不如彩虹議員

[宋竑廣](http://www.lihpao.com/space.php?uid=17&op=news)

資料來源：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98240

綠黨同事李盈萱決定參選之後，一方面因為周遭朋友質疑的關係，不時反省自己的能力，其中有個問題是：「當議員是不是要講話犀利、大聲才好呀？」言下之意好像是以洪秀柱、管碧玲這類有相當炮火的政治人物為從政標準，但我自己從未想像過一個好議員的好質詢該是那個樣子，馬上開了日本議員上川綾的官網給她參考。

驚人的質詢表現

上川綾是何許人也？她1968年生，身為政治家、作家，現任東京都世田谷區議員。無黨籍，只隸屬於「世田谷RAINBOW」這個派系。看到RAINBOW各位就要注意，很可能不是綠黨就是同志，果不其然是同志LGBT（性少數）的一份子：MTF男跨女的跨性別者。她是日本第一位出櫃的跨性別議員候選人，2003年在72位候選人中以第6位當選，2007年又以第2位的好成績高票當選。

「妳看呀，上面各類市政問題與質詢紀錄排得整整齊齊、琳瑯滿目的。」我指著上川綾的官網跟盈萱說，意思是內容比較重要。上川綾的官網很簡單，在議員質詢紀錄的部分按年份與類別排了一大堆資料，雖然之前沒怎麼觀察，但印象很深刻，大概是相較於台灣政治人物許多內容貧乏、不知所云的網站，只要有人能這樣羅列問政紀錄，就讓我覺得很棒了。

然而因為秀給盈萱觀摩的緣份，這次細看才發現，真是不得了。「這質詢內容也太夢幻了吧！」我對辦公室的同事大聲說道。我先是隨機地點到她質詢都市農地課長，關於有機農業認證進展的質詢稿，心想這種事可沒看過台灣有哪位議員會特別去追蹤的，我們好像只有財經立委，卻沒有以農業著稱的立委，也許有但媒體也不報吧！

接著上川綾的官網看到的就是不可思議的質詢題目了：活用防火樹種！上川綾跟區政府裡的綠色政策課長報告，關於她在鹿兒島縣官網所發現的防火樹種情報。她說有些樹種能夠阻止火災擴大、延緩延燒速度，或者阻絕紛飛的火星，這是日本自古以來就有的植物研究。關東大地震時，曾有舊式庭園因為有這樣的綠帶隔絕，在火災中保住了兩萬人的生命；相對的，距離該庭園兩公里遠，無此綠帶的另一處避難地，逃進去的4萬人裡有3萬8千人在一小時內罹難！

關注弱勢的細膩問政

由於上川綾官網的內容引人入勝，我在看了1、2個小時之後，除了前段所述的驚奇之外，真覺得她的問政非常細膩。光是類別就有失語症、聽障、視障、老年看護等弱勢內容，再閱讀其中內容，更是體貼入微，例如聽障者的手語翻譯服務、就醫、避難等，都讓我看到以前從未想過、但卻是十分必要的問題，像是：「發生災難時，如何誘導聽障人士逃難？燈光或是振動裝置？」「照胃鏡的時候，言語不便的聽障人士要怎樣才好反應不適，醫院做好準備了解的準備了嗎？」

也難怪，除了性少數相關部分之外，她的官網收錄了許多選民感謝的話語。曾經罹患過子宮癌的選民兼友人松原慶說：「像上川綾這樣，能夠敞開心胸，好好地聽一個人的話，並具有同理心的人，除她之外我找不到。」「對於癌症手術所造成的殘障、視障、聽障、育兒福利等問題，她都在區議會一項一項地積極追蹤。」看了真是動人，對比於台灣的我想也罷，這時候不要想起反例比較好，免得破壞了難得的政治美感。

艱辛的女性化過程

看到這裡，總讓人難免去揣測，上川綾為何能關心並追蹤著這麼多種弱勢議題。我想第一個原因是，上川先前在公益團體任職過5年，第二個原因可能是，經歷過變性手術的、試圖以新的性別身分過活的跨性別生命歷程。

1995年至2002年間，動完變性手術的她，因為相關法律尚未齊備，身分證上的性別欄仍是男性，而過著十分艱辛的生活。在身體的部分，為了女性化而承受不少苦痛，例如在雷射脫毛之前，受過電針脫毛那超乎想像的、讓人想哭叫的痛苦；做去除喉結手術之後，一時之間完全講不出話來，而且聲音變得更低，又造成新的困擾。雖說是物理上的手術，但身心都遭受了相當的煎熬。

而在社會面，則因為外表與身分證上的性別不符，租屋與就業遭受不少歧視或拒絕，加上手術費用，漸漸地耗光積蓄。許多跨性別要以避免填寫性別欄的方式找工作，就很難成為正職員工，當然也因為同樣的緣故，放棄申請社會保險。許多跨性別同伴因此經濟陷入困難，只能從事酒店小姐或性工作者之類的工作。她不平地寫道：「同樣要繳稅，卻沒有身為勞工的權利。」

比起這些艱辛，更讓人不安的是，每一天搭電車的時候，深怕一個喉結就被看穿原生性別，總會豎耳傾聽有沒有人說：「那個人是男的女的？」深怕至今為止的努力一瞬間就歸零，而總是低著頭。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往另一個性別的道路前進、跌倒、又前進、又跌倒……

看到這些艱辛，想想她之所以向市政府不斷要求高規格的無障礙空間，似乎有著異曲同工的心思。

「同志政治」家或同志「政治家」？

比較另一位著名得的多的同志政治人物，前日本大阪府女同志議員尾逵加奈子，上川綾所關注的議題豐富得多，或者說比較接近一般人對政治人物的期許。尾逵加奈子的官網幾乎都是同志事務，雖然理念上包括其他弱勢，但怎麼看都像個只做同志政治的政治家。

如前所述，上川綾所注重的議題比重，就跟一般好的政治人物一樣，當然對於性少數事務，她也出力甚多，否則就不會在政治旗幟上以「世田谷RAINBOW」為招牌了。和尾逵加奈子大不同的另一點是，她是選前就出櫃並且連任，而前者則是當選後出櫃，且之後不幸落選。顯然，在日本以性少數身分參選、從政不是不能，跟票多者則勝的規則一樣，只要你是個大家都認可的人。

同志政治家規劃

同前段所喻示的道理，我在想像綠黨的同志參選人時，也希望是不放棄同志身分，並顧及全體選民的需求。如果單打同志政見也不是不行，只是我比較認同的狀況是團隊戰，等於是結合不同領域的一組參選人，成為兼顧不同面向的專業市政團隊，那各自強調單一專長無妨。

不知道有沒有這麼巧，剛好綠黨的新北市參選人王鐘銘，就兼顧農業、聽障、同志三個領域，政見主打返鄉耕作與綠色經濟，主持聽障同志活動，然後是個帥氣的男同性戀。要再交集一下的話，就是他的上司、綠黨性別支黨部召集人宋竑廣，寫了很多跨性別文章跟辦了一些跨性別聚會，遙相呼應。

對弱勢而言，我覺得從政是其他自我認同的動作所無法比擬的。黑人平權走了許久，真的有一個黑人當上總統的那一刻，彷彿才讓人感覺真的平權了，好像以前的累積都還是不夠有說服力似的、還不是終點似的奇妙。

而在成為一個令人感動的同志政治人物之前，得先做個令人感動的政治人物。我好喜歡鐘銘的支持者Isaac Stein的一段話：「鐘銘的一個問題卻讓我開始認真反省這個問題（或者說，讓我開始認真將此現象視為一個問題來思考）。為什麼我從小所接受的教育，從來沒有把『務農』當成一個人的正常人生規劃的選項？」不管同志或綠色理念，上川綾和王鐘銘，都讓人有所啟發；是不是同志，都有一種覺醒。

翻轉邊緣議題

以前我在別的地方寫到，如果有人肯投票給同志色彩鮮明的候選人，那性別就至少與政治、經濟等主流議題平起平坐，主流化了；那上川綾的存在或王鐘銘如果當選，不就一次翻轉兩個弱勢議題，把同志跟農業給主流一些了嗎？

因為同志和公家機關的恩怨多半集中在台北市，是談同志政見最全面的地方。所以我本來是期待鐘銘能夠選北市的，可是政府幹出一連串如竹南大埔等的毀農惡行，又讓我覺得鐘銘選擇農業更顯得同志愛很大（去年同志遊行標語）。

上次綠黨選舉的口號是陽光進國會，這次不妨用彩虹進議會好了。看這沒有臉孔的國家，用怪手摧毀都市邊緣原住民的家跟農民的稻株，真是殘酷到不忍卒睹；縱使陽光繼續照射在滿目瘡痍的土地上，也還不夠；還需集中力量，需要眾人圍觀的景象，需要彩虹，我要彩虹。

（綠黨性別支黨部召集人）

註：鹿兒島利用樹木防火的說明網頁（日文）：<http://www.pref.kagoshima.jp/kurashi-kankyo/sumai/kankyo/hoshin3/theme10/273.html>

## 末班車C5同志，你為何要踏繪？

AD. Lin（作家、女同志網路廣播節目主持人）

參考資料：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8049

美國共和黨籍加州參議員洛依‧艾希本（Roy Ashburn）3月9日在KERN電台出櫃了。洛杉磯時報落了「反同志的同志參議員」（The gay anti-gay legislator）這標題，並在內文諷刺地說這是他的「播音放送告解」（on-air confession）。

整個出櫃的過程始於艾希本涉嫌酒駕前疑似去過同志酒吧，在週一早上接受加州KERN-AM（1180）電台訪問時，艾希本說他欠選民一個解釋，主持人英嘉‧巴克斯（Inga Barks）回答：「你要我問你……那個問題，還是你要自己跟大家說？」

「我是同志。這幾個字長久以來對我而言非常難以啟齒，但我是同志。可這是私人的事情而且……我覺得身為同志並不影響，也不會影響我做事的態度。」艾希本說，就這樣以聲音公開出櫃了。

艾希本會這樣說，是因為他在政治立場上一直反同志，不但阻擋反歧視法，也反對承認外州同性戀婚姻等等。他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為理由辯解，說他投反對票是為了選民。

這就是典型的「踏繪」（註），踐踏自己的信仰及自侮。或許對艾希本而言，因隸屬保守的共和黨加上選票考量，所以必須一次又一次地投票反對同志權益法條。美國全國福音協會主席賀格（Ted Haggard）亦如此，反同20多年後，在2006被踢爆是同志。太多反同志的權威或名人最後出櫃，無論是自願或不得不。

在台灣一但出櫃，極可能會造成工作不保家庭失和等負面效應，這的確是事實，也反映出台灣社會對於性別平權的努力太不夠。但我身邊有太多公開同志身分後根本沒事的例子。之前同事們邀約去唱歌吃飯時也會找我女友，也許可說是我們運氣好。我不解的是，為了不願意被發現自己的同性戀身分，不只否認，還擺出主動攻擊同性戀的姿態，深怕沾染同志二字上身，可這真令人心痛。畢竟要不要出櫃是個人自由，抵死否認別人也沒辦法，何須為了表態而踐踏蹂躪自己在感情性向上的選擇？

當時日本平民踏繪求的是活命，而這些政界宗教界人物踏繪，是為了維持在異性戀主流社會的權勢，一如許多藝人深怕出櫃就會失去粉絲與舞台。

身為平凡人的同志朋友們，你踏繪又是為了什麼？

註：德川幕府為了避免基督信仰在日本傳播，要求當時的日本百姓排隊執行「踏繪」（踩踏繪有耶穌基督或聖母瑪利亞的東西）。願意「踏繪」者無事，若拒絕踏繪，則判處死刑。

## 末班車C6一個酷兒，各自表述

王晧安

誰是「酷兒（queer）」？誰稱自己是酷兒？

他說，男同志是酷兒。他說，雙性戀是酷兒。他說，女同志是酷兒。他說，跨性別是酷兒。他說，愉虐是酷兒。他說，要夠驕傲與別人的差異是酷兒。他說，只要稱自己是酷兒就是酷兒。他說，不正常的異性戀是酷兒。他說，開放式關係是酷兒。他說，多重伴侶是酷兒。他說，家人戀是酷兒。他說，只要在性跟性別上很邊緣的人，都可以說自己是酷兒。

這是在臺灣很有趣的現象，很多人稱自己是酷兒。但，不知道也有很多人說自己是酷兒。自稱酷兒很開心，很爽。一個「酷兒」，各自表述。

因此，比起關注「誰是酷兒」，我更想知道「酷兒是什麼」？酷兒怎麼可以這麼沒有規範性？這麼多元、沒有邊界而生猛有力？

「酷兒」一向被認為是後現代的概念，或被認為是後現代女性主義重要的流派、概念。他說，酷兒就是同志。他說，酷兒是很具包容差異的能力的。他說，酷兒是拒絕被定義的。他說，酷兒一定要夠怪。他說，酷兒是超越舊有的性與性別模式與文化的。他說，酷兒的身體與情慾是不符合主流的。他說，酷兒是不穩定而且流動的，不強調固定認同的。

了解「酷兒」越多，我頭越痛。酷兒在不同脈絡下，各自被強調不同的價值。看似沒有固定標準，卻又有一堆標準。跟佛教禪宗一樣，明明說要「不立文字、不落文字」，結果生產出最多文字論述。

知道酷兒是什麼，好像跟誰怎麼說自己是酷兒，兜不起來。因為男同志、雙性戀、女同志、跨性別、愉虐、開放式關係、多重伴侶、家人戀、稱自己是酷兒的人也可以很不酷兒。

我再次從關注「酷兒是什麼」，變成「酷兒搞什麼」？怎麼會這麼矛盾、衝突？從指認誰是酷兒，酷兒是什麼，到關注「怎樣才夠酷兒」？

Queer原本是怪胎、變態的意思，拿來罵人是「性變態人渣」的話。戲耍、搞怪的酷兒，顛覆了「queer」變態、怪胎的本意，用來當作受性別常規壓迫或排除社群的代稱。強調在「正常」、「一般人」的社會中，各種不同，各種差異被視「不正常」、「很不一般」。

小芝說，她認同自己是雙性戀，是因為讀了「變態心理學」，了解到受男生和女生性吸引叫雙性戀，而產生對雙性戀的性傾向認同。小茲說，他從亂倫的概念中，了解到奶奶對他做的事被稱為亂倫，但他是如此愛他的奶奶。小惠和男朋友做愛了，他們都未滿18歲，後來有人告訴他們違法了。

對各種性與性別議題上邊緣、底層的人來說，在生活、身體中一直發生的情感，原來是被社會認為是「變態」的。這該如何是好？但情感與經驗告訴我們，我們就是這樣的「變態」，又該怎麼辦？

我們是不是就這樣，驕傲於自己的「獨特」？驕傲於自己與主流的不同？這樣就夠「酷兒」了吧？那這樣說來，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是酷兒，也可以很酷兒。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很不一樣啊，都會有和主流想法不一致的時候，我們都可以很酷兒。

如果只是這樣，那酷兒其實很「現代」，只要自傲自己與別人的差異，就可以說自己是「酷兒」，酷兒是這樣子嗎？

## 末班車C6 酷兒搞怪見怪不怪

王晧安

只要自豪自己與別人的差異，就可以說自己是「酷兒」，是這樣子嗎？

在俗民的用法上，這樣說沒有錯，也很足夠了。之前蔡康永「娘字不是罵人」的辯論，就呈現這樣的酷兒精神，顛覆「娘」的負面意義，試圖扭轉解釋為正向、值得推祟的概念，也因此創造「娘娘駕到」這樣特殊的綜藝談話節目。

就因為對於這些「很不一般」的「一般人」而言，這樣的顛覆是很具意義的。但顛覆的效果如何？這是值得質疑的。「娘」真的不再被用來當罵人的話嗎？一堆人稱自己是「酷兒」之後，承認自己與別人不同，跟「同志驕傲」有何不同？

當各種性／別多元、性／別差異、性／別邊緣走上街頭，訴求被看見、被正面對待，同時是否看見其他性／別差異、性／別邊緣者？還是只看見我們自己的不同而已？

顯然，只看見及驕傲於自己與別人的差異是不足的。除了看見自己很不一樣，更要看見每個人都很不一樣才行。不然也不過只是個人、主觀主義、去脈絡的「現代性酷兒」，這樣的酷兒一點也不多元，只看見自己與所隸屬社群的自我中心主義。

因此，酷兒，不僅是受到異性戀霸權的性體制所壓迫的性與性別邊緣的一群人，這不只是身份的問題，更不只是以邊緣者自居，自豪於自己的差異而已。能夠接納自己與別人的差異的人，更接受每個人的差異與多元，是跟全世界的主流、中心價值作戰，與世界為敵，卻與全世界每個獨特、獨一無二的人為友。

酷兒的野心很大，酷兒很貪心地想含納所有人的經驗，尤其是性與性別邊緣弱勢多元差異的經驗。但這樣的經驗、概念，是難以簡化與簡要描述的，更不可能一下子用「酷兒是什麼」，與其在乎包括什麼，酷兒更在乎什麼是被異性戀常規「排除在外的」，酷兒不喜歡各種「中心」，包括男性、異性戀、單性戀、白人、主流人種、主流語言、主流階級、西方、北方、成人中心……，公開向所有中心開戰。

酷兒不但變態偏差不正常，不是正常的同志，更不只是同志。

更詭異的是，這難懂又難搞的酷兒竟是西方、白人、中產階級的學術產物。因此也成為台灣一些同志研究、性別研究者喜歡放在嘴邊的玩物。好像用「酷兒」就很時尚，有些人卻認為「酷兒」就只是同志的集合名詞，做研究要用酷兒理論、酷兒研究法，字裡行間看不到一點酷兒精神。

隨便抓酷兒的一兩個概念，就說是酷兒。做男同性戀研究，說是在做酷兒研究。研究關注明明很單一、二元、學術主流，卻說自己很酷兒。連酷兒都不酷兒了。「酷兒」不過是學術市場中被消費的時尚概念而已。

事實上，酷兒的確是消費主義式的自由意志論，性與性別被視為人類的附加物。不期待酷兒有一個固定、先存的概念，建議我們從各種豐富的認同、豐富的身份、豐富的經驗中，精挑細選出混合的屬性，不斷地引用與玩耍。但要看見多元豐富的選擇，然後重新精選組合談何容易？

酷兒實在太搞怪，有趣好玩，真的很難搞懂。學術性的說法，常被認為混雜、難懂、抽象，俗民簡化的說法，又太簡化而不多元。管他的酷兒，繼續惡搞酷兒吧。

## 末班車C6 [什麼是酷兒？] Ⅰ 酷兒啟示錄 小小酷兒百科

作者：小媚

[轉載自　《酷兒啟示錄》．紀大偉主編　９７年　元尊文化]

「酷兒」是「queer」的翻譯，可是「酷兒」並不等於「queer」。

先說「queer」。以美國為例：同志不要有白老鼠色彩的「homosexual」 之後改稱自己是「lesbian」或「gay」，在六、七○年代以來也發動了不少冠上「lesbian/gay」之名的人權行動。不過，「lesbian/gay」通行一段時間之後，有些人發現這兩個詞（以及其觀念）的疏漏：有人覺得，「lesbian/gay」好像比較是在指稱白種的（而非有色人種）中產階級（而不是比較沒錢的人），而且不能顧及雙性戀等等。於是，反省的聲浪出現，有人要求改用「queer」這個字來取代「lesbian/gay」(「queer」可以指女性也可以指男性），因為她／他們相信「queer」才可以顧及同志之中的差異性。「queer」這個詞引起爭議，一方面因為它質疑了「lesbian/gay」，另一方面因為它「出身微賤」。「queer」本來是用來罵同志的話，帶有「性變態人渣」的侮辱意味。那麼，為何要用這個傷人的詞來稱呼自己人？原來，是要發起「詮釋權之戰」：任何一個詞的價值都是人所賦予的，一個被人罵臭的詞有朝一日仍可能脫胎換骨，如果有人著手去改造它的話。為什麼「queer」一詞一定是個詛咒？垂新詮釋之後，它也可以很炫。（同理，「娘娘腔」「女性化」為何就是詛咒呢？）「queer」一方面強調每個同志之間的差異性，一方面強調扭轉詮釋的可能，於是就在語言領中大顯神威。

「queer」進口至臺灣之後，逐漸出現了「同志」，「怪胎」，「酷兒」等譯法，不過各和「queer」一詞的「原意」有點縫隙。「同志」強調「同」，「queer」強調「異」，自然不可等同；「怪胎」具有「queer」理論中的捉狹靈活，可是它不像「queer」一詞帶有挑釁氣質。在臺灣語彙中，有沒有什麼字詞提原本用來罵同志，現在卻可以用來給同志所用的？好像沒有。既然不能意譯，只好音譯為「酷兒」；一如「同志」難以意譯為英文，只好音譯為「tongzhi」。不過，音譯之後的「tongzhi」是個等待填空的字，「t-o-n-g-z-h-i」這幾個字母在英文中本來提串不起任何意義的；音譯之後的「酷－兒」卻不然：這兩個平來素味平生的字湊在一起的時候，並未完全安靜地等待註。由於「酷」一字在臺灣文化中早有「年人桀傲不馴」的意味，因此「酷兒」一詞自然也就予人類似的聯想：戲耍的，叛逆的，青春的，性文化多元的。這個詞也可以當成形容詞來用：比如說「酷兒的閱讀」，就是指一種活潑調皮的解讀方式，在一些本來以為沒有妖氣的作品之中讀見同性戀的氣息。

在中文裡，的確難以找到一個字讓「queer」投胎轉世，不過「酷兒」等（誤譯的？）詞至少提供了一個中英對照的機會。

「酷兒」和「同志」等詞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如果說「queer」質疑了「lesbian/gay」，是否翻譯之後的「酷兒」就必然挑戰了「同志」？看來好像如此，可是又不盡然。因為「酷兒」不是「queer」的百分之百的翻譯，「同志」不是「lesbian/gay」在語意上的全權代理人－－在運用這些詞語的時候，要思及詞語的出處：英文世界和中文世界各有不同的語言情境（context），美國同志運動打了幾十年，臺灣卻至直九○年代才有動作，我們有多少的歷史厚度可以用來作為反省的素材呢？「queer」和「lesbian/gay」在英語社會的張力，並不等於臺灣版的「酷兒」和臺灣版「同志」的關係：強調「異」的酷兒和要求「同」的同志其實在臺灣並存，有時愛恨交織，但更常相濡以沬，也就是雜交。

妳／你可以是個「同志」，也可以同時做個「酷兒」。

## [什麼是酷兒] Ⅱ 酷兒啟示錄 酷兒論-思考當代台灣酷兒與酷兒文學/紀大偉

[轉載自　《酷兒啟示錄》．紀大偉主編　９７年　元尊文化]

　　在座談會或媒體錄音錄影鎮類的場合，節目主持人經常以「酷兒作家」之類的稱呼套在我頭上－－妙的是，該位主持人往往會接著問我：「『酷兒』是什麼？」

　　這每每讓我納罕：如果「酷兒」的定義不為人知，怎會用這個詞來定義我呢？

　　「酷兒」和許多八、九○年代出現的新鮮辭彙一樣，雖然人們說不出它的意義，卻照樣讓它存活甚至流行－－公車車廂出現「酷兒內褲」的廣告，電腦網路裡推銷的色情光碟叫成「酷兒光碟」。

　　溯想一九九四年，洪凌、但唐謨和我參與編輯《島嶼邊緣》季刊的「酷兒專輯」時，應沒想到酷兒的生命竟如此流變。

「酷兒」不等於「ＱＵＥＥＲ」

　　當時台灣的文化情境裡，已經出現「同志」和「怪胎」等等用來取代「同性戀者」的詞語。不過「酷兒專輯」仍執意啟用中文字典裡完全沒有的新詞，以便描述某些和「同志」形似、卻仍有所羞異的炫惑和慾望。

　　正好，九○年代起續引進台灣的「Ｎｅｗ　Ｑｕｅｅｒ　Ｃｉｎｅｍａ」展現了上述難以明確描述的差異性：在賈曼(Derek Jarman)的《愛德華二世》(Edward Ⅱ)，湯姆．凱林的《意亂情迷》(Swoon)等等影片中，可以看見「某種」同性慾望的狂野不羈，大大不同於平時在台灣看見的同志形象。於是我們借取英文裡「queer」對於「lesbian & gay」（女、男同志）的反思，並為「queer」找了一個搞怪挑釁的俏皮譯名，「酷兒」。

　　後來每當別人問起「酷兒」的身世時，我就提出當時翻譯的想法－－彷彿，這樣就楚解釋了酷兒是什麼。我慢慢發現，這種說法在試圖定義酷兒的過程中，也曝露了破綻。有兩種質問和我發現的破綻有關；我要對這兩種問題加以回應－－在回應的過程中，酷兒的妖性可能更容易揣摹出來。

　　我聽到的第一種質問是：中文的「酷兒」是「ＱＵＥＥＲ」的忠實翻譯嗎？

　　有人覺得酷兒並不貼切：就英翻中來說，「queer」這個字在國外本來是用來罵同性戀的粗話，後來被同性戀人士挪用，可是「queer」的詛咒色彩並沒有在「酷兒」上頭充份還魂。就中翻英而言，中文「當兒」在台灣引發的酷炫想像，也很難譯回原來的「queer」。

　　而我現在的回答提：的確，酷兒並非全然等於「queer」－－雖說前者是後者的翻譯。不過我也要指出，恐怕也沒有其他中文詞語可以「全然忠實」譯出「queer」－－因為「queer」一詞出自於英美社會的慾歷史，既然台灣有同樣的文化脈絡，也就養不出「queer」這個字；如果真要翻譯，譯出來的結果就一定和原版的不同、必然沾染本地的色彩。酷兒一詞雖然靈感來自「queer」，然而血肉卻是慢慢在台灣生成－－也就提說，它是個文化交匯下的「雜種」。

　　這個雜種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對「原版的「queer」表示出亦步亦趨的忠實；雜種之中的血液絕非僅只來自個源頭。酷兒就是混血之後的新品種，至少要同時面對兩回事：一方面要和「queer」交叉對話並持續接受外來刺激，而一另一方面也要書寫在地的歷史。

　　雖然雜種化的酷兒在台灣的流傳路徑有點傳奇，甚至如前所述進入商場；但，讓這個新詞在本地狂肆旅行，釀出歧義，倒也無可厚非。畢竟只有活的字詞才為人所用；堅持潔癖的語彙反而要面對衰亡。

什麼是「酷兒」？

　　第二種質問，聽起來更尋常，卻更是棘手：「酷兒」應該是什麼樣子？－－延伸出來的問題是：「酷兒文學」應該展現什麼特色？

　　人們面對新詞時，往往急於詮釋，並賦予清楚定位。於是我聽聞有人說，酷兒文學就是以同性戀為主的性戀態科幻小說或（或恐怖小說）。而早先，我也曾有自限想法，在寫小說的時候邊寫邊問自己：把酷兒寫進去了沒有？－－後來才發現，這種汲汲定義酷兒、讀／寫酷兒的信念，就像頸子上的繩套圈，越躁動就越難扭脫，徒使腦部缺氧、視線模糊。

　　現在我認為，酷兒文學未必要動用太空船或古希臘之類的奇幻場景有必要呈現性虐待等等奇觀－－至於酷兒人種，也未必身穿皮衣鐵鍊之類的奇裝異服，情慾行動反而可能清淡甘醇。特技表演不是酷兒和酷兒文學的必備要素。

　　但是－－如果連以上這些容易辨識的特徵都未必能夠定義酷兒，那麼又該如何指認酷兒呢？

　　在此，我想提出一種弔詭的「定義」：

　　酷兒提拒絕被定義的，它沒有固定的身份認同。

　　但為了權宜之計，我仍要試圖為酷兒捕風追影。我要從「身份認同」(identify)下手：同志主張身份認同，但是酷兒卻加以質疑。

　　身份認同這個關鍵詞，指的是自己可以和他人共享的特徵：個人可以藉著認同去和群體產生關聯；群體也可利用認同之名去集結分散的個人。認同可以讓個人產生信心和歸屬感，讓群體發揮團結之力－－也因此，同志運動主張同志認同，正如國族運動要動用國家認同。在這個傾銷異性戀認同的社會中，同志運動另外打造出來的同志認同讓許多人有了另個選擇，另一個家。

　　同志認同強調了同志之間的類同之處：在認同的大傘之下，每個同志都有相似的經驗和歷史。認同邏輯在政治運動的萌芽階段，具有凝聚人心的奇效，但是在接下來的階段就會出現副作用－－因為認同在強調同質性的時候，很容易就忽視了群體之間的差異性。在都有同志認同的一群當中，並非每個人都過著理所當然的同志生活：有人是雙性戀，有人愛上家人，有人易裝，有人變性。所慾所為是四處亂竄的，很難以單種認同是加以統一。

　　也因此，在同志主張認同的時候，酷兒卻對身份認同丟出問號。　　酷兒不相信單純的認同。在上述的電影《意亂情迷》為例：片中男同性戀情侶為了找樂子而濫殺無辜－－其「酷兒／queer」之處，並不在於暴力，而在於跳脫乖巧守份的美國男同志認同標準。酷兒的呈現（representation，如電影和文學）之所以經常出現情色以及暴力，都是為了要說出「同志認同」以及「異性戀認同」無暇顧及的部份；重點在於標準之外的異質聲音，變態大觀反而可有可無。也因此才可以解釋，為什麼印度籍女導演怕爾瑪(Pratibha Parmar)的影片《極樂》(Khush)中沒有情色與暴力，卻也非常酷兒：因為《極樂》在白人世界中呈現了白人認同之外的南亞，也在印度社會中展示出與國族認同齟齬的同性戀。

什麼是「酷兒文學」？

　　「酷兒文學」作為呈現刁蠻酷兒的方式之一，自然也就難以簡單定義。不過為了方便討論，我仍要大膽勾勒它的特徵。

　　酷兒文學的第一項特色就是，呈現身份的異變與表演。為了挑逗固著的身份認同，酷兒文學經常出現身份不明確的角色，可能非女非男，甚至既人又妖。洪凌小說中的吸血鬼，穿梭人間與鬼界；邱妙津《鱷魚手記》的女同性戀扮演鱷魚，戲謔又悲怨；扭作《膜》之中的「生化人」（即複製人）明喻了身份認同並非先天而是人造。此外，酷兒文學也偏愛採用難以辨識的敘事聲音，敘述本身成為表演。邱妙津著《鬼的狂歡》中的＜柏拉圖之髮＞以及林裕翼著《我愛張愛玲》中的＜白雪公主＞都在玩弄敘述的聲音，讓人一時難以分辨其性別及性慾。

　　酷兒文學的第二項特色，即呈現慾望的流動與多樣。既然身份可能異變，慾望也不再安份。董啟章的《安卓珍尼》顯示女性慾的曲折游移，陳雪著《夢遊1994》的恍惚情境體現多元的性愛可能，邱妙津《蒙馬特遺書》途述者朝向多方迸發的狂戀（不限於性別或種族）。酷兒文學之中與性遊戲相隨而至的，還有對於既有規範的不滿。

　　上述兩項特色可以說明，為何科幻小說和恐怖小說是酷兒文學的常見形式、為何性愛實驗是酷兒文學的慣有元素－－因為前者的形式可讓身份流動方便呈現，而後者的血肉比較容易展示慾望的繽紛。但若要說上述形式和元素是酷兒文學的必備材料，而而就限制了酷兒的空間。

　　除此之外，在台灣時空下，性政治的批判可說是酷兒文學的第三項特色。在英美脈絡中，同志運動具有幾十年歷史，「queer」文學之前就已經出現無數同志文學，政治性的議題早已密切談過；然而在台灣，在酷兒文學出現之前，並沒有深厚的同志運動史為它撐腰，可做為基礎的本地同志文學傳統也很稀薄，酷兒文學也就不會自顧自地嬉遊，而無視於書房之外的蒼涼－－於是，酷兒文學也經常展現了對於既有性政治環境的不滿。張亦絢發表在《聯合文學》的＜淫人妻女＞表達了憤怒，邱妙津作品中的性政治批判也呼之欲出。

酷兒vs.同志

　　或許已經有人發現，無論是西方「queer」或台灣酷兒大抵都在藝文呈現形式之中現身，而非走上街頭進行同志運動。

　　關鍵仍在於身份認同上頭：同志運動需要糾結眾力，尋求團結，因此要以認同做為訴求；「queer／酷兒」思考要跨越認同，因此在鼓勵想像的藝文形式中特別容易施展。

　　不過話說回來，同志和酷兒的關係究竟為何？

　　早有人指出，酷兒在台灣現身，是一種「時代錯亂」－－在英美文化中，「queer」的出現，是為了要檢討反省歷時數十年的同志運動；然而在台灣，同志運動才剛冒出來，卻隨即登場。英美文化中的同志和「queer」有時間先後之分；在台灣，是否也該講究順序，先演練同志一段時日之後，再談酷兒？

　　然而我卻認為：此時去談論同志／酷兒孰先孰後，已經沒什麼意思－－這兩者的並存，早就是既存事實。甚至，在我們的文化情境中，有些人身為同志，也同時是個酷兒－－同志和酷兒有時候就在同一個人身上重疊。

　　當前思考的重點不如說是，如何讓兩者充份對話。

　　原則上，同志主張認同，酷兒懷疑認同，兩者乍看之下似乎互斥；在台灣，兩者卻又互補的必要。在同志鼓吹認同的過程中，酷兒可以催化出認同的多元，同志認同的內容會因而更活潑豐富，如此的身份認同才是活泉；而在酷兒質問認同的路上，也要運用策略，靈活採取某些認同，才能和各種社群對話，而不致於脫離在地文化。

　　台灣的同志和酷兒或許未必睡在同一張床上，但經常一起牽手巡遊。許多同運動人士已經開始觀注差異性，酷兒也知道適時站在某些身份認同的位置上。

　　酷兒無形無狀，但策略性地讓它具體現身　，它才能進而登入我們的語言和行動。一如後殖民理論家史畢娃克(G. C. Spivak)所說，要「策略運用有益的本質主義」("strategic use of a positiveessentialism")。上述對於酷兒和酷兒文學的定義，即是權宜的，也是暫時的－－酷兒和酷兒文學不會乖乖守在定義的圈圈裡，很有可能翻牆出走。不過，如果酷兒果真逃逸，反而讓人欣慰：因為這就表非絕非奄奄一息，反而生猛有力。

## [什麼是酷兒] Ⅲ 酷兒理論與政治 什麼是酷兒？/卡維波

【本文由王振圍摘錄自《酷兒理論與政治》．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約摘錄了二分之一強。】

酷兒的身體和性慾抗拒主流的性別標準／性道德

　　什麼是酷兒？教科書式的用法是泛稱同性戀、雙性戀、脫軌踰越的異性戀（transgressive heterosexualities）以及跨越性別者（transgender）。所謂跨越性別者則包括了變性者（transsexual）、反串者（transvestite）、反串秀者（drag）、異服者（cross-dresser例如女著男裝，未必反串）、交叉性者（intersexual，俗稱陰陽人）等。但是僅從列舉人種的方式來理解酷兒，可能反而背離了崇這種思維與情感。

　　相對於1970年代崛起的西方同性戀解放運動，在1990年代西方出現的「酷兒」可以說是新一代的同性戀運動，但是這個運動的卻企圖超越同性戀固定角色和身分，也企圖超越舊有的性模式和性文化。曾有人說「酷兒是身體和性慾不符合主流的性別／性的標準」。由於酷兒深受後現代、後結構、後馬克思主義等思潮的影響，酷兒也不信任同性戀解放運動中一些和現代性密切相關的概念，酷兒可以說是一種「後」同性戀解放的運動。但是這樣的酷兒和未曾經歷同性戀解放運動洗禮的台灣可以發生什麼樣的關係？酷兒是否像「本土／外來」二分論者所指控的那樣只是「從西方進口的異形」，還是台灣也有酷兒的本土前驅？酷兒在台灣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為什麼台灣沒有Queer？

　　首先，英美等國的同性戀運動已經有頗長的一段時間，雖然因此使得反對同性戀的社會心理蓄積了更多的敵意，使一些辱罵或歧視同性戀的字眼更加公開且擴散（像Queer, fag, faggot, homo, dyke等），但是也使許多同性戀者從運動中獲得自信與力量來對付這些敵意。這就是為什麼很多英美澳的同性戀者可以把一個原來充滿敵意、而且是侮辱同性戀的稱謂「Queer」，用來稱呼自己，而不在乎自我醜化。台灣的同性戀運動起步不久，反同性戀的語言和態度沒有在檯面上與運動針鋒相對，即使台灣的同性者有足夠的力量和自信，不在乎自我醜化，但是能否找到像「Queer」，這樣適合的轉化字眼，也是個疑問。（在這方面，我認為「變態」一詞可能是唯一較適合的字眼。）

酷兒不是正常的同性戀，是變態偏差的同性戀

　　Queer的挑釁式現身策略有其揭露並抗拒異性戀體制的重要作用。因為「現身」總是以一定的階級、種族、年齡、性別、性偏好、性態度的面貌現身，而以什麼樣面貌現（好男好女還是妖魔鬼）則會對異性戀體制有不同的衝擊和影響。由於台灣有現身（coming out）的困難，因此以什麼面貌現身（coming out as what）就面臨了更大的壓力。如果用清純的學生證和高級的文學藝術包裝，並以可被主流社會接的一對一、忠貞愛情、性道德的同性戀面貌出現，那麼壓力就會相對的小。可是，如果以公廁、三溫暖、第三性公關、童性戀（戀童）、酒吧一夜情、軍隊同性戀、愛滋病毒、肛交、假陽具、拳交、SM虐待戀、戀物、群交、濫交、設計搭訕惑異性戀、色情影視圖片、花心、反串、通姦、亂倫等面貌現身，就會面臨強大壓力。這顯示台灣社會形態有強大的壓力要儘量收編並侷限同性戀進入現有的性道德秩序中，也就是在對現有性體制動搖最小的程度之內容忍同性戀－－容忍是有限度的。

Queer／酷兒是什麼？酷兒是關乎「性」的、也關乎性之後……

（about sexuality and beyond）

　　首先，Queer／酷兒總是自居於邊緣的、另類的次文化位置，並且拒絕被主流文化所同化，堅持自身的另類性格，這是大家熟悉的。但是酷兒並不因為抗拒同化而走向國族主義式的排他路線。例如，一反過去同志運動對於雙性戀、反串、變性等的排斥，酷兒的架構反而將這些邊緣性愛視為反對異性戀體制的同盟軍。（在英美激進的Queer政治盛行的許多領域中，雙性戀與同性戀幾乎都是並列的，像Lesbigay這個新造的字，就正是為了表達同／雙性戀一夥的概念）。

　　像這樣的一種酷兒架構或政略，其實是自覺的把「同性戀」（homo-seuality）放在更寬廣的「性」（sexuality）範疇內。正如視障者為了視障歧視進行徹底的抗爭，把自身放在「殘障」這一範疇內，積極分析殘障的社會建構下，何者被建構為「殘」、如何建構？哪些主體因殘障建構而被歧視？視障本身的差異（弱視、近視、夜盲等），或者肢障、智障、聽障、語障、腦性痲痹、文盲…這個被建構的主要社會範疇或領域，探究其中自主運作的權力／文化羅輯、呈現（representation）知識／權力的連結運作形式、以及各種性的差異與結盟之可能。

　　更進一步來說，面對性體制內嚴厲而多向之情慾階層（strarification），酷兒認為同性戀的抗爭不能只限於在利益結合的思考下「聯盟」其他同樣被壓迫的下層情慾，而必須更積極的根本思考情慾的流動與可塑性，也就是性的社會建構性質。

　　換句話說，異性戀和同性戀（或者任何一種性慾望）都具有社會建構的性質，並不是永遠固定的，但是性壓迫體制卻要把情慾固定化、自然化、規範化，以便穩定其所制定的高低階層以及其中的權力不平等。酷兒因此要不斷超越被固定、被本質化的情慾，所有的情慾規範、情慾差異都要被不斷玩顛覆諧擬和踰越－－有些酷兒不但踰越異性戀的規範或常態，甚至踰越「正常」的同性戀、逃逸同性戀的規範（例如女同性戀選擇變成男人、著軍裝、刺青穿洞、拳交和男人上床、無節制的飲食發胖、練健美身體、賣淫等等）。同理，酷兒運動不但包含同／雙性戀、變性、反串等等，也對色情材料、性工作、童性戀（跨代戀）、虐待戀等等情慾模式抱持接納或互通聲氣的態度。

　　這種開放態度是一種基本的酷兒精神。酷兒從和愛滋議題有關的直接抗爭行動中發現，對情慾或性抱持正面肯定（"sex positive"）的態度，對於同性戀抗爭是很重要的；因為，對身體、對性持負面態度的性文化，正是同性戀遭受歧視的重要因素之一。「否性」（sexnegative）或「懼性」（erotophobia）文化很根本的對性抱持負面否定的態度，例如青少年要是有很多性活動，大家直覺就會覺得這不是好事，一定會有問題或者會產生各種副作用，甚至惡果，須要先確明它有什麼「好」才能勉強加以考慮。可是，青少年若是有很多閱讀教科書的活動，大家就直覺的把這當作好事－－雖然閱讀也會有副作用或產生惡果。這種基本價值觀上的深刻成見，把性及其各種面向都視為高度可疑，需要時刻監控管理及懲罰，而在遭遇愛滋議題時則用天譴之類的說法表現出最大的尖酸刻薄和幸災樂禍，充分暴露異性戀性體制對異己的敵意。這種「否性」的氛圍對酷兒而言當然是極端不利的，因此，為了發展一個肯定並支援情慾（sex positive）的文化，酷兒在各種同志遊行中開始展示身體、展示情慾、展示色情，毫不在意主流文化對酷兒「太露骨（不含蓄）、色情、不堪入目」之類的批評。說白一點，酷兒要徹底改變性文化；性就像讀書或其他正面積極的活動一樣，必須被直覺的肯定；性是好事。這個態度在台灣的「否性」中是急切需要培養的。

　　所以，酷兒的抗爭不僅僅是爭取同性戀與異性戀的平等、爭取自身情慾階層中更佳位置，而是要徹底廢除情慾階層本身，使情慾或性不再有高下好壞之分、或正常／偏差之分，同時，酷兒要根本的質問什麼是同性戀、異性戀，根本的質疑同／異的二元區分是否成立、是否同時抹煞了廣大性世界中的各種性差異。酷兒是性之家族，是色情國族（obscene people）。（挪用「國族」二字，是酷兒對目前台灣國族政治的介入，要把國族論述酷兒化（queering nation），但絕不是國族主義式的固定本身的認同並且和其他認同隔離。）

不以悲情妒恨來壯大自己（self-empowering）的酷兒

　　壯大弱勢者和擺脫受害者心態當然不是酷兒專有的主題，而是當前所有社會運動的基調，而這個基調則是從反本質、反固定認同、反絕對的二元對立而來。因為在「我們」（受害，因此全善）與「他們」（加害，因此全惡）的絕對二元區分之下，我們受害者是不可能歡樂的，是不可能有力量反擊的－－因為，如果我們有力量而是歡樂的，那我們怎麼會是受害者呢？－－而在二元對立的受害邏輯的思考下，那些在現實體制夾縫內流竄、違反道德秩序、卻因此可以歡樂愉悅甚至有力量反擊的弱勢者，就被視為體制的共犯、被洗腦的內奸，而不是新抗爭力量的資源、新的可能選擇出路。換句話說，二元對立的固定認同區分固然在某個程度上開啟和培養敵我意識，但卻也同時扼殺了歡樂愉悅（而非妒恨）中壯大自我的道路，排擠了那些不以自義和悲情為抗爭基礎的主體。

台灣酷兒性革命的三個戰略高地

　　酷兒queer政略中露骨且踰越的「性」又如何在台灣情慾土壤得以生根呢？台灣的酷兒在發展多元（變態偏差）情慾、肯定並支援情慾時，也因為90年代興起的女性慾解放運動而得以較自在的展現同性情慾，當性話題不再禁忌，性呈現或所謂色情材料（pornography）較有正當性時，同性情欲也可以較自由的以文字或圖像出現在大眾面前。90年代台灣性文化的丕變是酷兒發展的因緣，也會因為酷兒的發展使得台灣的性革命更為深化與擴大。

　　在目前台灣的性戰場上顯然有三個戰略高地，這是台灣情慾上層和情慾沙文主義力圖鞏固的集結點，也是他們反挫台灣性革命的基地，因此，酷兒的介入干預將影響台灣性網絡的壓迫狀態。

第一，青少年的性權。酷兒必須堅持「性」（包括同性戀）是正面的

 好事，是值得做的、有價值的好事，故而青少年情慾也當然應該

　　被鼓勵。就像工業革命以前的時代，青少年普遍發生性事，應當

　　再度成為人類社會的常態。青少年的性自主權，也就是青少年（

　　和成人一樣）與同性異性發生性愛關係；青少年性權也包括了使

　　用色情材料的自由，還應該包括使青少年情慾成為青少年愉悅且

　　得力壯大的資源和學習機會－－這至少意味著性教育和同性戀性

　　別教育都將是戰場之一。

第二，性工作的除罪化、尊名化、自然化。由於台北公娼事件，性工

　　作問題成為台灣性戰場的爆破點。有鑑於台灣眾多的性工作者備

　　受性壓迫（如污名化）且亟需培力壯大，酷兒當然必須全面翻新

　　那些不利於性工作的論述，積極介入性工作法律政策的修改。性

　　工作的真正除罪化不僅包括戳破「罰嫖不罰娼」或「不罰個體戶

　　」的修法騙局，還要反污名化而行尊名化，終究目標要使性工作

　　自然化（naturalized），普及擴散到日常生活的全面，這是因為

　　性工作不僅僅是另一個遭受性壓迫的利益群體而已，也不只是21

　　世紀普遍的一種習以為常的服務業，而是關乎性別運動未來的重

　　要歷史主體。我曾經主張「性勞動」／「愛為基礎的現代一夫一

　　妻家庭制」之間的關係，就如同「無產階級勞動」／「資本主義

　　生產方式」一樣。現代家庭制度乃是藉著剝削無酬的性勞動而成

　　為可能的，正如資本主義乃是藉著剝削無酬的多餘勞動而成為可

　　能一樣；但是也正如無產階級的勞動帶來瓦解資本主義的矛盾力

　　量，性勞動的普遍有酬，也就是性工作的發達與自然化，亦將帶

　　來瓦解現代家庭制度的矛盾力量。這主要是因為婚姻中的性勞動

　　常連結了現代的浪漫愛，但是帶有商品性質的性工作之普及化也

　　將會改變這種浪漫愛在文化中的主流位置。而現代一夫一妻家庭

　　制的瓦解則是酷兒（也是婦運）的重要運動目標。

第三，從「多次婚姻家庭」到「多元婚姻家庭」。很多人均同意婦女

　　解放的目標是推翻現行婚姻家庭霸權，但是往往卻從事「葉公好

　　龍」式的婦運策略，拼命補強現存家庭單位與親子關係的凝聚。

　　如前所述，現行的婚姻家庭制的瓦解並不是依靠從天而降的巨變

　　革命，而是依靠著在現實中已經存在、和現行婚姻家庭霸權形成

　　衝突、包含了多元婚姻家庭所需的資源，但卻被視為「社會亂象

　　、違反大多數人的性道德、無法被大眾接受的性別、對青少年造

　　成傷害」的一些實踐和因素。很明顯的，多元婚姻家庭之前必然

　　會經過多次婚姻家庭自然化的階段，也就是離婚自然化與結婚自

　　然化，婚姻並不是人生重大的抉擇。故而，如果我們真的想實現

　　多元婚姻家庭，而且想的很厲害，那麼我們就要（例如）向兒童

　　宣揚人一生結婚很多次是正常的，沒有血緣關係的的繼父繼母繼

　　兄弟繼姊妹共組家庭是正常的，等等。這樣的論述策略顯然將和

　　近年來主流的婚姻論述對立，後者則是為了防制越來越高的離婚

　　率。

　　以上的每一個酷兒性革命戰略高地都充滿了強烈的社會情感，故而甚少被直接攻擊，但是激進策略是必要的，攻堅將帶來強大爆發力，無數被壓迫的新抗爭主體將破土而出，酷兒要打開社會的潘多拉暗櫃（Pandora closet）。

潘多拉暗櫃

　　曾經我們幻想過從各自的暗櫃走出現身，以便和別人一樣；而今明白我們現身的目的是要保持我們在暗櫃中的本色，現身是為了和別人不一樣；故而，我們在社會中可以和在暗櫃中一樣，在這個意義上，社會被暗櫃化了。

　　不過，一個暗櫃化的社會需要更多的暗櫃，和更多從暗櫃中現身的人。意味著酷兒政略要不斷建構充滿危險爆發力的暗櫃、可以傳染瘟疫的暗櫃，也就是社會的潘多拉暗櫃，但是也同時盡量打開這些暗櫃，釋放出妖魔精怪、鬼魅魍魎、細菌病毒。

　　酷兒不僅僅是一種政治、一種運動路線、一種文化，也是一種個人風格、一種生活方式、一種人生選擇。酷兒堅持的正是給予個人最大的選擇空間，酷兒深深明白開發各種生活方式和人生選擇的重要性，因為酷兒常常選擇了被社會所妒恨的生活方式。

　　沒錯，酷兒會被妒恨、被中傷、被討厭，因為酷兒連結的不是高級的文學藝術、乾淨優雅的多元情慾，而是露骨危險的色情戀態、不入流的噁心搞。但是酷兒總是能在性壓迫中找到愉悅歡樂，而歡樂使得酷兒更有力量抗爭、更有力量營造愉悅。酷兒讓你不舒服嗎？那麼你趕快習慣酷兒的存在吧！因為酷兒無所不在到處都有，你早習慣早好。你不爽酷兒嗎？閃一邊去吧！

## 首班車A1 自我認同就像一生的旅程

文／夜西

參考資料：<http://bitheway.pixnet.net/blog/post/22086832>

我在高三之前一直覺得自己（天生）是異性戀。直到最近自我認同更完整時，我才想起自己國小時看過一部港片，裡面的女女情色場景非常美妙，一直讓我回味無窮呢！

高三以後，我陸續對同性好友們產生曖昧好感，分不清友／情的界限。我曾經恐同、懷疑自己是（假性）同性戀、擔心這是父母離異的影響、害怕被好友厭惡、害怕不被同性戀接受、害怕未來…我壓抑而分裂，扮演別人期待的「正常的」我。其實那時我已經懷疑自己是雙性戀了，但，我不知要如何確定自己「真的」是雙性戀，也不知自己是否真的想要「變成」雙性戀──誰能告訴我，其他的「雙性戀」到底是怎麼生活呢？

大三時我第一次與男友發生了關係，那讓我確定自己依然會喜歡男生（的身體），同時也瞭解到原來「想與別人身心親近的渴望」真的是不分男女啊！接下來，我第一次對女生有了性幻想。那是一種突如其來的蠱惑，如此短暫卻強烈，使我終於能夠確信，自己也能夠接受女生的身體，並有性欲層次的慾望。大學畢業後，我陸續遇見男扮女裝者，以及有雙性靈魂的跨性別者。這些開啟我對「性別光譜」的思考，包括我到底是怎樣的「女生」，並以哪些不同的樣貌去面對各式各樣的女和男和其他人。

最後，我的認同關鍵應該是找到了雙性戀的同伴。感情上的挫折讓我覺得異常孤單，於是主動到BBS網路的PTT站尋找同志，碰巧發現了雙性戀版的存在。從那之後，我在同伴和資源的支持下如魚得水，更有自信去認識並接受自我，尤其是仍曖昧不明的部份。接下來，我就開始接觸各種同志團體，並坦然向朋友們出櫃啦～

與此同時，我還有相關的三種認同：同人女（又稱腐女，喜歡看男生間的耽美故事）、BDSMer（我喜歡皮繩愉虐的幻想）、女性主義者（我比較關注性別平等和多元的論述）。這些認同讓我覺得「雙性戀」這個標籤並不夠完整，因為只有綜合這些才比較能理解，我「目前」是一個怎麼樣的雙性戀－－不同於任何人，也不同於過去和未來的我。我選擇了這個標籤；我也想繼續定義這個標籤，而不想被它所定義。

簡單來說，性向認同就像「認識自我」一樣，都是持續一生的旅程吧。如果能相信自己的心底的聲音，那麼，就算無法知道旅程中會遇見什麼，也沒有關係。

作者介紹：夜西是社群文書和編輯，目前為中興大學性別研究社義工、CQC中堅酷兒行動聯盟義工、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義工。

## 首班車A1 我的「刪去法」認同

文／陳洛葳

參考資料：http://bitheway.pixnet.net/blog/post/22086926

我的認同過程是一個「刪去法」。

小時候我從來不知道認同這回事，因為，情慾或關係只有一種，叫做男生愛女生。所以，當我幼稚園、國小、國中喜歡上男生時，根本不需要思考。問題就出在，當「不正常」的情形發生了，認同，才會是一個問題。高中女校，我愛上同班同學，很認真的談戀愛，也發生性關係。但在那個年代，唯一的一本書叫做《孽子》，唯一的一個同性戀叫做祈家威，學校裡彷彿也只有我們一對，徬徨無助時，無人可說。

很慘的初戀故事。我發誓到大學一定要重新做人，好好談正常的戀愛，再也不要「走上歧途」。結果我參加的第一個社團就是女性主義研究社，而且第一天就被抓去「全女聯」遊行，當天就被問你是T還是P，害我完全搞不清楚怎麼一回事。結果睜開眼睛一看，啊，天啊，那一群各大專院校的女性主義者，竟然全都是拉子！誰知道那年頭的女同志全都窩在女研社呢？結果可想而知，誤上賊船的結果就是，我開始了我的同志認同生涯。

也許是高中愛情太慘澹，以及那個年代當同志太辛苦，在加上強烈女性主義氛圍的薰陶下，我開始深深擁抱了女同志身份。我有了一群親密的女同志朋友、並從中找尋對象、定位自己究竟是TP還是不分。我去看所有拉子電影，蒐集所有和拉子有關的資訊、書籍，甚至，特意打扮的「像」一個拉子，且非常介意別人看不出來我是。

然而，在大一又結束了一段令人心碎的戀情之後，我喜歡上了我的男學伴。我是系上的公關，負責和外系男生辦聯誼。當時一個斯斯文文，長個頗像金城武的男生吸引了我，很快地，我們就在一起了。開學後，我們如同一般情侶手牽手走在校園，那時不知道為什麼，我心裡竟然有點怪怪的感覺，害怕別人的目光。現在想起來，那和同志走在路上害怕被人懷疑的感覺非常相似。原來，我其實很擔心那票拉子姊妹的看法。她們會覺得我背叛了她們嗎？她們會不會覺得我「其實是異性戀」？我是不是再也無法和她們親密地討論那些女性和同志議題呢？

我開始淡出社團活動，消失了整整八個月。有天和男友走在路上，果然被拉子朋友撞見，她們也不來打招呼，消息還是經過好幾手傳回來的：「她完全變了個人耶，怎麼那麼小鳥依人啊，真是看不出來…。」拜託，男友一八幾公分高，走在他旁邊的我當然是「小鳥依人」啊！但這還是有點傷我自尊心。基於某些原因，我們分手了。很快地，我又愛上了當時同校的拉子好友，然後我們在一起直到大學畢業。

當然，我又順理成章地重回女研社，回到全女聯，當一個乖乖的「純」女同志，彷彿一切都沒有發生過。在路上我只看女人，也彷彿像是色盲般地，只能辨識拉子的示愛頻率。我當時非常認同自己的同志身份，而且是非常「政治性地效忠」，想要和女人同一國，和姊妹們站在一起，並且想要選擇一個較邊緣的「戰鬥位置」。但現在，我得說，政治歸政治，情慾歸情慾，我並不因為愛女人，想和女人同一陣線，就杜絕了我也愛男人的事實。而事實上，我後來發現能愛世界上不同性別的人，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五、六年前我交了第二個男友，這段關係觸動了我的思考。

雖然我交往過男友，但有一個可以逃避的藉口是：我和男人沒有過性關係。我並不是說「和兩者都有性關係的，才算是雙性戀」，只是，當時候我給自己一個規避的藉口是：我並不想和男人上床，我對他們沒有性慾，甚至，很重要的是，我根本害怕、討厭男人的身體，覺得男人的身體和性器充滿侵略性。

然而，當然有一部份的我，對於和男人的性仍舊是好奇的。我決定給自己一次嘗試的機會，結果卻是出乎意外地美好。或許是因為，他的特質相當陰柔，他的身體也是很柔軟、纖細、沒有侵略性，因此和他的關係中，我體驗到和男人性愛中「愛」的部分。除了身體的享受之外，我也很驚訝，不僅和女人，原來和男人也可以經由身體感受並傳達雙方濃烈的愛。

從那一刻我知道，我擁有去愛不同性別的能力。雖然是不一樣的品質，不一樣的感受，但都是很美好、很棒的體驗。我也開始反省過去對男人在身體和意識型態上的敵意。

這幾年，我開始統整我這十年來的戀愛經驗，去正視完整的我，我的心、我的身體、我的慾望究竟感受過什麼，渴求過什麼。「我是誰」？我該怎麼稱呼我自己？我能說我是「純拉」嗎？或者，我可以說我是雙性戀嗎？

此刻，我會說，認同對我而言，是一個「刪去法」的過程。從發現我不是純異性戀，到發現我不是純同志，接著到一個開放的可能性。然後，我給這個「可能性」暫時貼上一個名字，叫做「雙性戀」。這是歸納我十年來經驗的結果，但我不確定，下一個十年，我會是什麼樣子？我的身體、我的慾望、我的人生際遇會有什麼不同呢？然而，這就是生命有趣的地方，我永遠開放一個空間，歡迎那些變化與驚喜的到來。

☆ 作者介紹：陳洛葳（Farida）是社群總召(2007~2009)，自由作家和譯者。

## 首班車A2誰說大專後才能自己決定性傾向

作者：AD. Lin（作家、女同志網路廣播節目主持人）

參考資料：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8084

一份充滿性別歧視的公文，日前由臺北市府教育局發到臺北市各公、私立中小學，主要內容為：「請各校加強瞭解並督導社團活動，防止假社團名義誘導吸收學生從事不合宜之同志交誼活動。」

這詭異的公文始於臺北市議會審議今年度預算時，附帶要求北市府研議，「防止高中職以下學校社團假藉名義誘導吸收學生從事『同志交誼』等活動，以維護學生健康適性發展」。

民政委員會通過了這附帶決議，在大會審議時被議長吳碧珠裁定擱置，最後並未通過。

未通過的決議為何可以行文？這時候又變成各說各話。根據新聞報導，臺北市政府基於「尊重民委會決議才發出公文」。臺北市教育局長康宗虎說，他們是「根據議會附帶決議，才發文希望提醒學校注意」。民政局長黃呂錦茹說此決議「主要是針對未成年學子，在性別認識模糊之時，避免有社團以同志名義去影響學子，或推銷用品等」。

提案者李慶元在2月24日表示，「有多位家長向他陳情，希望高中職以下學生適性發展，不受外界幹擾，等到大專性向定性後，學生當然可自由發揮」。

所以源頭就是不知道有幾位的「多位」家長認為「高中職以下學生適性發展，不受外界幹擾，等到大專性向定性後，學生當然可自由發揮」。

什麼叫不受外界幹擾？依此邏輯，我們從小就受到異性戀的幹擾跟影響，無論商業與非商業的。

什麼又叫做大專性向定性？原來台灣人要等到大專之後才有自己決定性傾向的權利嗎？因為在大專之前的適性發展就是接受百分之百異性戀教育及資訊，建構堅強的異性戀觀念防火牆，好抵抗大專後入侵的各種性別認知病毒？

那麼、所謂的性別平等教育是假的嗎？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

第12條第1項：學校應提供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建立安全之校園空間。

第14條第1項：學校不得因學生之性別或性傾向而給予教學、活動、評量、獎懲、福利及服務上之差別待遇。

第14條第2項：學校對因性別或性傾向而處於不利處境之學生應積極提供協助，以改善其處境。

未通過的決議為何可以草率行文？

台灣一直以性別平權成績斐然向國際誇耀，實際上性別歧視卻不斷發生。教育局這種作法，足以讓在校園裡努力推動性別平權的教師們錯愕，以大專來做為性傾向確定的分界點更是荒謬！難道17歲時身為同志就是假同志，等到18歲以後才是真同志嗎？

## 首班車A2學校不教同志 年輕學子DIY

作者：[王晧安](http://www.lihpao.com/space.php?uid=1&op=news)（台灣青少年性別文教會秘書長、台灣女性學學會理事）

參考資料：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7989

她再也等不到長大的那一天了。

報載蔡姓學生自國中起，向家人透露想當女生，家人卻帶她去收驚、反對她女性化的打扮，前幾天燒炭自殺以明志。如果，她身邊有人可以支援她；如果，她身邊有跨性別同志團體可以參加；如果，老師有告訴她其實可以不用自殺，20歲後就有機會變性；如果，學校告訴她：「妳這樣是很正常的。」那蔡同學還會自殺嗎？

我們之中，有些人就是覺得自己認同的性別不盡然符合生理性別，就是有些人覺得自己不是異性戀。這些想法、更貼近自己內心的感覺，是真實的感受，並造成真實的影響。

當我們從小開始探索自己的性別、想談戀愛，無論是幾歲開始，都有人告訴我們：「你們還太年輕，還不懂什麼是愛、你們還太年輕，長大就不會有這些問題了！」我們的感覺、感受一直被否定，好像我們的感覺是不對的、不應該存在的。我們是太年輕而不懂得「愛」？還是太年輕而「不可以愛」？難道大人之間，就比較懂得什麼叫做「愛」？

學校裡的老師，不教同志的知識，不教同志如何生活，否定同志的存在。高二那年，我們幾個人主動跟老師說：「老師，能不能教我們同志伴侶間如何經營親密關係？能不能在課堂上教我們？班上也還有其他同志學生。」老師還是回答我們：「你們真的確定你們是同志嗎？我覺得在學校不適合談這個。」

年輕同志在校園中，不但得面對同儕的壓力，還要面對來自學校體制、師長不友善的眼光。學校老師對同志學生的需求與處境充耳不聞，社會充斥著對同志負面的資訊與新聞，我們只好自己學習、暗自摸索。有些人很幸運，遇到一群同志肯定的朋友，互相提供資訊。但有些人，在遇到我們之前，一直都以為全世界只有她／他一個人是同志。甚至，決定先離開這個孤獨世界。

大人們不教我們關於同志的事、感情的事，更不可能告訴我們同志的性如何發生，要注意哪些事情。當以異性戀成人為中心的世界捨棄我們的時候，我們還是得珍視自己，決定不要如此孤獨下去！因此，我們要成立性別與同志社團，老師沒有辦法教導我們的事。我們自己DIY，為自己的生活、為自己的未來做準備。

在高中組織性別社團的時候，老師、家長一直告訴我們，你們還沒18歲，你們太小，不適合談性別；到了大學，教官、行政人員告訴我們，要瞭解性別，到研究所再去關心。究竟要幾歲才能關注性別、同志議題？

妳曾否看見，那一個個參加社團活動後，社員們欣喜、自我肯定的表情？尤其是過去曾未參加同志活動的社員，我永遠忘不了這些喜愛自己生命的表情。校園性別社團，讓年輕同志發現自己不是孤獨的，覺得自己是有價值的，而願意為自己的未來繼續努力下去！

從10年前到現在，不知聽過多少年輕同志想自殺、曾自殺或是已經自殺。在學校教育不肯、難以改變的時候，校園性別社團是不同性傾向、性別的年輕學子生存下去的浮木，校園性別社團更能補足學校性／別教育不足之處。

## 首班車A3 開啟雙重衣櫃的門

 作者：王蘋   (台灣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

資料來源：http://bitheway.pixnet.net/blog/post/18667571

長久以來，我們習慣於將人擺放於定點，你是什麼，你叫什麼？似乎這是永遠不變的。我們輕忽了過程，看不見人其實會改變，人不是固定、單向的存在，人是有無窮可能性的。

婦女運動的發展讓社會不再能父權獨大；同志運動的發展撼動了異性戀霸權；跨性別運動的發展挑戰了二元的刻板性別專制。然而，什麼認同被漏掉了，什麼主體不在其中？

兩本重要的雙性戀論述同時問市 ，《另一個衣櫃：雙性戀者的生命故事與認同》；《異 ∕ 同之外：雙性戀》為我們開啟了新的視窗。這兩本書讓我們看見雙性戀的真實存在，它並不是個新生事物，只是從未有機會清楚的自我表白，同志運動中亦未有清楚身影。但當一個一個雙性戀者坦然表露自己、驕傲現身時，如石破天驚般，讓大家不得不張大眼，聽個仔細、看個明白。

雙性戀不是隱藏起來的同性戀，也不是隱藏起來的異性戀，雙性戀就是一種性的表達方式，包含了異性戀和同性戀行為。雙性戀是忠於自己的本性，面對自我的慾望模式。然而在沒有雙性戀論述的時空條件下，雙性戀的身份認同和慾望很難被社會主流和經過運動洗禮的同性戀社群接受。

多數的雙性戀者，必須偷偷地隱藏自己的性實踐，在同志圈中避談自己的異性戀情，在異性戀圈子裡，更是隱藏自己的同性傾向。隱藏是為了自保，而真正的自我，就成為深藏的祕密，只有自己知曉 。孤立的個人，躲在雙面衣櫃之內，生命的內涵只是不斷的欺騙。直到遇見同類的人，直到有機會參與雙性戀團體或聚會。

依據克萊恩醫師提出的性傾向量表，其中七個變項：性吸引力、性行為、性幻想、情感偏好、社交偏好、異性戀 ∕ 同性戀生活方式、自我認同。因著這七個變項，人的性傾向就變得複雜起來。於是雙性戀被表現出來，雙性戀並不是一半異性戀一半同性戀，而是具有非常異質的差別。

這個量表同時也得以看出，同性戀、異性戀也是動態的，非固定不變、人人皆同的性認同。 真實生活中，許多人發展過雙性關係，但因為只有「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兩端定點，所以，不是被類歸於（或自己認同）同性戀就是異性戀。

任何一個衣櫃的存在就是壓迫的證據

同性戀也許被鄙視，但同性戀的存在不會被質疑；雙性戀同樣被鄙視，可是雙性戀的存在還被質疑。 大多數人對於雙性戀的性傾向不能理解，於是將其視為不存在；也許這些不能理解，能讓一些有同性行為的異性戀者，稍稍安慰，因為他的行為並不表示什麼，他依然還是個「正常的異性戀」，只是偶有同性行為。

　　對於雙性戀的刻板印象大多是充滿負面的想像，如：雜 ∕ 濫交、多重伴侶、自我困惑，以及伴隨而來的責難：騎牆、劈腿。大家說：雙性戀就是沒有出櫃的同性戀；雙性戀若有婚姻，那婚姻就是個幌子。對於不是同性戀就是異性戀，這種立論於只有二元男 ∕ 女性別的「單性戀」思維，似乎不可能假設雙性戀可以是身心健全地存在。

我們把人貼標籤、分門別類，我們誤以為有了定位，天下太平；不確定、模稜兩可，帶來恐懼和威脅。

在美國的雙性戀社群發展過程中，愛滋議題扮演著重要角色。由於對雙性戀者嚴重的錯誤假設而來的社會汙名，指控雙性戀者的性關係是將愛滋帶進家庭的元兇，使得雙性戀者在愛滋議題上成為最被攻擊的目標，因此在社會主流道德的打壓下，雙性戀者切身體認到社群必須建立、出櫃、以對抗愛滋和歧視。

以雙性戀認同做為一個發聲的主體，選擇出櫃是需要勇氣的，因為也許將失去一切。當自我身分被瓦解，就會需要重構，但也許已然被孤立，孤立於異性戀、也孤立於同性戀，擺盪於兩者皆非的無定點狀態。

意識到出櫃重要性的雙性戀運動者高呼：「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經驗，這已經足夠出櫃的理由了」

雙性戀運動者在同志遊行隊伍中所揚起的美麗口號：「我們不是騎牆派、我們是橋樑打造者」，「雙性戀是可實行的選擇、給予均等機會的愛人」，充實了同志運動的內涵。

看見存在看見差異

台灣同志運動的發展，從九零年代初期的萌芽，到二 ○○○ 年得以公開團體形式，正式進入公領域，並透過官方資源編印《認識同志手冊》。但這本手冊一直出到第四年，才出現了雙性戀的專題。當我們撿拾了字面上的政治正確說法，同志包含：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但在實際工作上，雙性戀常常是消失的。

雙性戀多元異質的聲音，證明瞭雙性戀的寬廣存在，我們不能不看見。性別不是兩個端點，非男即女，雙性戀也不應該只是能愛男也能愛女，當性別能開展無限可能的時候，愛上不同性別也就有無限可能。於是會有女同志認同的女性愛上男同志，女跨男跨性人愛上男跨女跨性人，男跨女跨性人愛上另一個男跨女跨性人，但她們認同的是女同志而非男同志 …… 。 性別的光譜如果有無限的可能，那麼我們就應該能夠想像和理解雙性戀是一種「多性戀」的認同與實踐，不狹隘於單一、固定不變的位置。

人類的慾望模式，千奇百怪，不是每個人都順著同一模式。是男是女，是跨性是變性，是同性戀、異性戀或雙性戀，人人都有著個別差異。雙性戀讓我們看到慾望流動的多元，慾望的無窮可能。每個人即使已經有了清楚的自我認同，都依然有空間發展更新的自己。

當我們開啟了雙重衣櫃，我們已然開啟了無窮可能。

## 首班車A3 真正的貼心不須要翻譯

作者：[宋竑廣](http://www.lihpao.com/space.php?uid=17&op=news)（綠黨性別支黨部召集人）

參考資料：<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40274>

在5月初亞太綠人大會的某個晚上。「我就知道有人會用到Skype。」工作人員崔愫欣說。那時因為來了許多外賓，她把搬來的電腦裝上Skype，供有需要的人打國際網路電話。由於部分外賓的國家國民所得有限，這是挺重要的額外服務。

之前寫過，亞太綠人大會籌備時，準備了托育、無障礙空間檢查、部分廁所無性別化等服務；很自然地有些好的迴響，當我一在會場的部分廁所貼上無性別告示，馬上就有人說：「I Like it.」我也看到有人瞄了一下告示之後，很自然地走進不同性別的廁所。

未完成的遺憾

儘管如此，還是有些少數沒被服務到。有聽障同志來聽亞洲同志人權演講，但我們沒有找到中英手語即時翻譯，他也沒辦法讀唇語。一些朋友便急著抄寫一點演講中的關鍵字，試圖把內容盡可能地、儘管是如此少量地，用文字傳達給他知道。「沒關係，這樣就好了。」當對方寫下這些字時，還是讓人覺得很不好意思。

不過，那時以亞太綠人大會為背景的一則聽障同志新聞，在過了兩、三個月之後，仍然引發深刻的迴響。一位聽障同志寫道：「這幾天蒐集一些關於聽障同志的資料，晃啊晃，看到公視專門為聽障而播的手語新聞報導的一則新聞，我莫名的落下眼淚。」看到這樣的話，更希望能做到最好。

話說新聞中的亮點，因其美貌而加速新聞轉貼的兩位菲律賓跨性別朋友，也是讓我在招待上有所遺憾的貴客。大會期間有兩個晚上安排了同志旅遊行程。可惜的是，我事前問身邊的跨性別朋友，沒問到跨性別場所。後來擔任領隊的綠黨中執委王鐘銘，只能帶大家去常見的幾個同性戀場所。

一位台灣男同性戀朋友、也是大會義工之一的Shawn回憶道：「在Funky（男同性戀舞廳）的時候我邀Pia（菲律賓跨性別之一）跳舞，她說：『Thank you Shawn，nobody wants to dance with me！』我說：『I'm here, I'm here！』然後就很開心呵呵。」儘管賓主盡歡，但顯然去跨性別場所的話會更好；或者就去異性戀夜店？畢竟異性戀義工也很欣賞她們。

聽障同志跟跨性別的事就這樣擱淺在心底。我偶爾會想，綠黨的同志活動，如果用筆電打字加投影機提供現場文字「翻譯」不知道行不行？這麼一來還可解決手語老師太少所衍生的出櫃問題；之前寫去東華大學演講同志議題的記事，提到有跨性別服務生的店家，刊出後從網友的回應得知相關情報。以後還有機會招待跨性別外賓的話，應該不會再讓她們當壁花了。

從貼心到理所當然

亞太綠人大會會後還安排了綠色旅遊，景點之一為樂生療養院。來自日本的綠黨議員到了那裡，跟阿伯阿嬤們相談甚歡。樂生阿伯直說：「要是一般的政治人物，絕不會來拜訪我們。」我想這倒不是那位議員特別能理解或同情漢生病，而是代表日本社會在漢生病患人權工作的成功。

為避免重蹈覆轍，日本政府在深切體認到對漢生病患的罪過之後，找來學者專家研究相關史實，制定學校教材、文宣、舉辦研討會和演講等，加強社會教育。日本民眾一般都知道漢生病患人權是怎麼回事；相對的，像我最近寫到漢生病跟宮崎駿卡通的關係時，有的台灣網友看了覺得不以為然。其實這不是我一家之言，只要把神隱少女跟漢生病療養所兩個關鍵字，用日文原名做網路搜尋，便知是許多日本人的共感。

就汙名弱勢而言，漢生病患也好，同志也好，單靠個別的努力，要達到普遍的平權有如精衛填海；荷蘭推同志婚姻之前也是跟日本推漢生病人權一樣，以政府力量做大規模的宣導，不是藉口社會共識尚未形成來坐著納涼，讓弱勢自力掙紮。

因此像公部門或亞太綠人大會這般有影響力的國際政治盛會，以身作則的意義深遠。如大會在準備托育服務時，就發新聞稿提醒相關法規的存在，希望台灣社會普遍跟進，一直到你不需要稱讚它貼心的一天，直到沒提供就會被責怪的一天。

## 首班車A4 T媽媽的專訪──溫柔戰士T媽媽

作者：Jo.

資料來源：http://blog.yam.com/la\_ma\_news/article/6184986

T媽媽，會是怎樣的形象？

削短髮、皮膚黝黑，晶亮有神的雙眼，穿著輕便Polo衫的水筆仔，一出現在眼前，儘管素未謀面，總還是嗅得出那天生T的氣味。不過，當她開口關心我們吃飯了沒，接著熱情招待我們，她獨家調製的綜合胡蘿蔔汁時，那語調與身影，卻又是多麼熟悉，有種家的味道。細細端詳，時光在水筆仔臉上或許沒有留下太多痕跡，但卻讓那曾經有稜有角的線條，琢磨地更柔和溫潤了些。

水筆仔的家，就是她和小一兒子達仔的兩人世界。一進客廳，整面玩具牆立刻抓住我的視線。那是個大型的簡單鐵架子，裡面塞滿了各式各樣的玩具、模型。「天阿，這該是個多麼受寵幸福的孩子阿！」我心裡暗自驚訝著。「房間裡還有呢！」水筆仔得意地笑著說。這是身為母親獨有的驕傲。

「為什麼會想要小孩呢？」這個好奇的背後似乎隱藏著在想像中，對於T和懷孕生子這兩件事情根本的抵觸。「懷孕時穿孕婦裝走在路上會不會很不習慣呢？哺乳的時候會不會感覺很奇怪呢？」但這些問題對於從三十歲開始，就強烈想要有個孩子的水筆仔來說，一切都是如此自然而然。

「那時想要小孩的念頭強烈到，經常夢見自己臨盆…再加上工作環境附近是學區，每天上班途中，看著身邊那些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就會一邊幻想，恩，將來自己的小孩看起來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更有趣的是，這個想要懷孕生子的欲望，竟和水筆仔身為T的身體認同，產生了奇妙的互動與變化。

T認同VS.身體認同

「大學的時候，有一陣子我很想變性…」

或許有些T在成長過程中也有類似的想法，曾經，水筆仔非常不能接受自己的身體。小時候，在腦海中還沒有形成「同性戀」的概念之前，她只知道自己討厭男生，會有保護女生的欲望。高中讀女校時，水筆仔很喜歡班上一位女同學，得知她身邊還有其他男生追求者，竟衝動地跑去打了那男生一拳，雖然當時自己也搞不清楚，那是一種怎樣的情感。如同所有年少輕狂，結局自然不了了之，「現在偶爾還會上網搜尋那位女生的下落，知道她有很好的發展…」，水筆仔笑著說。

學生時代同學間「老公」、「老婆」的戲謔稱呼裡，到底偷渡了多少同志情慾，水筆仔到了大學時期才逐漸釐清。在瞭解自己對於女人的慾望之後，水筆仔開始希望自己是個男人，擁有男性的身體。

然而在感情生活上，水筆仔卻一直沒有交女友的機會，反而陰錯陽差，從大一開始就和追求自己的學長在一起，交往的原因很有趣，「對方覺得我長的像個小男生一樣，很可愛，而我偶爾也會覺得他輕聲細語的樣子很像gay，雖然我從沒跟他談過這個話題….可能因為自己就是同性戀，所以會心虛吧！哈…」

雖然認同自己是個T，但當男友去當兵時，水筆仔還是每天一封信地寄給對方，「那樣的感情，像是家人吧！感情其實是不分性別的…」。然而就在大三那年，一位學妹走進了水筆仔的心裡。苦戀一年的結果，還是因為對方無法接受同志戀情而告終。想想這條路走不通，也該死心了。等男友當兵回來，兩人唸完研究所，長達十年的關係，終究通往了禮堂大門。

「你看，這是我的結婚照！」採訪進行到了一半，水筆仔突然想起什麼，衝到房間，搬出了一幅大型結婚照，眾人發出讚嘆。白紗、側身、微笑，標準的新娘妝，說實在，真的挺美的。步入異性戀婚姻，水筆仔就打消了和女性發展關係的念頭，而把整個心思放在生育這件事上，當初變性的想法，也逐漸消失了。

「過了那個時期就不會再有這樣的（變性）想法了。當自己想要生小孩的時候，就會開始很認同自己的身體，比方說要生小孩的話，就不可以束胸…」懷孕生子的欲望，讓水筆仔越來越接受、喜歡自己所擁有的，女人的身體，也放下、接受了孕婦和過去T的形象相衝突的部分。不過懷孕過程之艱辛，外人卻很難想像。

懷孕的漫長等待…

婚後，由於兩人工作地點不同難得見面，「做人」一直不成功。後來求診於台中名醫進行人工生殖，為了生小孩這件事，兩人經常要從不同的地方到醫院會合，十分辛苦。進行人工生殖需要全身麻醉，手術完畢後全身疼痛，還得自己搭計程車回家，丈夫卻不聞不問，但想要小孩的水筆仔只得忍氣吞聲。

感情淡薄，再加上求子不成，水筆仔最後還是結束了四年的婚姻。這個時候，水筆仔開始漸漸踏入圈內，並交往了生命中第一位女友。求子的歷程，在此卻又遭遇了第二個難關。由於女友當時在婚姻狀態中，也有三個小孩，擔心如果水筆仔也有孩子，生活會更加辛苦，甚至以分手相逼。渴望孩子的水筆仔始終沒有放棄希望，和女友展開長期的溝通拉鋸，終於還是取得妥協。

下一步，便是尋求和男同志假結婚的可能。「怎麼沒有想要求助精子銀行呢？」如此複雜的過程，讓採訪的我們不禁好奇。當然，這是曾考慮過的方式之一，但水筆仔卻有諸多顧慮。「因為不希望生一個『父不詳』的小孩，怕將來孩子無法尋根…而且，日後捐精者也許會結婚生子，知道世界上有個同父異母的小孩，叫那人的妻子情何以堪….也或者，如果有一天他們來要小孩該怎麼辦…」

幾番周折，最後在歐蕾組聚會中透過朋友介紹，才認識第二任丈夫跟他的伴。步入第二段婚姻，水筆仔沒讓家裡知道兩人其實是分居狀態，但對方一開始就有和家人坦白這是一場假結婚，不過公婆卻很喜歡水筆仔，希望他們有天可以真結婚。「反而是他要求我不要跟他的爸媽太好，怕他們太喜歡我就會討厭他的伴…」

T媽？奶爸？

千呼萬喚，兒子達仔終於在水筆仔三十五歲那年出生了。「生下達仔後，其實都是我的伴辛苦照顧，尤其在我坐月子期間….她也非常寶貝寵愛達仔…」孩子出生的前五年，有同居的女友幫忙照顧，但如今兩人的關係已經劃下句點，
「過去都是由她料理家務，八年來，我沒有洗過一次碗…」而這三年來，水筆仔學著一肩挑起所有責任，從手忙腳亂到漸入佳境，也才瞭解，原來養大一個孩子的辛苦，沒當過母親的人真的無法體會。

聽水筆仔的媽媽經，怎麼聽，都像是單親奶爸的經驗談。「還好生的是個兒子，我陽剛，也教他陽剛…如果是女兒，我連怎麼幫她綁頭髮都不會…」有次
騎車看到坐在後方的兒子竟然對著後照鏡秀氣地sado自己的頭髮，嚇了她一大跳，「因為『爹地』都是這樣的阿！」誰說男生不能玩頭髮？在Gay爸爸的耳濡目染下，性別角色扮演，達仔倒是從小就學到了彈性。

孩子的爸因擔心財務的繼承問題，後來堅持結束掉婚姻關係，目前達仔的監護權歸母親，教育經費則由父親負擔，但雙方仍維持著良好的關係。由於水筆仔目前單身，孩子也還小，所以還沒有要向孩子說明的打算。除了有時孩子會無心說出「爸爸」和「爹地」（爸爸男友），擔心會引起別人注意，或是去學校時，其他小朋友會戲稱水筆仔「達仔『爸爸』好！」之外，這樣的家庭模式，對於小朋友似乎沒有造成太多困擾。

當我們問她覺得和其他的媽媽有什麼不同，水筆仔如此回答，「天下的媽媽都是一樣的，差別只是在於，我比較不會做家事而已…（笑）」「不過我最感動的是，父親節的時候，我圈內的朋友會call我，跟我說父親節快樂…」。

後話

「其實菜市場裡有很多媽媽看起來都很像T呢！」自從有個圈內朋友說過這句話之後，我開始留心觀察身邊中年婦女的神韻。的確，為了簡單方便而削短的俐落頭髮，因無心裝扮而隨意穿著的T恤牛仔褲，搭配上經年累月家務勞動出來的強悍幹練，果然都有那麼些「類T」的陽剛氣息。只不過，這些卻是在異性戀婚姻處境下所刻畫出的痕跡。身為妻子、母親、媳婦，繁重的生活壓力迫使她們放下從小習得的嬌柔矜持，釋放出性格裡原有的韌性，硬是將生命鍛鑄成鋼。

回頭看看水筆仔，同樣來自於環境與時光的琢磨，卻是往另一個方向殊途同歸。酷兒理論中顛覆陰╱陽、T╱P二元對立的思辯想像，水筆仔卻以她的真實人生來作見證，重新為T的認同、T的氣質，甚至傳統母親的形象，拓展了更寬廣的空間。但對她而言最重要的，恐怕更是這份因愛而不斷挑戰學習的生命經驗。願為水筆仔媽媽，獻上最深的祝福。

## 首班車A5「假」結婚，「真」辛苦!

文/阿徹

資料來源：http://blog.yam.com/la\_ma\_news/article/5972156

眾多同性戀們，應該也都有過這樣的經驗，隨著年齡一天天往所謂的「適婚年齡」逼近，父母親戚關愛的眼神逐漸形成一種壓力，有的時候總是不免會想，找個拉子(或gay)假結婚吧，起碼在這件事上交得了差。然而，假結婚在婚後能夠從此風平浪靜嗎？還是會遭遇到怎麼樣的問題？我們來看看小堇的故事。

初次見到小堇，微捲的及肩長髮，藍紫色系的衣裙，不說話時有雙慧黠的大眼睛，那一種恬靜的少婦氣質，正是三十歲女子有的美好神態。然而開口說話時又顯得活潑了起來，神色飛舞間益發像個二十來歲的少女，煞是可愛。小堇剛結束了一段不愉快的婚姻，現在和女友阿飛同住，有一段嶄新的生活。現在的她，已經漸漸走出之前婚姻中的苦惱與焦著，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新生的能量，小堇很殷切的說著關於假結婚的種種，希望眾家拉子姐妹不要再走上假結婚的冤枉路。

小堇的家庭相處和樂，隨著年紀的增加，漸漸感受到家中希望她結婚的壓力。而小堇本身是一個國小低年級的老師，她覺得自己和小孩子總是能夠相處的很好，她說，「放學的時候看著孩子都一一被接走，就想著若是自己也能有一個寶寶有多好。」以上的因素加上她本身也已經開始想要有個安穩的家了，她開始想到了可以找一個gay假結婚互相掩護這樣的方式。問起小堇之前週遭的朋友有假結婚的案例嗎，小堇說沒有。因而這可以說是她本身以身試法的一個嘗試，一個抱著某些希望卻帶來更多折磨的經驗。

跟前夫的認識是在教師同盟的網站上，由於雙方都是國小教師，對彼此的工作與生活型態有一定的熟悉度，因此也想著或許可以找個老師做為假結婚互相掩護的對象。從認識、彼此建構對未來共同組成家庭的藍圖、相互討論到真正付諸實行前後有兩年多的時間，這段其間，小堇和前夫多以e-mail連絡，偶爾互通電話，漸漸瞭解彼此對婚姻生活的遠景和想像。小堇說，在這個階段裡一切似乎都還算不錯，對於未來的安排也都是雙方能接受的，例如：婚後毋須和父母同住一個屋簷下，也不一定要生小孩...等等。最後，在雙方家庭催促的壓力之下，兩人就決定結婚。

問起小堇關於是否有簽訂婚前協議書呢，她說，一開始沒有預想到後來會有這麼多的問題，一方面也是因為覺得信任對方，因而對於一些婚後的打算也都只有著口頭上的協議。然而，卻沒有想到在婚後，許多事情的發展都超出了原本預期的範圍。雖然並沒有和公婆同住，但是就近租屋，婆婆在假日早上常常時不時的就來按電鈴進行一些檢查活動，並且喃喃唸著小堇哪些家務沒有整理好，對小堇來說是一種精神上的疲勞轟炸。並且下班後就要回家善盡媳婦的責任，週末男方的家族聚會又被規定一定要參加。然而gay先生卻藉著要就讀「研究所」的名義在外和男友約會逍遙，放任小堇一人在家中進行許多媳婦應盡的義務。小堇說，「他只要週末回來當個乖兒子就好了，我卻是要每天都待在家裡！」

由此看來，在既有的父權結構體制之下，即使是拉子和gay雙方協議的假結婚，但就雙方家人的認知來說卻是樁真正的婚姻，因此，也就應該進行一般所謂婚姻的種種義務。簡單來說女性要住到男方家中，進行種種公婆覺得媳婦應該要做的事情，而每當小堇要求gay先生也應該對自己的家人進行一下女婿的義務的時候，gay常常就以一句「我沒空」輕描淡寫的帶過，小堇雖然生氣卻無可奈何，結構使然的男女不平等可見一班。婆婆對於兒子的疼愛，竟然到了這樣的地步：有一次發現Gay先生房內髒亂的浴廁，婆婆打電話給小堇的母親說「你女兒沒把我兒子的馬桶刷乾淨！」

而這樣的全面監控，當然包括小堇結婚幾個月過去了依然沒有消息的肚子。某次婆婆發現小堇和丈夫分房睡，還為此被碎碎唸了一陣子。然而此後，婆婆就常帶小堇到婦產科去打排卵針，希望趕快可以抱孫子。在這種種的精神壓力之下，小堇睡眠的品質越來越不好，並且需要輔以安眠藥的幫助才有辦法入睡。偶爾對gay先生抱怨說，婚前的那些協議呢，為什麼我被要求這許多事情你都不替我擋一擋？gay先生的回應竟然是，「沒辦法啊，我媽這個人本來就這樣。」小堇對於這個說法總是萬般不滿卻又無可奈何。

然而，在這許多的壓力之下，唯一讓小堇覺得生命有一抹色彩的，是在婚後認識的女友，阿飛的身上。阿飛的年紀比小堇輕，但是對於小堇假結婚的決定一方面感到驚訝，他說沒想到真的有人會進行假結婚，一方面又有許多的體諒與理解。在還沒有小孩之前，小堇偶爾有一些自己的時間可以外出和阿飛約會，甚至到了後來小堇決定要到婦產科進行人工生殖的受孕手術時，也都是由阿飛陪同前往。每一次的產檢，聽寶寶心跳這些充滿喜悅的過程，阿飛都完全參與其中，倒是gay先生一次也沒有去過。醫生偶爾會問說，「把拔都很忙吧?」小堇都同聲附和，而對於每次陪同的阿飛，卻要以「她是我妹妹」向外人解釋他的身分。

懷孕過程的辛苦，gay先生都一直不太有所參與，身體不適，容易疲累等等，阿飛笑著說，「他懷孕那一陣子我們出去啊，她都在路上看到有椅子就坐下來睡個十分鐘！然後我就在旁邊等。」這樣的戲謔調侃之中，又可以看到的是阿飛對於小堇諸多的包容與疼愛。小堇也會覺得，是可以和阿飛一起扶養這個小孩的。至於gay先生本身對懷孕的參與，除了有一次看小堇的網站看到小堇懷孕的種種不適，隔天就送了她一本「第一次當媽媽」；另外就是對小堇的孕婦裝發表過評論。Gay先生有天忽然說，「我覺得你孕婦裝的顏色都死氣沉沉耶，你可以穿一點活潑的顏色嗎？」，給予這一類美學上的建議。

然而，就在小孩出生之後，之前的許多意見不合逐漸演變成衝突。例如小堇本來每週可能還有一半的時間可以進行自己的活動，有了小孩之後卻被規定要長時間的在家帶小孩，自己的時間於是被剝奪。 Gay先生對於小堇長期失眠需要吃安眠藥這件事的看法是，「你吃啊你吃啊，只要餵母奶的時候不要吃就好了。」小堇為之氣結。另外，他甚至對於小堇在和阿飛一起照顧小孩這件事有所不滿，他認為這樣會給小孩帶來「不良的示範」。而孩子才兩個月大，婆婆立刻又催促著是不是該盡快懷下一胎以滿足他抱男孫的渴望，Gay先生雖無再生一個的打算，但面對母親的催促卻完全不敢出言反對; 在種種外在壓力下，兩人的關係加劇惡化，原本刻意維持一個家庭的假像漸漸分崩離析。

後來，小堇和先生各自都被小姑看到和同性友人親密要好的樣子，他們夫妻倆看起來不像夫妻這件事益發的被突顯了。終於在小姑的詢問之下，假結婚這件事可以說是紙包不住火，全面的爆發了。Gay先生因為自己的同志身份在家人面前曝光於是心生不甘，竟當著小堇的面打電話給小堇的母親說「……他們三個假日都關在房間裡不知道在做什麼……。媽，我這樣做都是為了孩子好！ 」掛掉電話之後還挑釁的說，怎麼樣啊？ 在雙方的父母都發現這件事情以後，小堇原本也願意配合母親的建議，為了孩子至少忍耐個十年吧，等到小孩大了再來談離婚。然而Gay先生處處陷害報復手段愈發陰狠毒辣，再加上小姑也認為這樁婚姻對小堇是非常不公平，雖是自己親生弟弟也不該佔盡便宜，認為雙方還是儘早離婚較好。

到了離婚這個地步，小孩的歸屬也是另一個重要的課題。小堇的媽媽覺得，一個女人離婚自己還帶著孩子，面子上掛不住; 另一方面也完全否決同志共同教養孩子的合適性。而小堇考量自己和阿飛平時都忙於工作，擔心不能給小孩較穩定的生活; 且兩人個性都較為冷僻，怕在孩子人格成長的重要階段帶來無法預知的影響。換個角度思考，假如不帶著孩子在身邊，能夠和阿飛過著新的生活，也是另一種選擇。「其實，我看到很多人都會說自己選小孩，不會選擇伴侶，我就想我這樣是不是有一點自私…」小堇尷尬的微笑中透露出一點落寞，然而母職從來就是被建構的，並不是天生就一定要完成的什麼，「好媽媽應該把小孩放在第一位」是一個神話式的緊箍咒，拉扯著女性，一方面想要有一片自己的天空，一方面又覺得應以小孩為重。

然而在我聽著小堇的故事中，從來不覺得小堇是一位「自私」的母親。離婚協議書中規定小堇每天可以去看孩子三個小時，現在卻可能連一週一次都很難，婆婆會把小孩抱著越走越遠，並且說我兒子會再娶一個媽媽，你不要來讓小孩混淆不清！小堇每每感到十分的悲傷，站自原地哭泣，他是多麼的想要和小孩相處。問起小堇對於小孩將來的打算，小堇說，他不希望大人的事情幹擾到小孩的成長，他會把自己的種種心情、想要告訴孩子的話寫在一本日記裡，希望等孩子大了懂事了，再讓他看。

最後，我問小堇後不後悔走這一遭呢，小堇說，對於能夠體驗懷胎十月，生下小孩，做母親的過程，他仍然是十分珍惜並且喜悅的。不過對於假結婚的部份，她說她現在會勸要進行的人，「再多想想！尤其這樣的婚姻裡女孩子要比較強硬才行，不然很多事情都會被吃的死死的。」訪問的最後，看到小堇和阿飛一起逗弄新養的貓咪，有一種很和樂的感覺。小堇已經從一段困頓的婚姻走出來了，還有一段新的人生等著她。而對於假結婚的議題，我們仍應繼續討論下去，不過千萬要記得，「假」結婚，卻是帶來「真」辛苦。

編輯後記

小時候曾閱讀張娟芬「姐妹鬩牆」一文，有關異性戀機制和父權的聯結關係，即使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選擇了假結婚的掩護方式，父權結構仍會使女同志(「出嫁」到另一個家庭的女兒)受到較大的壓迫，因而假結婚即使帶來表面上的結合，卻為身為「妻子」與「媳婦」的女同志帶來更大的困境。

訪談結束後，我寫著這篇稿，心裡不斷的想著，除了婚姻之外，我們還能有更多選擇嗎？比如選擇我們自己想要的家庭和婚姻。我們共同面臨這些不友善的環境，又能夠彼此給予什麼樣的支援或是解套呢？阿飛在這段過程中給了小堇很大的支持，就是這樣吧，我們需要一個團體，許多人能彼此互相幫助，一起來度過人生一到又一道的關卡。

很希望這篇文章不只是讓大家看見一個媽媽的故事，對於我而言，這不只是一篇故事而已。

## 首班車A6 跨性別—跨越並超越男女兩性

高旭寬

我想「跨性別」一詞最為世人理解的就是陰陽人，他們同時擁有男女兩性的性器官，我相信這是大家能夠理解他們日後改變性別或是接受整形手術的原因，至於我們這種染色體、性器官和性別特徵都正常的人，大家總是站在疾病或小時後受到不正常對待的立場來探究我們跨性的原因，是不是爸媽小時候把我當男孩子養，是不是我的家庭重男輕女，是不是我小時候受到性侵害或性騷擾而厭惡自己的性器官，甚至是不是我希望爭取男性較高的社會地位......等等，其實不只是外人會這樣想，我們自己也時時刻刻在思考為什麼自己跟別人不一樣，為什麼我在性別這種最自然的事情上竟是那樣的不自然。

我在一個大家庭中長大，家裡的經濟算是不錯的，不但父母親疼愛有加，祖父母也相當寵愛我，大家庭裡有12個孩子，如果加上年紀相當的小姑姑和小叔叔以及鄰居玩伴就超過20個人，就我的記憶來說，我小時候喜歡跟堂哥和小叔叔一國，喜歡帶著弟弟玩，我父親會試著帶我跟妹妹去買洋娃娃，但是我總是把洋娃娃送給我妹妹，自己另外跟母親要求買挖土機、火車等玩具，我媽媽比較心疼孩子的情緒，另外一方面也是他們以為孩子長大後就會跟一般男孩女孩一樣回歸性別的常軌，所以我媽大部份會順著我的意思買玩具或衣服，雖然他也希望我像一般的女孩一樣愛穿裙子、留長髮愛打扮，但是他頂多是連哄帶騙讓我在宴會的場合穿得像女生，很少用強硬的態度對我。

雖然我父母親能夠容忍我男性化的性別表現，但是其他親友或學校同學就不一樣了，被嘲笑不男不女，被調侃：「你是男生還是女生？」，連上女生廁所都不得安寧，總是會被女廁裡的人質疑我是男生，不應該進來這裡，這還不打緊，每次被質疑就會招來身邊的人一陣訕笑，慢慢地，我知道我的性別喜好是一個禁忌。

我不知道我的性別意識發展得早還是晚，因為小學前半段的衝突不是太大，男女生混在一起坐，混在一起玩，那時候好像沒那麼討厭穿裙子，因為當時候我品學兼優，是個學習力強又不會搗蛋的好學生，老師根本不會管我是不是趴在地上跟男孩一起玩彈珠和紙牌，男孩也不會拒絕我加入他們探險的行列，就算大人講兩句，我和我的玩伴聽不懂也不在乎。不過好時光總是短暫的，我的營養充足，第二性徵發育得早，國小三年級月經就來了，那個時候我媽媽還在幫我洗澡呢！我媽很細心地教我如何使用衛生棉和衛生習慣，同一個時間，學校也開始進行「兩性教育」，與其說兩性教育倒不如說是兩性區隔，兩性分開來調教，男女生分開坐，球賽分男女兩隊、女生的性教育男生不能聽，男女兩性逐漸畫出一條清楚的界線，我的性別概念也隨之清晰，開始意識到自己的身體跟男生不一樣，而且會越來越不一樣。

講講月經的小故事好了，「月經」在我理解它之前就已經出現在我身上了，等我理解那是女性才會有的印記之後我開始抗拒，每個月的總有幾天我必須強忍著痛上學，偷偷摸摸使用衛生棉 (小心翼翼不讓人聽到拆開衛生棉外層塑膠套的聲音)，為了不讓排在我後面上廁所的同學發現我有月經 (上廁所的時間比較長)，我忍住小便，將小便的時間用來換衛生棉，還會將使用過的衛生棉小心包好塞到垃圾桶裡並且用衛生紙覆蓋住，以免下一位上廁所的同學發現衛生棉是我用的，很多時候女廁大排長龍，連換衛生棉的機會都沒有，尤其是經期頭兩天流量較多，我常常擔心經血側漏而整天坐立難安。(你看我小時候的思考多麼縝密！真是不可多得的天才！)

月經的經血不但會「側漏」，還會「後漏」(二十年前還沒有出現超薄、有翅膀、吸收力超強的衛生棉)，一次慘痛的經驗就在我國小六年級跟著伯父伯母一家人出遊五天，很不巧在最後兩天時月經來了，伯母很體貼地幫我準備衛生棉，但是因為沒有準備生理褲，衛生棉無法牢牢貼住身體，躺著的時候經血沿著股溝往後流，早上一覺醒來就發現我的內褲和外褲都已經淪陷了，最慘的是我沒有乾淨的外褲可以換，體貼的伯母就拿出他僅剩的乾淨長裙要我換上.........聰明的聽眾看到這裡應該很快可以想到我抗拒月經和裙子的糾結情緒，但是實際上發生的事情絕對不只有如此，當我換上裙子走出來的一瞬間，我耳邊響起了堂哥堂妹們興奮的叫喊聲：「你看你看！男生穿裙子耶！......你是男生怎麼穿裙子呢！哈哈哈.......你穿這樣去上(女生)廁所應該就不會有人說你走錯邊了吧！哈哈哈.......你像男生，喔不！應該說你怎麼這麼像女生啊......哈哈哈哈......」

電影美麗拳王當中，龍唐小時候跟同伴說自己是女生，他的同伴質疑說：「你有乳房嗎？」我也一樣被質疑過：「你有小雞雞可以站著尿尿嗎？你的ㄋㄟㄋㄟ這麼大，能跟男生一樣光著上半身嗎？」；龍唐小時候喜歡用媽媽的口紅和飾品來打扮自己，幻想自己是劇中楚楚可憐的女主角，學習女主角優美柔軟的身段和姿態，金星也喜歡穿姊姊的花衣服、將毛巾綁在頭上假裝長髮披肩或綁辮子，自我陶醉在其中。

我跟他們相反是由女性變成男性，不過都有一樣的經驗，我小時候要求媽媽讓我剪短髮，特意將耳朵旁的頭髮撥到前面來像男生的鬢角一樣，用水將頭髮弄濕往後梳成西裝頭，在家人面前展示自己帥氣的模樣，長大一點知道性別的禁忌，就等媽媽不在的時候躲在房間裡頭偷穿爸爸的西裝並打上領帶，欣賞著鏡子裡面英俊的小夥子。大家小時候都有寫過書法的經驗吧？筆墨紙硯對我來說也很有意義，我會躲在廁所裡頭拿毛筆沾上墨水在臉上畫鬍子(我小時候就很聰明知道不能用簽字筆畫，因為洗不掉)，而且我畫鬍子的功力日精月益，經常想像自己是故事中的男主角，有帥氣的小鬍子、失戀時的頹廢鬍渣，或是橫眉豎眼滿臉大鬍子的將軍，因此筆墨紙硯在我的生命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位置。

再長大一點，我觀察到男人的鬍子是立體的(不是平面貼在臉上的)，我試著剪下一撮頭髮，將這撮頭髮剪成碎屑用膠水黏在臉上，不過這個工程有點浩大，我不能經常躲在廁所兩個小時不出來，所以沒能常做，除此之外，我會用畫圖的方式來抒發性別的渴望，我畫的總是各式各樣男人的臉、身體和服裝，想像圖畫裡頭的男人就是自己，我還喜歡取很多男性化的名字，挑選喜歡的字來排列組合，名字當中隱藏著對自己的期待也期望別人能夠友善地對待自己，既然現實當中無法如意那就寄情於想像當中吧！同時我也練就快速藏匿和銷毀這些圖畫和字條的功夫，不然就算我媽不罵我，其他住在一起的親友也會覺得我不正常，這些奇怪的行為大概是我從國小五六年級開始一直到高中的娛樂活動，也是我建立性別認同和舒解性別壓力的管道。

女性的生理性徵和我原來的名字一樣如影隨形地黏著我，提醒我自己是個女人，當然也提醒別人要把我當成女人對待，大家理所當然的認為我應該喜歡自己的身體、喜歡穿雷絲花邊的內衣褲、喜歡打扮穿裙子、喜歡跟姐妹淘在一塊談論私密的話題，對男生有性趣(期望嫁個好老公)，害怕獨自一人夜歸，被性騷擾就會受到嚴重的心理創傷...等等，但是實際上我不但不喜歡這些，我更進一步希望自己的身體像身材高挑健美的男性一樣，有著寬闊平坦的胸膛和窄小的臀部，可以脫掉上衣盡情地在運動場上奔馳、在水裡游泳，就像是一般人對自己的身體感覺一樣，很不幸，我的身體意像跟實際的身體不一樣，所以我試著隱藏女性性徵，讓心理和生理儘可能達成平衡，例如駝著背挺著肚子來遮掩乳房的形狀，不穿貼身柔軟的T恤運動服，不運動以免被看到乳房晃動，不游泳以免穿泳衣，不參加需要穿裙子的活動(大家別以為不穿裙子的活動很多，像我喜歡的合唱團、樂隊、童軍等等活動都是男女有別)，我的成長過程比起一般人來說是缺乏許多色彩的，但是對於性別的分界卻有著深刻的體會。

我在學校的人際關係看起來跟大家相處融洽，但是實際上卻是疏離的，小學和國中我都盡量保持良好的成績，因為我知道老師不會為難成績好的學生，雖然成績跟性別沒什麼關係，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成績好似乎可以撇開大家注意我的性別異狀，有點像龍唐(泰國美麗拳王)和金星(中國舞蹈家)在事業上的表現可以爭取一些支援一樣，我注意到我國中一位同班同學C(我想他跟我一樣是女跨男)，很大膽地將男性氣質表現出來，夏天跟我一樣在學校把裙子脫掉換運動短褲，冬天就去買男生制服來穿，向心儀的女生表達愛慕之情，但是班上大部分同學都刻意跟C同學疏遠，私底下說八卦：「哦！你看C都打扮成男生的樣子，還跟XXX表白說喜歡他勒！哈哈！還好我沒有被他看上，噁心死了.....」，我為了避免自己跟他一樣被排擠，並沒有站出來為他說話反而跟其他同學一樣跟他保持距離，但是心理忐忑不安，深怕自己的性別傾向和喜歡女生的祕密會被揪出來！

同性戀的汙名真是無遠弗屆！因為資訊不足，我19歲以前一直認為自己是同性戀，因為我沒有辦法反駁我的女性身份，喜歡的對象也是女性，完全符合同性戀的字面意義，加上媒體告訴我們女同性戀就是一個扮男一個扮女的T婆組合，對呀，我跟女朋友的組合看起來就是這樣呀！不過，我除了受到「同性戀是變態」這個汙名影響之外，一直對於同性戀這個詞有很深的矛盾感，因為我希望我的女友是以男性的身份來看待我，也就是說我希望他是因為喜歡男人而喜歡我，但是我也知道這個要求真的是很無理，我的聲音不像男的、我的身體不是男的，我的身份更不是男的，我怎麼能夠要求對方把我當男人看待呢？

其實這個問題也出現在我和家人的互動關係上，性器官不偏不倚地長在我的身上，性別明確地寫在我的身分證上，我如何能要求家人把我當成兒子、當成兄弟呢？就算現在變了性，我能夠扭轉家人長久以來對我的性別觀感嗎？大家可以想像一下自己的父親哪一天打扮成女人的樣子或動手術變性成女人，你有辦法去除先前的印象，把他當成女人嗎？我想很難吧！為了減少女友對我女性身份的感覺，我儘可能讓胸部看起來平坦，儘可能不跟他有身體上的接觸(避免他看到我身上女性性徵)，跟他走在路上儘可能不講話(以免被別人知道我的性別)...就是這樣說不清楚、講不明白的心理障礙讓我無法建立好的親密關係。

差不多就是和女友分手的那段時間，我接觸較多的變性資訊，剛開始相當興奮，很高興我找到一個舒服的位置告訴別人也告訴自己「我是誰」，一心想要動手術改變性別，跟過去尷尬的歲月一刀兩段，搬離開從小生長的城市，跟一個不知道我舊身分的女人結婚，我以為從此之後不會再有性別困擾。我們誠摯地用外表向世人呈現自己的個性喜好，也表現出禮貌和尊重，然而僵化的性別制度卻讓「欺騙」這個罪名如影隨形—認為我們企圖隱瞞女性的身分和樣貌，就算做的手術變了性，若沒有在交往前告知伴侶，一樣被視為惡意欺瞞，我想不透的是，為什麼女扮男裝是假的，女扮女裝才是真的？

變性為跨性朋友提供另一個生活選擇，但是台灣的變性法規竟然是依循性器官決定性別的思維來制定，門檻高而且毫無彈性多元的選擇，讓跨性朋友再度擠入符合社會期待的二元性別的窄門，沒有挑戰現有性別制度的力量。我們不樂意見到明明是社會環境不容許不男不女的人存在，卻歸咎成主體性別認同有障礙，除了變性一途之外，我們希望打開人們包容異己的心胸，認識環境當中不合理的性別強制力，才可能真正解除跨性朋友的困境，發展出多元美麗的跨性別樣貌。

## 首班車A6 一個化妝上課的男生

洪薏婷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碩士、國中健康教育專科教師

參考資料：性別平等教育季刊NO.44，P.67~70

化妝這件事，長久以來就被認為是女生的事，在國中校園裡，偶爾可以見到化著妝的女孩。透過化妝，讓自己的臉龐看來更美麗動人，可是當化妝這件事出現在男孩的臉上時，所引來的目光就不同了，「奇怪」、「娘」、「噁心」之類的形容詞，就會如影隨形般跟隨在他的身邊。

小紫是一個國中男生，他坐在班級裡的時候，並不是一個容易受到注意的學生，因為他在教室裡，總是沈默的、安靜的，就好像他不存在一樣；直到某次離開教室的課程中，他走到我的身邊，問我座位該怎麼坐，我才第一次近距離的看見他，和他臉上的妝。

「我自己覺得我長得不好看，所以我才化妝，讓自己能有一點點自信！」（小紫）

我認識小紫的時間並不長，在我認識他以前，他就已經會化妝到學校上課，本來在青春期的階段，總是會有學生因為愛美所以就偷偷地化點妝到學校來，小紫會被注意，最簡單的理由─因為他是個男生。愛漂亮的男生不少，但會化妝的男生就不多了。

化妝對小紫來說，是安全感的最大來源，在國中一年級下學期的時候，小紫就開始化妝，他發現當他畫了妝，好像就比較有安全感。於是，塗抹在臉上的妝越來越多，從粉底開始，漸漸增加了遮瑕膏、蜜粉、眉筆、帶有色彩的護唇膏都成為他化妝的基本配備。小紫認為自己開始重視外表是因為長大了，但是他對自己的外表卻一點也不滿意，透過化妝品，他才找到了一點點的自信心，而且他一再強調，「真的只有一點點」，他是這樣形容自己的：「很胖、很醜、皮膚很不好」，還有他想了很久才說出來的「Q毛」。

小紫自己對於化妝到學校這件事情，不覺得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但是對於化妝之後老師給予的關注，有他自己一套因應的方式。他會隨身帶著這些東西，如果有老師要求他必須將臉上的妝卸掉，他會先卸了妝，等離開老師的視線，再重新畫過。對於小紫的行為，在學校裡他最常遭受到的就是異樣的眼光，因為他的妝讓他經常被同學取笑。老師們也一樣會對他有比較多「關懷的眼神」，可是對於別人的反應，小紫彷彿可以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就是自然的置身事外，關閉自己的感官。他也可以提出自己合理的解釋，認為老師是因為他的功課不好，才會被關注，跟化妝沒有關係，至於同學，他依然無所謂地說著「幹他屁事」。這樣的場景也出現在CPR的課堂中，當時因為天氣冷，所以小紫擦上了護唇膏，在做口對口人工呼吸的時候，在面膜上留下了一個口紅印，班上兩三個同學在他的旁邊就喊著：「ㄞ呦∼他有擦口紅啦！」，但是小紫只是繼續從容地做完他的動作，並沒有理會同學的談話，甚至還在結束之後，補上了在操作過程中掉落的護唇膏。

對於小紫的行為，同學們當然也給予很直接的回饋，就是排斥。在我的觀察中，我沒有看過小紫對於同學任何行為做出反應，他就是自顧自地作自己的事情，當他不想聽不想看，他就離開這些聲音的來源，回到自己的空間裡面。但是，同學卻不一定會放過他，不論他是不是主動地說話、動作，他都會是同學欺負的目標，對小紫來說，他認為這些施展暴力的同學就像蚊子，三不五時就飛到你身邊幹擾你一下，同學的這些舉動讓他覺得自己的自尊掃地，但又無力反抗，有很深刻的無力感。小紫的行為讓他在男生的族群中被排斥，以前在他還沒有開始化妝之前，他的交友圈男生和女生都有，也沒有太懸殊的比例，但自從開始化妝之後，男生就沒有人願意繼續和他作朋友，而且開始嘲笑他，就連小學時代的男性朋友，也變得怪怪的。雖然透過了化妝，給了小紫自信，但小紫卻同時表現出矛盾的反應，他始終很擔心別人注意他臉上的妝，只要提到他的妝，表情裡總是充滿了緊張與不自在，並想要快速的結束話題，尤其討論他化的妝好不好看、勻不勻稱，適不適合他，這些話題都會是他的地雷。化妝是小紫安全感的來源，卻也是不安全感的開始。

像小紫這樣的學生出現在班級中的時候，可以立刻看見導師的焦慮。因此，導師會急於詢問任課老師小紫的表現，並且在陳述學生狀態時特別強調了他會化妝的行為，語氣中更直接表明了對小紫性向的質疑，而這樣的特殊表現，便引起老師們的注意，更糟的是印象的連結，讓小紫不是太好的成績與他的化妝被連在一起，再加上小紫個性的問題，簡直就把他直接打入問題學生的行列裡。老師的焦慮還是來自於被挑戰的「男性形象」，這不是小紫的問題，而是老師的問題，老師們對性別多樣的接受度不足，甚至不認為男女生可以有不同的樣子，只能接受在男性或女性的刻板印象中的變化，卻不能接受跨性別的行為。

化妝的學生，在學校裡其實也不那麼難找到，但是在我所見的範圍裡，化妝的男生只有小紫一個，女生則非常常見。有趣的是，同樣是化妝這件事情，當發生在女生身上的時候，老師們關注的就變成「這麼早化妝，皮膚負擔太大，以後會變醜」、「花枝招展一定是想吸引哪個男生的注意」這一類的反應，這種天壤之別的反應，顯示在校園裡，男女性別的角色仍然被二分的很清楚，楚河漢界不能任意跨越，所以男孩女孩都該依循男生、女生的模式表現他／她的行為。雖然小紫向我表示，自己被老師注意應該是因為成績不好，但不能否認的是，老師們多是從小紫化妝的行為開始認識他。如果不是因為他化妝，或許他在班級裡的能見度就更低了。

一個化妝的男生出現在校園中，引起的漣漪是來自於校園空間對於不同行為特質學生的接受度不足。對待自己的身體，是每一個人所擁有的權力，讓身體的展現變得更美，更引人注意，也是一種自我的展現。校園環境中，充滿著規範與統一，讓老師們的思想與標準也跟著統一了起來。雖然性別平等教育已經在校園中推行了好些年，然而，老師們經過了一場場的研習後，只改變了嘴裡的話，卻沒改到腦裡的想法，如同小紫的例子，他帶給老師們的是衝擊與挑戰。在幾次與小紫的談話中，其實，他就是一個需要有人關注的、愛漂亮的男孩，他的一切只是為了得到肯定。如果每一位老師可以在質疑學生之前，聽聽他／她們的聲音，去瞭解行為背後想表達的想法，尊重每一個個體的展現，友善的校園空間並不困難。對於不同行為特質的表現，「導正」絕不是好的作法，傾聽、瞭解、接納、尊重，才是讓學生能感受到安心的作法。身為一個教師，在經過性別教育的啟發之後，總是希望藉由自己小小的力量，去影響身邊其他老師，當老師們都可以平常看待每一個學生，尊重學生對待自己身體的方式，才有可能建立一個性別友善的校園。

## 首班車A7「他」是女同志

作者：AD. Lin（作家、女同志網路廣播節目主持人）

參考資料：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8133

常被問到女同志有分哪幾種，倘若發問的人是異性戀女生，通常我會先回問：「那請問異性戀女生有分哪幾種？」

這時對方多半的反應會是先楞住，意會到自己的問題有點傻，早點回神的會再開口，口氣中帶點「老娘我可不是笨蛋」的氣勢：「妳們女同志不是有所謂的什麼T呀婆呀的？」

「還有不分不想分雙性戀多性戀變性戀不知道搞神祕跨性別……」

我一說出這一大串，對方就更傻住了，但還是會抓住對異性戀來說有點像火星名詞的尾巴，再問：「就是男人去動手術變性變成女人，然後想跟男人結婚，像電視上那個誰誰誰一樣嗎？」

「不對喔！妳說的是變性朋友族群，還有不一樣的性傾向哩！」

到此異性戀女性朋友終於進入完全無法理解的迷宮，萬萬沒想到女同志居然如此多樣。

「有生理性別是男性，因為他愛的不是男人，所以他不是男同志，他愛戀的對象就是女同志，但他不是異性戀，『他』就是個女同志！」

說到這，通常我眼中會出現一副不敢置信的表情．但這也是讓異性戀朋友瞭解到性／別的多樣化，以及對自己性傾向有自由選擇權力的最佳機會教育時刻。

從小受到的異性戀思考模式教育，讓我們看待人、事、物，甚至在對自身做決定時，都太習慣以二分法來判定．人只有好人壞人；性別只有男人女人；同性戀只有男同志女同志兩種；女同志只有T婆兩種……

因為，只分兩種的話，做決定比較簡單。

我們無法也沒有資格去論斷每個人對自身情感依歸對象選擇的是非對錯，因為那本來就沒有是非對錯，但我們必須因為性別多樣的展現而感到高興。

在我自己的定義裡，生理性別是男性的女同志應該被稱作「超性別拉子」。除了聽起來感覺很帥，這種對自己性傾向的選擇，的確也超越一般人常態所能理解的範圍。

更重要的是，我覺得這樣的女同志也實在太帥了！

是，他有男人的性器官，或許他會去動點手術，但他並非為了要當個愛男人的女人，也不想當個愛女人的男人，而是想成為一個愛女人的女人！

他，不是男人，也不是男同志。

他，是女同志！

## 首班車A7 標題 [心情]我的跨性朋友們

作者 GayRoy@kkcity.com.tw (冷氣維修何時好~"~)

看板 transgender

小時在日本成長的過程中，會感受到某些矛盾

非常注重陽剛男性形象的社會，對於性別界線其實很鬆動也有某些彈性在

小時候第一次看到美川憲一表演時，一直在想這是一個阿姨嗎?

但家人也說不上來，姊姊說他可能想變性，媽媽推測他應該只有表演時才這樣打扮

對當時來說我只記得這是一個很像阿姨的華麗叔叔

第一次看到的跨是在電視上，有時會看到某些綜藝節目開玩笑

那些人妖、那些動完手術穿女裝但依稀可以看到鬍渣的人、那些比較女性化的男生

看他們在綜藝節目上被吃吃豆腐開開玩笑，還蠻好笑也無傷大雅，又會覺得她們好漂亮唷

原來變性人都那麼漂亮?現在想想能受邀上電視的，哪個不是百裡挑一?

回到台灣後，似乎就完全沒看到跨的形象或身影，只會偶爾在新聞上或綜藝節目

聊到"人妖"、"紅頂藝人"、"變性人"。不過那種感覺讓我很不舒服

主持人一樣是吃豆腐開玩笑，但那種戲謔裡有種讓我坐立不安的味道

跟以前看日本節目感覺截然不同，不知是小時沒有感受到玩笑裡的意識還是真的有差?

在開始使用BBS後，看到花魁的"S\_transgender安能辨我是雌雄"，開始偷偷潛水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好奇，因為版上大部分的生命經驗或經歷是我不會遭遇

可是在板上潛水，我以為大部分人都是想當TS或是還沒足夠資源轉換所以先CD

我是如此一廂情願的解讀板上的文章，然後還自以為我是個很有包容視野的人

可是這樣的自以為來到臺北後就開始感受到自己的無知

在某次聚會看到W，一個漂亮白皙聲音也很溫柔的中性打扮朋友，我當下以為她是女同志

後來介紹時才知道他是一個有跨性別認同的生理男性

這是我第一次真正認識一個跨的朋友，我也很理所當然自以為是的問他"那你要去變性嗎"

他當時很和善的告訴我，他的認同是跨，但不必然要變性，才能成為有蓋章認證的跨

上課認識蝶園的朋友C和旭寬，我知道旭寬的轉變，但我不知道C是什麼樣的狀態

那次上課對我來說打擊很大，很多我自以為的判斷，似乎不盡然貼近他/她們的生活經驗

所以事後我也不敢去問C，請問你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態，我只知道C也是一個跨

上完課後對跨的朋友有更多認識，而非以往的想像，這對觀照我的生命經驗是有幫助的

到了後來我認識了板上的Z，一個沒打算動手術的MTF，穿著她最自在的裝扮，面對一切

還有已經動完手術超過十年的蝶園朋友ZW，第一次認識她時

朋友介紹她叫賈寶玉，原以為是很典雅的典故，結果朋友笑著說因為她是假鮑魚

我才嚇到也才發現原來眼前這個朋友是一個跨，如果沒有說，我根本不會發現

嚇到的另一個點是覺得這樣的玩笑是否太不禮貌?讓人不舒服?

在這段期間，跟她們的相處，我也才慢慢理解。

我以前以為對跨的朋友來說，唯一的問題只有存錢動手術

認識這些朋友後，我才發現很多細緻的問題，就算已經動完手術卻還是要面對的某些情形

我的這些朋友並非每個都是TS，但她們的某些處境卻如此相近

而與她們的互動，我覺得比一堆詰屈聱牙的理論各有意義

那些理論是書上的文字，但我這些朋友是活生生的人，她們是我的朋友

某次去國小介紹認識同志時，介紹到跨，當時問小朋友想像中的跨是什麼

很多人就直接說變性人、泰國，不脫這些刻板印象

當時有個小朋友說"不自然，因為她們吃藥所以會早死"

當下我真的生氣了，不假思索的回他

"你有沒有吃維他命C 維他命B，如果你有吃的話難道你也會早死嗎?"

"自然?你要自然的話現在就應該不穿衣服脫光光在草地上跑步啊，你坐的椅子用的桌子

都不自然唷"

很多時候跟一堆咄咄逼人的大人都可以平心靜氣的壓下情緒解釋

我不知道為什麼那天我會那麼生氣

因為那天W就站在我旁邊，我覺得所謂不自然、會早死那種屁話很蠢

因為我的朋友Z她穿上服裝時，還是常被人指點或質問

但我知道她不是不自然，甚至,她這樣的形象對她自己來說才是最自然的

這些是我認識的跨朋友 有TS 有CD 還有我認識的雙性徵朋友

我很感謝她們沒有因為我的自我認同不是跨，就與我保持距離，讓我有真正認識她們

也才有機會去回顧我自己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每個人的異質性都很高，每個人的家庭、背景，遭遇處境也許都不盡相同

我以前會想 我的認同不是跨，我為什麼要花時間去講，甚至動脾氣去爭辯、澄清?

我又憑什麼去講?

因為我知道我不是為我講，我是為我這些朋友講

我是為某些還不方便出來為自己講話的朋友澄清

也許在很多有限時間裡，我不能把跨族群的多元樣貌呈現出來

又或者是"每個朋友對跨的核心到底是什麼"看法都不盡相同，

到了後來，我真正知道我要做的不是名詞解釋或教條規訓

"各位小朋友，這些人是跨"，"各位小朋友，所以我們要尊重，知不知道!"

這些都好遙遠

而是透過講述故事和她們面臨的某些處景，讓台下理解

現在，對我來說我也不會想去問C，她/他是什麼狀況

我知道她/他是我朋友，她/他的認同是跨，這樣就夠了

感謝這些朋友們:)

## 加班車B1說與不說之間--談同志父母如何對小孩出櫃

作者：阿徹

資料來源：http://blog.yam.com/la\_ma\_news/article/10759603

 許多同志父母對如何向小孩言說自己的性傾向與家庭組成有各種方式與竅門，也有許多小同志父母還處在想說但是不知道該如何說的憂慮當中。

社群當中有許多種媽媽，也有各種對於小孩的考量，本期拉媽報封面人物，就想來談談如何處理對小孩出櫃的方式。我們先簡要看看兩個媽媽對於是否對小孩出櫃的態度及看法，再翻譯簡介一本書中的相關段落，＜同志父母完全指南＞其中的一章<出櫃與語言的政治>，提供一些相關的討論，希望可以提供各位同志父母參考，也激盪出新的火花。

 小米媽媽的故事—給孩子健康的觀念，他們就會正確的成長

小米媽媽本來有一段多年的婚姻，在這段婚姻當中雖然受到先生不好的對待，但是小米媽媽還是辛苦努力的出外工作以及照顧好小孩，希望扮演好一個媽媽的角色。在婚姻的後五年，小米媽媽不堪前夫的語言與身體的暴力對待，就搬出了家中，但即使如此，小米媽媽也每天都回家把小朋友的三餐準備好，功課檢查妥當，等小孩睡了才出門前往自己的住處。

小米媽媽說，對他來說，那是一個很分裂的情況，他愛自己的小孩，也愛著自己在外結交的同性伴侶，但是這兩者無法同時進行。但是在離了婚之後，當小米媽媽帶著自己的孩子，也不再怕跟前夫有監護權上的問題，小米媽媽選擇告訴孩子「媽媽愛的是女人，是跟女人交往，但是這一點都不會減少我對你的愛。」而讓小孩知道自己是同志最大的好處是，小米說「我們就像一家人啊，懂嗎?我跟我的伴侶在一起，我也愛我的孩子，我當然希望可以同時跟他們組成一個家庭。離婚以前我從來不能和他們兩個一起上街，但是現在就可以了，我們一起出門的時候就像是一～家～人！」

小米認為孩子是一塊空白的海綿，你給他正確的觀念，他就會正確的成長。小米的孩子第一次聽到的時候也有一點驚訝，但是後來也就都能理解了，甚至都和小米的伴侶很哥們的打成一片。 至於小米的孩子小米立在學校與同學互動的情形等等，小米立說同學間會談自己家裡的狀況，他會說自己是和媽媽住，有一些其他的小朋友也是單親的家庭。

小米立也常被同學問是不是踢，小米立會說「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呢?」小米也說，「他在學校，其實蠻多同學都知道，猜測，他也不正面回應，他只會說是T 又怎樣，不是T又怎樣，可能我給他一個環境就是我是認同的，你沒有不對，你喜歡女人沒有錯，你只要健康的去看待你的性向跟你的人生，就這麼簡單。我給了他這樣的觀念所以構成他不會有太大的挫折感，或是差別感，不會有這種情形發生，我也在避免這種情形發生。」

這是小米媽媽的故事，他認為正確的給予小孩一些觀念，就可以讓他們健康的成長，所以他也提到自己的心理建設很重要，一定要自己可以認同自己，才能夠坦蕩、坦承的向小孩、家人，甚至世人解釋自己的種種生活。

小加媽媽的故事—等小孩大一點再說…

小加媽媽現在和就讀小二的孩子住在一起。自從有了小孩以後，小加媽媽跟圈內其他媽媽的相處就變成以“對小孩的教育方式”為前提。怎麼說呢？就是能不能和這個媽媽變成好朋友，是建立在兩人對小孩教育方式是否有共識。

小加媽媽喜歡帶著小孩一起參加拉媽親子聚會，雖然小小擔心其他拉媽與伴侶在小孩面前卿卿我我放閃光，但小加媽媽說要在小孩面前跟伴有親密動作的妙招就是，親伴一下也親小孩一下，大家都親一下就不會有嫌疑啦！

關於對小孩出櫃這件事，小加媽媽現在還不打算說，所以也沒有和其他拉媽討論過出櫃的事情。希望等小孩大學以後自主、懂事了，再主動去說。不過，從小就會對小孩講道理，告訴他將來長大想做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能傷害別人或讓人不舒服。想做什麼事都可以，像是男生留長髮啦，女生也可以把頭髮剪的短短地，不會影響別人就好了。

這是小加媽媽的故事，雖然不選擇現在就出櫃，小加媽媽也已經開始給予小朋友多元的性別觀念，例如男生和女生不一定要有什麼樣的髮型等等。看完兩個媽媽的故事，我們來看一下同志父母指南的介紹。

＊＜同志父母完全指南＞—Tne Complete Lesbian & Gay Parenting Guide (2004) Arlene Istar Lev,CSW. Berkley books.

我是拉媽不奇怪！—關於出櫃，態度影響一切

作者本身也是拉媽，所以分享其關於同志父母的種種，不只是理論套用，更是實際的生活體驗。而關於出櫃的這一章，看完以後可以知道，他覺得關於出櫃這件事情的最大重點就是「態度影響一切」。

關於這個觀點，作者先簡要講了一個故事。某個女孩生長在一個女同志家庭，母親A有一個伴侶B，兩個人都對小孩很好，但他們極力避免讓小孩覺得自己是一個同志家庭，在小孩面前沒有太親密互動，即使同房睡其中一個也悄悄在小孩醒來前到另外一個房間去，力求讓小孩看起來覺得他們「很正常」。小孩都很聰明，即使母親和伴侶刻意掩飾，還是可以發現這段關係，但是這個避而不談讓小女孩覺得很奇怪，並且也讓小女孩從來不敢帶同學回來玩，因為他不知道要怎麼跟別人解釋母親和伴侶的關係。直到母親A得到乳癌去世，他和母親的伴侶B終於能坐下來談這件事情，敞開心胸的談話使深深的壓抑獲得解放，但是他們最遺憾的是母親A已經永遠不可能跟他們同享這份快樂。

從這個故事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都會自己對身為同志這件事情感到很緊張，覺得會對小孩不好，所以不說。其實，首先最重要的是，你的態度也影響了孩子看待這件事情的態度。當你有所猶豫不定，孩子也就習得了這是一件不安全、不確定的事情。

只有當父母本身能夠正確而健康的看待自己的家庭組成，並且正確的向孩子說明，他們也才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理解自己的家庭。

當孩子還小，他就是一塊充滿各種學習性的海綿，你告知他正確的辭彙，他也就如此學習，你坦然的告訴他許多事情，反而有助於他的理解，不要把他設想成會先入為主的感到不解、不安。對很幼小的孩子來說，你告訴他「我有兩個媽媽，我的媽媽是同志，兩個媽媽都很愛我」跟「我有兩個蘋果，今天吃紅色的，明天吃綠色的」可能是幾乎差不多的事情：對他們來說都是充滿好奇的、新鮮的資訊。

對小孩子的世界來說，本來就充滿了各種疑惑，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盡可能的跟他解釋正確的概念。對他們來說，他們可能不瞭解「銀行」也不瞭解「同志」，你告訴他們「銀行就是可以存錢跟借錢的地方」跟「同志就是兩個同樣性別的人相愛」可能就是差不多類別的名詞解釋。

並且，你的正確告知與討論，也才讓他們有機會學習到要用什麼樣的詞彙來描述自己的家庭以及家人間的關係。因此，你躊躇猶豫不絕不敢告訴小孩「媽媽跟乾媽其實是在一起，在交往，我們相愛，是同性戀，也都很愛你」，當別的小朋友問到他的家庭成員，當他即使想說也不知道怎麼表達的時候，就可能會很挫敗。

所以，我們的小孩只有透過我們給予他的辭彙，才能對事物正確的命名，千萬不要吝惜多跟孩子正確的解釋各種觀念的機會。千萬不要想說等到孩子長大「自然就懂了」，你給予他的更多資訊與陪伴，可以免去他一個人摸索與挫折的階段。 在孩子幼稚園的階段，他們比較需要正確且直接的訊息。

但是到了孩子長大到更大的程度，可以開始告知他更複雜的訊息，例如在社會上有一些人覺得同志不好，甚至會受到歧視。例如作者就提到，他帶小孩出席家長餐會，他對另一個小朋友的家長說「我有兩個媽媽」然後就跑掉了，那個家長看起來有點驚訝，小孩就問他說他怎麼了，對他來說我有兩個媽媽可能跟我家有冷氣或是我家沒有冰箱一樣是諸多家庭資訊的一種，這時候作者就開始對他機會教育，同志被某些人覺得不好的，人們甚至可能會對他們很不好，所以那個家長會覺得你敢這樣勇敢的告訴別人是很厲害的。但是受到歧視就不代表是不對或不好，有很多團體正在爭取更多平等的權利(ex.拉媽報:p)。

總之，正確而寬容的對待方式，也可以培養小孩在將來面對更多的不同或是困難是應變的能力。重點是，親愛的父母，你必須和他們站在同一線，與他們討論、努力，而不是一昧的想要避而不談。

並且，當他們長大的過程中，他們一定會不斷接觸到既有異性戀社會的各種資訊與文化，這時候就更需要提供他們很多有共同環境的朋友(例如參加女同志媽媽聯盟)，或是給予他們看跟自己一樣家庭組成的繪本等等，可以培養他們更多的認識與描繪世界的能力。

## 加班車B3 標題 Re: [家庭] 關於父親\*

看板 gay

作者 oliveyang (高雄學生)

看完原PO跟父親相處的情形 也把我拉回我跟父親相處的回憶裡

從小父親因為念國防醫又生長在眷村的環境

對我也就是軍事化管理。基本上我跟父親不會有太多正面交鋒

都是透過母親當傳話筒...

生平第一次去參加了同志遊行，結束後直接搭車回高雄

路上拿了一堆DM跟保險套隨手就丟在包包裡面，晚上吃飯時父親一反往常的不在家

吃到一半老媽發問了：兒子，你是不是喜歡男生？

愣了三秒之後我回說：沒有，你不要亂講

老媽接著說：我下午幫你洗背包時候看到裡面的同志DM跟保險套

當下除了不爽我媽知道我的秘密，又有一點羞愧覺得對不起他們的感覺

把碗筷甩了就進房.....原本以為再也不會有人提起這回事

想不到，我爸跟我媽竟然幫我掛號了精神科。就接下來了一年的漫長精神科門診

一年下來非但沒有什麼轉變，每次去醫院時我還跑去跟在裡面實習的網友見面吃飯=.=

往後雖然家中不會刻意提起這回事，可是我父親的小動作卻沒停過

像是請基督教的姑姑打電話來驅魔，每次一驅就是兩個小時

或者是偷看我的通聯紀綠，不然就是躲在門外偷聽我說話

當然被我知道之後跟父親就是一陣互罵

有一次去找高中同學玩，因為太晚就睡在他哪，那時候是很冷的冬天

媽媽打電話來：兒子你在嘉義嗎？ 你爸叫我問你有穿衣服嗎？

我回：有啦！我有帶外套

媽媽接著說：然後你爸叫我跟你說，記得要帶套子。保護自己不要生病了

我：............，原來你們剛剛那什麼有沒有穿衣服，不是怕我感冒

而是真的問我有沒有【穿衣服】

因為被誤會的感覺讓我發火，在電話上大吼：你們兩個是白癡嗎？不要太過分

從被抓包到之後的3年，我沒有跟我爸在同一個飯桌上面吃飯

交談也都是靠媽媽當傳話筒，然而我也常常在桌上看到父親影印的同志新聞

我總覺得父親永遠不會瞭解我的世界，不是不想 是不能。

直到在某個父親節後的隔天，我爸跟我媽去登山旅遊

早上6點半接到母親打回家中的電話，只有一句：父親死了

接下來幾個小時母親的手機一直通話中，最後直接關機.....

到晚上11點多才又接到電話，媽媽叫我到醫院的太平間等他跟我父親

到了太平間裡面的人跟我說長子要在這邊接自己的親人

帶著弟弟，第一次這麼清楚感覺到原來我是長子....

隨後父親的遺體送到太平間，我上前去看了父親

就這樣？什麼話都沒有說！ 這樣子就是最後一面？

親戚在後面說：傑，你是長子 跟爸爸說最後一些話，他就要放入冰櫃了

最後一些話！要說些什麼！

怎麼，原來我跟父親 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我想說什麼...爸 我會照顧弟弟跟媽媽你不要擔心 不...不是

爸 我不該跟你吵架 也不該離家出走

爸 我不該喜歡男生讓你難過

不 都不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我講不出話了，面對我最親的親人 我居然說不出半句話

從頭到尾我講不出半句話 就是一直哭

禮儀師：請您說句話吧！ 這樣親人會比較安慰一些

最後...我只說了句： 爸 我來看你了。 你有看到我嗎

我衝出太平間 到門口一直哭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 不是父親不能瞭解我，而是我從來沒有給過他機會

打從一開始，我就比他們還更拒絕討論我的事情。

原來 在我看完精神科的隔天 我父親也會去醫院

原來 他們不知道向誰求助，才找了姑姑來驅魔

原來 要老爸這麼傳統的一個人要他問我有沒有帶保險套 要有多大的勇氣

原來 父子間的100步，父親走了99步，可我....卻還再裹足不前

整理父親的遺物時，看著他的學士照

在上面寫著【我為理想而來，為實現理想而去】雖然八股了點，卻非常能代表他的個性

翻著父親的日記，原來翹家是遺傳嗎？

我為了你們不瞭解我喜歡男生離家出走

父親為了大學的女朋友臥軌，也是跟爺爺吵翻離家出走

整理父親的CD時發現，原來.....你喜歡的民歌 其實很動聽

那天我放了整晚的【那一盆火】....

我特別喜歡裡面一句【曾經是爺爺點著的火，曾經是爹爹交給了我】

原來我身上有爺爺的影子，還有父親的影子 不論我們有多少觀念不同

父親過世後，我跟他的對話變多了 比以前任何時候都還要多

失戀的時候、半夜睡不著的時候、掃墓的時候

雖然我們還剩最後的一步沒有走完

這一次....我會努力跑到終點的。

## 加班車B3 同志父母親友組織聯盟\*

### （PFLAG／Parents, Families, and Friends of Lesbians and Gays）

游美惠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參考資料：性別平等教育季刊NO.50，P102~105

2010年4月電影《為巴比祈禱》（Prayers for Bobby）在臺灣上映，這是一部真人真事改編的劇情片，敘述瑪麗葛菲斯（Mary Griffith）從一位傳統篤信基督教的家庭主婦蛻變成同志人權鬥士的生命故事。一心盼望子女平安長大的母親，無法接受小兒子巴比是個同性戀者的事實，想盡辦法要「治好」巴比，「拯救」巴比，結果換來巴比以結束生命作為最後的妥協（抗議）。巴比死後，瑪麗開始接觸和她有類似處境的家庭與人們，逐漸瞭解「同性戀不是病」，並且加入同志父母親友組織聯盟（Parents, Families, and Friends of Lesbians and Gays，簡稱PFLAG），積極為同志權益發聲。瑪麗葛菲斯希望巴比的死亡不是悲劇，而可以轉化成為每個同志家庭的幸福延續。相信看過此片的觀眾，對於片中PFLAG的遊行與倡議活動的影像一定印象深刻，瑪麗葛菲斯因為兒子的死，後來也成為PFLAG的最強力代言人。我想藉此影片在臺灣上映的機會，介紹PFLAG組織讓大家認識。

「接受自己的兒子，竟成為她人生最艱難的挑戰」，電影《為巴比祈禱》的官方網站（註1）上用這麼一句話生動地描繪出家有同志兒女的父母親之心情寫照。誠如《親愛的爸媽，我是同志》這本書中一位「與孩子一起學做同志」的敏敏媽媽所言：

我必須承認，我很難過、心疼。我總抱著希望，但願是她弄錯了，他和別的女孩一樣，可以過著平凡幸福的人生。……面對這樣的難題，我內心惶恐又無助，不知道如何尋求諮詢與協助，……我覺得與其暗夜哭泣，不如和孩子一起面對身為同性戀的事實。……我無意為同志孩子當說客，我只是一個母親，同志父母的痛，我都懂，我們也有孩子無法體會的難處和極限……。（台灣同志諮詢熱線，2003：67-80）

當父母親發現自己的子女是同志時，他們需要支援與協助，自助／互助團體如PFLAG者，就是如此應運而生。

根據Durgin-Clinchard（1997）的介紹，PFLAG係由世界各地（以美國為主，其他還包括澳大利亞、比利時、加拿大、英國、法國、荷蘭、德國、以色列、紐西蘭、俄羅斯、南非等國家）的團體代表所組成的組織，是一個草根性的支持／自助團體及社會運動組織，該組織聯盟的三大目標為：支持對其子女的性取向在理解和適應上有困難的同志親友，教育他們與其他社會大眾，並為其同志子女倡議爭取平權（p.141）。

PFLAG宣示並以行動積極促進同志的公民權，其三大工作目標為支持、教育及倡議（support, education and advocacy），並將能否提供會員參與此三方面事務的機會定為分會申請入會時的標準，重點在於提供機會和資訊，並認清許多事情並沒有清晰明確的界線存在。Durgin-Clinchard（1997）用「三角凳」來形容這三項工作之缺一不可，事實上，PFLAG從一開始就知道他們得小心取得平衡，既不能嚇走需要支援的人，也不能讓那些為尋求改變而來的人失望，因此是個相當獨特的支援團體。事實上，對抗異性戀主義是一個需要學習的過程，成人和小孩都需要透過各種方式來學習相關議題，所以PFLAG的教育活動非常留意要做到以下的「三管其下」：（1）適當程度的壓力是必須的，但不要大到使學習者無法承擔；（2）與同志和雙性戀者親自接觸有助於降低偏見；（3）若缺乏新知來修正或取代舊觀點，學習將難以進行。

基本上，PFLAG各分會用來推動改革的媒介包括寄發會訊（newsletters）、印製簡介傳單、設立電話諮詢熱線與小型圖書室、安排課程方案或辦理新成員短期培訓等。其中每月集會安排一些多樣主題的課程方案是分會裡最不可或缺的活動，所謂「課程」也許只是某位成員分享讀書心得或影片觀後感，待分會擴大後，課程就可以固定逐月安排，PFLAG各分會也常邀請神職人員、政治候選人、學校教職員、顧問等擔任客座講師，對他們來說，課程是教育結構的核心，能讓尚未完全投入的成員保持興趣參加。此外，小組會談也是PFLAG各分會常舉辦的活動，在強調保密性的前提下，創造經驗分享的機會。由於考量到成員的異質性，有些人加入PFLAG時已是行動派，有些人還需要時間摸索，所以教育是最好的橋樑，成員之間的不同狀態在支援和行動上正可以提供不同的榜樣。

事實上，PFLAG更是積極投入社會運動，他們會運用跟其他分同志團體結盟以及投書（給立法者、學校董事會，大眾媒體節目）等方式關切相關政策的制訂或是反對相關具有偏見的言論，同時PFLAG會員也把握機會到處對外推廣演講。最值得一提的是，同志社群內常舉辦許多慶祝節日的機會，包括連續假日活動、百樂餐會（每個人帶一道菜來共用的聚會型態）和感恩節的火雞餐等，營造出家庭的氛圍，邀請所有PFLAG成員一同參加；「同志驕傲」（Gay Pride）遊行活動和「出櫃日」當然更是聚會的好機會，此外也愈來愈常舉行結合／結婚儀式及年輕同志家庭的聚會，用意在帶來歡樂、提振大家的精神（註2）。所以，由此可見PFLAG作為一個支持／自助團體及社會運動組織，是多角化在經營的，而對其成員也同時發揮著多面向的功能。學習跳脫異性戀主義的成見是個不間斷的過程，PFLAG的存在即在此過程中提供養分、互惠和支援。

而臺灣的情形又是如何呢？除了從《親愛的爸媽，我是同志》一書之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同志子女及其父母的經驗敘說之外，卓耕宇、鄭智偉、吳政庭（2002）曾經在一篇介紹加拿大的同志組織文章之中指出：「臺灣的同志運動在吸取歐美同運三十多年的養分後，……除了爭取同志人權外，長期以來我們忽視及無力面對的家庭／父母，是接下來同志十年該努力的重點。……和加拿大PFLAG不同的是，臺灣是由同志團體發起，原因是同志團體內的同志感受到對父母不捨及愧疚，進一步將這樣的心情化為行動，具體的成為提供給父母的資料與講座」（p.76）。陳凱軍（2008）的研究探討家有同志子女的父母親的出櫃歷程，生動地描繪出「櫃父母」（註3）藉由支援性團體的聚會，逐漸地理解子女的同志身分，去除迷思，進而投身同運為同志子女爭取權利的過程。漸漸地，我們發現本土同志研究的發展已經可以更細緻地探討家庭關係的面向了，我想這是所有關心同志朋友處境的夥伴都樂見的重大進展吧！♥

註1：電影《為巴比祈禱》的官方網站http://gaymovie.pixnet.net/blog/post/4852157，取用日期：2010年4月6日。

註2：以上文字改寫自Durgin-Clinchard（1997）。

註3：根據陳凱軍（2008）的研究指出，之前在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之中有「櫃父母下午茶」的聚會，後來在2006年12月14日正式成立了「櫃父母同心協會」籌備會，為未來發展成更健全的組織做準備。

參考書目：

●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2003）。《親愛的爸媽，我是同志》。臺北：心靈工坊。

● 卓耕宇、鄭智偉、吳政庭（2002）。〈彩虹國度─加拿大同志之旅〉。《性別平等教育季刊》，35：67-79

● 陳凱軍（2008）。《從「櫃父母」到「同運」行動者：同志父母的出櫃歷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 Durgin-Clinchard, E. (1997). A Three-legged stool: PFLAG’s support, education, and advocacy. In Sear, J. T. & Williams, W. L. (eds.), Overcoming heterosexism and homophobia: Strategies that work. ( pp.141-1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加班車B3 標題 [家庭] 關於父親

作者 Howard888 (垂哥)

看板 gay

今天的風有些涼，

獨自在公園遛狗的我突然想起了父親。

大概在三年多前的夜晚，

跟今夜一樣的涼風陣陣。

老弟跟他女友在父親房裡談了數小時，

兩人帶著泛紅的眼眶走了出來。

老弟的女友懷孕了，

這對沒有經濟基礎、剛退伍的老弟來說並非好消息，

如果是我可能會選擇墮胎，

但老弟卻把決定權丟給父親，

父親沒有責怪他們兩人的愛玩，

同意婚事。

事後，

父親希望我拿出一些積蓄幫老弟完成婚事，

我反對了。

並不是因為介意那辛苦存的金錢，

而是老弟的玩性讓我認為他尚不足以撐起一個家。

父親有點怒，

丟了一句:[你不結婚我不會勉強你，但你不要阻擋你弟的幸福。]

我不太能理解這是什麼意思，

但在不久之後父親選擇用他的方式告訴我。

過了幾個月，

老弟結婚了，

父親的病情有些惡化，

除了每週三次的洗腎之外，

有時在夜晚也會緊急叫我回家載他就醫。

那是淩晨三點多，

剛從醫院離開的父親有些疲憊，

車上的我們並沒有太多話，

只是我就剛好想起了父親的那句話。

[為什麼你覺得我不會結婚?]我的語氣還算和緩。

[因為你常常把不結婚掛在嘴上。]父親的回答似乎有些防備。

 [你覺得我會同意你這個說法嗎?]我質疑了。

[不然要我怎麼說?]父親開始不耐。

 [好吧......如果你堅持，那也可以，至少表示你認同了。]我放棄追問。

[有些事情不要說的那麼明白，對你比較好。]父親閉上眼睛，似乎累了。

回程短短半小時，

對沒有話說的我們，

似乎是半個世紀那麼長。

回到家，

我沒有扶父親進房，

等父親下車我便開車離去。

幾天後，

又是父親半夜要掛急診。

這次是父親主動發難了。

[你可以告訴我你為什麼不結婚嗎?]父親語氣還算和緩。

[因為我工作還沒穩定，錢也賺不夠，還要還學貸......]

 [這些應該都不是不結婚的理由，等這些問題克服了，你就會結婚嗎?]

父親打斷我的話，顯然他並不認同我的理由。

 [我也不確定，我只是覺得沒有必要結婚，至少現在我這樣認為。]

我對我的說法感到滿意。

 [你知道我也許沒辦法等你太久嗎?你這一房要放著倒了嗎?]

父親的語氣有些急促了。

 [我知道你身體不好，但那跟我結不結婚沒有關係，我相信你會好好的......]

我承認我虛應了事。

 [我把話說的坦白一點，你老實回答。]父親劈頭丟了這句話。

[啥?]我不懂。

 [你記得你大學時住在朝馬那邊嗎?]

[我記得啊!這跟結婚又有啥關係?]

 [你記得有一天我過去那邊睡嗎?]

[你說你沒班那次嗎?我知道啊!]

父親曾是野雞車司機，

有時車子到台中沒班要返頭，

就會留在台中過夜，

但那是唯一一次，

之後他都在車站休息室休息了。

[我在你廁所看到了一堆男人沒穿衣服的圖片!]

[哪有?沒有啊?]我極力否認。

 [這時候還要裝就太假了!]

我怎麼覺得父親對我的困窘有些得意。

 [我並沒有怪你，這幾年我也沒有問你。]父親語氣和緩。

[甚至我懷疑是不是我跟你媽離婚讓你覺得女人並不重要。]

 [跟你離婚沒關係，只是我真的不喜歡女生。]

我像是跳下懸崖一般，找死!

 [所以我從不問你為什麼帶回家的都是男生?]

[所以我從不逼你跟你那個假的女友結婚。]

[所以親戚朋友問你的婚事時，我都幫你擋得一乾二淨!]

父親說了一串，我無力招架。

 [謝謝......]我滿心感激，眼眶不自覺也留下淚。

 [真的沒辦法喜歡女生嗎?]父親似乎不死心。

[沒辦法，我試過了!]我堅決回答。

 [那就不要告訴親戚朋友，至少我還活著時不要說出去。]

對話這樣結束了。

自此之後，

有時帶著男性友人回家吃飯，

雖然從沒半個是BF，

但父親總會用著極其誇張的語調招呼朋友吃飯，

之後再用極其誇張的語調邀請朋友下次再到家裡作客。

我從沒問究竟他是不是真心，

因為那並不重要。

但我知道，

我這個在他心中近乎完美的兒子已不再完美。

時間拉到一年多前，

父親的病情惡化，

住院已經好幾天。

某天，

他在病床上拉著我，

表情有些疲憊。

他說:[你要拉你弟一把，他不學好，你是哥哥要幫他。]

他越說越急促。

 [老爸一直以你為榮，你在老爸心中一直那麼完美，你不要亂想，喜歡男生就喜歡男生。]

父親這些話強化我的心臟，讓我知道他並沒有否認我的存在。

[只是......我捨不得你那麼辛苦，工作已經夠辛苦了，連將來也沒個老婆幫你持家。]

我和父親都哭了。

當晚從醫院返回租屋處時我在車上放聲大哭，

我一直以為身為同志是我自己的事情，

卻不知道父親也為我的將來擔心。

隔天早上，

醫院來電表示父親進加護病房，

打從那一刻父親就再也沒說話一句話。

進加護病房第二天，

父親就離去了。

到現在我還是沒對身邊親友出櫃，

一直獨立生活的我並不怕被孤立或排擠，

只是我擔心出櫃以後除了好奇的親友多了之外，

會不會多一些也為我擔心的人......

## 加班車B4同志們一起來生孩子

作者：[王晧安](http://www.lihpao.com/space.php?uid=1&op=news)

參考資料：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8162

一個男人的「精子」，除了用以與卵結合之外，可以做什麼用？這不是腦力急轉彎的問題，而是很功能性的問題。像我這樣的一個生理男性，有個穩定交往的男性伴侶，若不生育，除了將精子視為性愛過程告一段落的象徵，還有什麼功用？理所當然地視之於無物，隨意丟棄，毫無珍惜之意，埋葬於衛生紙堆中。難不成要把精子拿來食用？加工？發揮其生物特性？

由於男人與男人之間，只有精子，女人與女人之間，只有卵子，同志缺了精子或卵子就生不出孩子。在社會上，往往以為同志伴侶之間不會生小孩，甚至有「同志無後會亡國」的迷思。兩個同性戀人真的就不會想要有孩子？不會生孩子？而且生不出孩子？

直到我去參加拉子媽媽的聚會，這才發現，原來有這麼多女同志和我一樣，想要有孩子，甚至很朵拉子已經有孩子了！令我欣喜若狂，除了滿足心理認同自己是女同志，能與女同志一起生活、身分上的滿足，更能紮實地想像自己生育子女的可能。

女同志們較男同志在生子議題上具有較大的優勢，因為女人不但有卵子，並且有子宮！只要取得精子就能讓自己生。因此，有拉媽如此實踐：找到適合的對象，邀請他到隔壁房間自慰收集精子，然後再將新鮮的精子，伴隨愉悅的心情，藉滴管注入自己的陰道，就此受孕！甚至不用擔心從精子銀行拿出來的精子不夠帥氣，或是不夠高挑。當卵子遇上精子，誰說同志不會生孩子？

在這裡，有自我注射而懷孕的拉子，有離過婚自己帶孩子的拉子，有仍在婚姻中的拉子；有未婚懷孕的拉子；有想要孩子，卻還沒有孩子的拉子。在這充滿想要育子的女同志場合，我不再是我，我也不再是個男人，我的代號變成「精子」。突然覺得自己的精子很有價值，我變成了精子代言人，變成一個會話說的精子，徜徉在一片卵子之中。深刻地感受到：「我是同志！我要孩子！」

女同志自我注射生子的例子，令我突發奇想：哪一天我也許會找位關係最好的、想要生育的女同志朋友，把我和男朋友的精子混合，讓她注入體內，不管生出來長什麼樣，都是我們的孩子。

異性戀伴侶一結婚，常一直被提醒什麼時候要生？如果規劃剛結婚的前幾年先不生，還要被懷疑是不是不能生。「同志」，不但會生，而且能生，但不同的是，可以較自在地選擇生或是不生。

一位男性客座教授，就與他的同性伴侶育有一子，這孩子用的是他伴侶的精子，藉教授妹妹的肚子生出這個與兩人都有血緣關係的孩子。當小孩問起自已是怎麼生出來的，家長都毫不隱瞞，從小就知道自己是怎麼來的。

也有同志是因為家族成員較多，手足生了很多的孩子，便將其中的幾個交由仍單身的姊妹兄弟扶養，這些在社會上看似單身的女人、男人，事實上可能就是同志。過繼的概念背後，雖然多少是有養兒防老的概念，但同時也減少生父生母的扶養負擔，也滿足同志育子的願望。

妳／你想嘗試用什麼方法呢？同志們！一起來生孩子！

（教育工作者）

## 加班車B4同志們一起來生孩子

作者：[王晧安](http://www.lihpao.com/space.php?uid=1&op=news)

參考資料：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8162

一個男人的「精子」，除了用以與卵結合之外，可以做什麼用？這不是腦力急轉彎的問題，而是很功能性的問題。像我這樣的一個生理男性，有個穩定交往的男性伴侶，若不生育，除了將精子視為性愛過程告一段落的象徵，還有什麼功用？理所當然地視之於無物，隨意丟棄，毫無珍惜之意，埋葬於衛生紙堆中。難不成要把精子拿來食用？加工？發揮其生物特性？

由於男人與男人之間，只有精子，女人與女人之間，只有卵子，同志缺了精子或卵子就生不出孩子。在社會上，往往以為同志伴侶之間不會生小孩，甚至有「同志無後會亡國」的迷思。兩個同性戀人真的就不會想要有孩子？不會生孩子？而且生不出孩子？

直到我去參加拉子媽媽的聚會，這才發現，原來有這麼多女同志和我一樣，想要有孩子，甚至很朵拉子已經有孩子了！令我欣喜若狂，除了滿足心理認同自己是女同志，能與女同志一起生活、身分上的滿足，更能紮實地想像自己生育子女的可能。

女同志們較男同志在生子議題上具有較大的優勢，因為女人不但有卵子，並且有子宮！只要取得精子就能讓自己生。因此，有拉媽如此實踐：找到適合的對象，邀請他到隔壁房間自慰收集精子，然後再將新鮮的精子，伴隨愉悅的心情，藉滴管注入自己的陰道，就此受孕！甚至不用擔心從精子銀行拿出來的精子不夠帥氣，或是不夠高挑。當卵子遇上精子，誰說同志不會生孩子？

在這裡，有自我注射而懷孕的拉子，有離過婚自己帶孩子的拉子，有仍在婚姻中的拉子；有未婚懷孕的拉子；有想要孩子，卻還沒有孩子的拉子。在這充滿想要育子的女同志場合，我不再是我，我也不再是個男人，我的代號變成「精子」。突然覺得自己的精子很有價值，我變成了精子代言人，變成一個會話說的精子，徜徉在一片卵子之中。深刻地感受到：「我是同志！我要孩子！」

女同志自我注射生子的例子，令我突發奇想：哪一天我也許會找位關係最好的、想要生育的女同志朋友，把我和男朋友的精子混合，讓她注入體內，不管生出來長什麼樣，都是我們的孩子。

異性戀伴侶一結婚，常一直被提醒什麼時候要生？如果規劃剛結婚的前幾年先不生，還要被懷疑是不是不能生。「同志」，不但會生，而且能生，但不同的是，可以較自在地選擇生或是不生。

一位男性客座教授，就與他的同性伴侶育有一子，這孩子用的是他伴侶的精子，藉教授妹妹的肚子生出這個與兩人都有血緣關係的孩子。當小孩問起自已是怎麼生出來的，家長都毫不隱瞞，從小就知道自己是怎麼來的。

也有同志是因為家族成員較多，手足生了很多的孩子，便將其中的幾個交由仍單身的姊妹兄弟扶養，這些在社會上看似單身的女人、男人，事實上可能就是同志。過繼的概念背後，雖然多少是有養兒防老的概念，但同時也減少生父生母的扶養負擔，也滿足同志育子的願望。

妳／你想嘗試用什麼方法呢？同志們！一起來生孩子！

（教育工作者）

## 加班車B5環抱．家鄉

騎在這條我不甚熟悉的路上，騎著機車，乘著風，我突然理解舊人為何說，這需要騎三、四十分鐘的路，「並不遠」。

我還記得，曾有一段時間，我們幾乎每天晚上都和朋友出去，也許是聊天，也許是吃吃東西，有時候是從夜店出來，無論是晚上九點，或是半夜三點，我總是不願意讓你坐捷運回家。就算是坐捷運，我一定陪你坐到你家那站，依依不捨地看你離開，你總會回頭再看我一眼，我才搭上反方向的列車回家。

相較於捷運，我更愛載你回去，雖然騎這一趟路來回就要一個多小時，我不喜歡騎車，更不喜歡載人。但，我喜歡你在後座當我的外套，就這樣環抱著我的腰，一起乘著風，哼著歌，或是說說最近生活的小事。路上，那風就這樣拂著我們，使我們貼得更緊，靠得更近。

每次到了這熟悉的路口，你總是輕輕地、默默地鬆開原本環抱的手，不動聲色地扶著車座後方的握把。只有你溫暖起伏的呼吸，自然吸氣時，胸膛有時貼近我的背，我感受得到你一陣陣暖暖愛意。你家還沒到，還有一段距離，但這似乎是我們一貫的默契。你總是會在這個紅綠燈，這個路口，默默地放開了手。只因為，「家」靠近了。

你告訴我，最近只要在上班學校的鄰近地區，都不敢抱我，因為怕被同事、學生看見我們在一起。又是出櫃的壓力吧！就算我們曾在同志大遊行拿著大聲公大喊，爭取我們應有的權益，期待同志友善的校園與社區環境，回到現實生活，這社會依然令我們不安。

就像那時，送你回去，每到那個紅綠燈，那個路口，你總會放開環抱的手，就因為靠近家了，怕鄰居撞著。就算是家中已經知道了，就算是我們在外頭是公開的同志，但總要顧著家裡人仍無法面對鄰居的眼光，小心翼翼地。每次載你出門，在一樣的路口，你相同地不動聲色，又將雙手環抱上來。離得家鄉越遠，我們的心與動作才能更近。

似乎，離家越遠，我們才真正到了令我們安心的地方？在沒有人認識我們的地方，不會給家人帶來歧視眼光的地方？這也難怪許多同志不留在自己的家鄉，努力往外縣市跑？哪兒才是同志真正的家？

今天送你回家，一樣騎了三十分鐘的路，越接近目的地，你變得越謹慎小心。仔細考量家人這時間的動線，才決定了我們今夜約會的地點，避免讓他們撞見。最後，還是得依依不捨地送你回家。我一個人騎著車，再慢慢騎回家。

騎在這條我不甚熟悉的路上，騎著機車，乘著風，我突然想起，這條是前男友騎車找我必經的路吧！我總是擔心接近四十分鐘的路程太辛苦太遠，卻總是跟我說：「不遠！不遠！一下子就到了！」今天騎在相同的路上，帶著同樣的心情，我終於理解，為何他總是覺得「並不遠」。因為，騎在這條路上，才會感覺到離「未來的家」更近。

難道，同志非得離自己的家鄉越遠，才能感受到離未來的家越近嗎？究竟，何處才是同志安心溫暖的家？

## 加班車B5 同性戀伴侶該有探病權

作者：[AD. Lin](http://www.lihpao.com/space.php?uid=1&op=news)

資料來源：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7891

美國總統歐巴馬4月15日發了長達兩頁的備忘錄給美國衛生福利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主要是促其開放非血親及姻親的探病權，病人可以授權給同性伴侶，讓另一伴有權決定關於醫療的權力。這新聞一出，頓時引來眾朵拉子朋友大喊歐巴馬真棒。

10年前，HBO拍了一部艾美獎得獎影片《愛妳鍾情》（If These Walls Could Talk 2），以在不同年代的同一棟房子，展演出3段故事。

第一段真的非常催淚。時間是1961年，一對老婆婆Edith（Vanessa Redgrave飾演） 跟Abby（Marian Seldes飾演）相依為命多年，某天Abby為了救院子裡掉落的幼鳥，不慎從梯子上跌落送醫。心急如焚的Edith在醫院裡乾坐著枯等，卻無法進病房探視，連心愛的人到底有無生命危險也無從得知，護士以一句非姻親不能進去探視阻擋。畫面上滿頭白髮的老婆婆坐著等了整夜，結果卻連伴侶的最後一面都見不到。還記得看到這段時，Edith無言的悲痛讓在場所有人淚流滿面。

之後更是殘酷，Edith必須打電話通知多年來根本沒聯絡的Abby侄子Ted，在Ted出現前，Edith拿下牆上合照，默默地將房子裡兩人一起生活的證據移除。而Ted要把兩人生活了30年的房子賣掉，老婆婆什麼也不能說、什麼也不能做，只能將自己埋進椅子裡，眼睜睜看著Ted一家人任意打包、討論要怎麼處分掉她們的小窩。

當Ted的太太拿著搜括完畢的檯燈要離開，在門邊對Edith說很高興認識她，也對她的損失感到遺憾。Edith以無言的表情道出：「妳永遠不會瞭解我失去的是我的全部。」那深層的悲傷，完全道出了現實社會不公平制度下，對同性伴侶的殘忍。影片最後Edith到院子將幼鳥放回窩裡，幼鳥回家了，而她卻失去了自己的伴侶與家。

對同性戀婚姻權及探病權有質疑的人，請有空去看看這部得獎影片，那是非常深刻的生活議題，超越總是浮面地說同性戀只是一種生活型態（Life-style）。在同性戀的真實生活當中，盡了種種社會公民該有的義務，卻總是得不到應有的權利。伴侶關係缺乏保障，連異性戀夫妻理所當然擁有的探病權都沒有。

前幾年我因病住院要開刀，我的女友只能坐在外面，必須特地把妹妹找來簽署手術同意書。儘管只是個小手術，躺著要被推進手術室前，看著女友跟妹妹，我心裡想到的就是那部影片，以及要是家人無法在身邊時該怎麼辦的疑問。這麼切身的需求，在台灣何時才會被正視？

（作家、女同志網路廣播節目主持人）

加班車B6異性戀專用婦產科

作者：AD. Lin

參考資料：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7833

婆朋友懷疑自己子宮長瘤，說看了醫生。男醫生草率說出可能是癌症的話語，讓她心裡很不舒服，我也建議她另找醫師檢查，她說她不喜歡台灣的婦產科。這讓我想起一位有一餐之緣的T前輩，我尊稱她為「哥」。6年前曾經一起去看舞臺劇吃飯，T哥也讓女友第一次見識到，比我更長一輩的T的爽朗跟對婆的特有的體貼禮貌。T哥久病纏身，卻非常討厭去醫院，一年後就往生了。她的過世引出一個議題：就是T的就醫權。這點在平常感冒、牙疼去看醫生時並不會被看見，但去看婦產科或更嚴重的病症時，就會浮出檯面。

或許只有女同志能理解這苦惱，女同志們多麼不想被男醫師問診，又多難回答那婦科公式化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永遠是：「妳有沒有性經驗？」，這叫人怎麼回答？當然有，有跟女人的性經驗。第二個惹人反感的問題是：「妳是不是懷孕了？」，要是女人跟女人親熱會懷孕，絕對是世界奇蹟！

曾因月經延遲上醫院，事先還特地問大姊，找特定醫院的女醫生看診，卻依舊難逃尷尬。開放式的問診空間，孕婦、上班族跟歐巴桑排排坐，加上護士跟實習生，整個問診室熱鬧如同置身於課堂當中。女醫師也直接問有無性經驗，有無懷孕等我怎麼回答都覺得不對的問題。且醫生再三我確定我是否懷孕了，讓我有點怒卻又不想當著一堆孕婦跟歐巴桑，說我只是個工作壓力過大，而且有肥鮪魚肚的胖T。最後默默在心底不高興地拿了黃體素回家。

別說看婦科，關於憂鬱症的看診也是個問題，許多同志朋友長期壓力過大。其實壓力過大一開始是可解決的，要是累積過久就很容易得到憂鬱症，但在這過程中，要怎麼找到可安心看診的醫生？10來年前曾去看精神內科，對於醫生草菅人命的問診方式心寒透頂。連自己是同性戀這點都沒說，只說了母親過世讓我很傷心，短短不到10分鐘的看診，那年輕男醫生『超級明快』地開出抗憂鬱劑跟醫生證明，好讓我跟公司告假，男醫師甚至順應我的要求不開百憂解。當我拿著藥袋時，忍不住想，到底誰才是醫生？

踏進問診室的異性戀女人們，根本不需要開口說：「醫師，我是異性戀！」，即便未婚的異性戀女人，當場承認有過性經驗，也早已非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但卻有多少T，甚至女同志，因著這種難以啟齒或心裡感覺不舒服的狀況之下延誤就醫、甚或延遲發現疾病？並不是要責怪醫療體系，只是覺得無力。畢竟服務多數族群的社會體制，就連婦產科也是異性戀專用。

（作家、女同志網路廣播節目主持人）

## 末班車C3 標題 [閒聊] 變性手術完六年了... 也三十多歲囉! :)

作者 shyTrans (人家會害羞 (跨板匿名ID))

看板 transgender

我跟很多版上的朋友一樣

大概在很小的時候 就知道自己的性向了

不過遲遲等到念完大學 自己存夠錢才去動手術

手術時間: 我26歲左右

術前評估: 我大概25歲就開始穿女裝了

 有跟胡海國醫生說我之前已經穿了一年的女裝

 在國外生活的非常開心

 我說服他 我清楚只要我不回台灣

 我可以在國外生活的很開心

 不需要活的很幽暗 只要我能避開以前的人事物就好了

 所以我大概去三次胡老師的門診 就拿到推薦信了

 在那幾次門診 其實我沒有刻意穿的很女性

 就是長褲 polo衫

其實 老師只是怕你 無法負荷手術後的生活

 不會刻意刁難你

 你真的準備好生命中那些劇烈的變化了

 老師一定會讓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賀爾蒙療法: 我是自己參照別人的藥量吃

 不要學我...

 乖乖去看醫生比較好

 我大概25歲的時候 又有開始吃藥

 吃到胸部真的頗大

 後來手術完藥量減掉三分之一 胸部大概也縮了三分之一! 哈

手術地點: 曼谷 Dr. Suporn Clinic

 http://www.supornclinic.com/

 我手術完去榮總婦產科換我的中文手術證明時

 醫生看我的陰部 說做的很好 猜我應該是給Suporn做的

 所以我猜 這個醫生應該是非常有名的

 深度夠 (我現在男友大概14公分 可以讓他放到底)

 還有敏感度很好

外觀也很好 (我幾任男友都沒有發現)

 陰道興奮的很容易濕

 另外 可能是變性人的關係 所以陰道會比較緊

 我雖然無法比較 不過就我本身的經驗 是非常推薦的

 不過醫生只說英文跟泰文

 我那一個月待在那邊

 只有一個台灣女生也去那邊動手術 (不過她是ABC)

 其他都是外國人

 所以我也不知道台灣人該怎麼去那邊就診

 英文不好的人 可能真的得找一個英文好的人全程陪

 醫生的手術前的要求很多

 精神診斷

 愛滋診斷 (醫生不替有愛滋的人動刀)

 術前的保證金

 等等 (網站上都有詳細列...)

 缺一 醫生都不會幫你動手術的

 我只能說 變性真的是很嚴重的事情

另外 多數的變性人其實手術完後 都無法適應原本的生活

 所以醫生會很確定 你一定是非變不可

 而且你完全真的準備好了 你才可以動這個手術..

手術經過: 在醫院住7天 回飯店住14天

 三個星期 你就可以回台灣了...

 在泰國的那段日子 老實說 我真的忘了

 我只記得有夠痛的 天天都要打嗎啡 吃止痛藥

 完全無法下床 走路呢 下體基本上會很痛 很痠

 手術完一個星期 會把陰道裡面的包覆拆掉

 之後呢 就會開始痛苦的擴張療程

 因為陰道是陰囊皮植嫁的

 它永遠都會是個不痊癒的傷口 (痊癒 陰道就會封起來了)

 你要保持它永遠都不痊癒 才能確保你是一個完整的女人 (只是不能生)

 擴張基本上非常痛 而且得持續半年

 每次幾乎都要吃止痛藥 因為實在太痛了...

 我做完的時候其實有7吋深

 不過後來實在太痛了 我非常不爭氣的只剩了5吋

 後面兩吋都合起來了 (是完全的合起來了 完全再也撐不開了)

所以我奉勸所有要變性的朋友

 變性手術非常痛

 前後大概要你痛半年

 而且你要是偷懶 你的陰道可能就封起來了

 其他的細節 我想網路上都查得到 之前應該也有別的網友分享過..

臉部女性化手術: 這個部份也是Dr. Suporn的專業

 我只能說 真的是美技

 我本身因為長的秀氣 我沒有做過這部份的手術

 不過我看過幾個case 都整的相當成功

 尤其是外國人 骨骼很陽剛

 術前術後的差異 我看過幾例 實在非常佩服

 因為有些外國人是分次做

 前幾次做臉部女性化 然後隆胸 等等 最後才變性

 你踏進去Dr. Suporn的診所 真的會忘記那邊是變性手術的地方

 因為真的感覺不太到有男生在那邊.. 很奇妙的感覺

 不過費用非常高... 可能真的要存夠錢才可以

術後生活: 我做完手術之後 就回台灣一家科技公司上班

我沒有隆胸 所以只有B cup

 不過我運氣很好 我長相很秀氣 身材不高 聲音很細

 所以生活的一切都非常平順 也有一些追求者 身邊也總有男友

 因為我個性還是像男生大剌剌的

 常常會被同事 虧是男人婆

 不過辦公室的哥哥姊姊 都說我長的漂亮

 所以很難被聯想過去

 不過呢... 因為我在高中唸中部的男校 (應該唸男女合校的... )

 以前高中很封閉 加上我的外型 聲音 個性

 我在學校還頗有"名氣" (當然是負面的名氣 我在自我調侃而已)

 進去一年多 還是被以前別班的同學懷疑是同一個人

 所以我最後 還是離開了那邊回到台中了

 我現在人在法國唸書

 離開台灣 不用在背負著過去的包袱

 真的很輕鬆寫意

 雖然我爸媽可能永遠都不會諒解

 可是我一直以來都對自己行為負責 也相信自己的決定

 希望我不在她們身邊

親戚朋友的壓力 不會讓她們太難做人

 以前有交過幾個台灣的男朋友

 不過最後還是卡在對方爸媽而分手了

 因為我也三十多了 對方都想結婚

 可是我無法跟別人解釋 為什麼我爸媽不會來我的婚禮

 我也無法開這個口 要我爸媽把他記憶中那個兒子嫁給另一個男人

 所以到目前為止 都還是處在有男友的狀態

 就算男友的爸媽都見過 熟透了 還是無法啟齒自己為什麼無法結婚

 我想我沒有結婚的福氣吧? :)

 我下一個階段性的目標是

 能大方 勇敢的 跟喜歡自己 自己也喜歡的男生承認我的過去

 對方不能接受 我也要勇敢的讓他走...

 說謊是非常辛苦的

 我們騙了自己前半生 自己是個男人

 終究還是騙不過內心那個小女孩不是嗎?

 希望有天 我可以不用活在謊言之中~ :)

結語: 變性的過程真的很辛苦

 從自我懷疑 自我確定 旁人鄙視的眼光

 痛不欲生的手術與擴張術

 爸媽的不諒解與家人的排斥

 被高中同學認出

 男友希望你嫁給他 等等

 謊言跟壓力 是我們人生的縮影

 我衷心的懇求所有想變性的人試著欺騙自己是個正常健康的男人

 永遠不要去經歷這一切

 因為變性真的太痛苦............

 你的人生不會從此就海闊天空 只是problem不一樣了而已

 可是要是你像我一樣

 從來沒懷疑過自己體內的靈魂

 也已經準備好此生要與這些眼光與壓力共存 抗戰

 只為了證明自己能是個快樂的女人...

 那麼那些挫折與眼淚 都只會是你腳下的碎石

 走出幽暗 頭上的陽光與微風 還是會讓你感激上天把你帶到這個世界上

 一起加油吧..

## 末班車C4揚起彩虹旗

作者：[黃筱晶](http://www.lihpao.com/space.php?uid=1&op=news)

資料來源：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8444

今年2009年的同志大遊行，已於10月31日星期六，在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集合出發，行經台北車站、228公園、常德街與中華路等同志歷史地標。今年遊行的主張與訴求是「6色彩虹宣言」，紅色：性愛—廢除惡法，性權就是人權；橙色：力量—集體展現，我們就是力量；黃色：希望—勇往直前，打造希望種子；綠色：自然—看見差異，自然展現本性；藍色：自由—自主多元，解放身體自由；紫色：藝術—活出自我，創造繽紛藝術。我很喜歡看著美麗的6色彩虹旗在空中飄揚。

有一年，學校剛放寒假時，我與父親和大姐相約聚餐。餐後我們談到同志議題，我知道那時我的父親並不認同同性戀，而當我與我的父親彼此都試圖表達我們對同志朋友的理解時，我的大姐對我父親說：「爸爸，妳不要再跟她說了，她是學這個的，你辯不贏她的！」接著，我們都沉默了，大家忙著改變話題。我想這沉默並不代表父親與大姐認同我所說的，或許只是大家對於知識的尊重，或許只是大家不願意因為這個議題的討論，而擾亂了聚會的氣氛，當時我心裡想著：「我並不想爭辯，我只是想陳述事實。」我想一個人的社會處境會決定她／他所能知與不能知，特別是那些處於主流社會並握有權力的人，又更加侷限了，因為她／他們不敢、不願意或沒有能力對於既有的觀念和信仰，提出尖銳的質疑。

回想幾年前有一次在研究所的課堂上，一位已婚生子的女同學發言說她認同、支持同志，但是，如果她的孩子、她的親人是同志，她還是無法接受。說完後，教室一片沉默，最後老師打破了沉默，老師問大家：「如果說無法接受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親人是同志，這樣是認同、支持同志嗎？」又是一陣沉默，那時我開始認真的思考這一個提問。

我的朋友曾經對我說：「這些年過去，我們漸漸發現，身邊這些個繁忙、積極的勇者戰士，並不總是如此能言善道，大家似乎都會在同一個議題上，變得沉默不語、深沉異常。每當大家將話題轉移到與原生家庭間的關係時，那些個原本活蹦亂跳、積極奮戰的同志朋友們，就開始變得不發一語。所有生命活力的光與熱，就如空氣被急速冷凍，令人窒息！家，真是最後不可撼動的堅強堡壘嗎？家庭、愛情與自由終需對立嗎？同志，就注定不能如異性戀一般，同時擁有原生家庭與再生家庭的溫暖、歡樂嗎？還是同志的父母家人只能選擇斷裂或是默言寬容？」

那一年的暑假快結束時，我回娘家探望父親，提起暑假期間我並未蹉跎歲月，我在暑假期間看了幾部同志影片，也提到朋友說同志與原生家庭之間的關係，父親微笑頻頻點頭，聽我說著暑假期間我所做的這些功課。我知道要讓一位異性戀者改變自己根深蒂固原有的性別邏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這並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為我做到了。

我希望我也能有機會告訴我週遭的人，身為一位教師，教導學生認識同性戀，並不會讓異性戀學生從此成為同性戀者，但卻可以增加一個同志學生自我認同的信心，當我們以多元的視野看待每一個人時，我們的世界將不再只有黑和白，將會因為添了彩色，而更加絢爛多姿。

（高雄縣安招國小總務主任、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常務理事 ）

## 末班車C4 台灣同志運動 女同志沒缺席

作者：王晧安

資料來源：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8041

我快瘋了，怎老是有人告訴我，同志運動現身的幾乎都是男同志？校園團體中，也有人說女同志不熱衷參與社會運動！翻開性別平等教育季刊2006年第34期，竟然這樣的語言也出現在文章之中！

怎樣才叫同志運動？台灣同志運動深受女性主義影響，女同志會隱形？不管是社會上的運動，還是身體上的運動，女同志都很愛運動。在這些專家們眼中難道只看到男同志？是因為不夠認真了解同志運動？或是鬼遮眼？

參與同志運動這麼多年來，我看到無數個女同志身影，這幾年聽到這類說法，總是讓我氣得鬍鬚翹得半天高。雖然我沒留鬍子，不知道女同志作家會用身上的什麼毛來描述那種生氣的感覺。

他們說，女同志，好像，很低調。女同志，的，聲音，好像，很弱。大概是這樣子吧！

女同志不現身的時候，男同志該幫女同志說話嗎？男同志該站女同志的立場為她們思考嗎？好像不該幫她們說話，不該幫她們代言，她們該生出自己的力量，自己出來？女同志為什麼都要躲起來？

那，男人該幫女人說話嗎？異性戀該幫非異性戀說話嗎？漢人該幫原住民說話嗎？該，就算說錯，也是該說。不然，誰要幫她們說話呢？一定要弱勢團體自己出來說了才算數？同志運動只有同志做的才叫同志運動？婦女運動只有女性出來做才叫婦女運動？而，女同志，她們真的沒有站出來嗎？

為什麼這麼多人不了解女同志呢？不接觸、不了解，怎麼會看見女同志呢？男人不接觸女人，怎麼會了解女人呢？異性戀不接觸非異性戀，不就活在自己的世界嗎？就算是女同志，如果不跟其他女同志接觸，會了解女同志嗎？女同志聲音比較弱？究竟是沒有打開自己、接觸她們、了解她們，還是她們真的沒有聲音？

台灣第一個同性戀團體「我們之間」，用自我成長的方式幫助女同志。有人說這不是社會運動，為什麼不是呢？如果沒有意識到同性戀議題的重要性，而去組織群眾、協助其他的群眾，組成團體，帶來社會改變，難道不也是社會運動？

台灣同志運動史上，有一個強大的同志資訊科技團體「拉拉資推」，是女同志團體。壞女孩、5466等女同志BBS站是台灣最早的同志BBS站之一。女同志「集合出版社」，已經出版62本女同志小說，不也是藝文界的女同志運動？社長小玉更是同志運動界常見的身影，主持《拉子3缺1》廣播節目，影響同志生活甚多，為同志社群帶來多元、正向的同志資訊。台北市女權會的女同志健康行為普查，為女同志社群的健康把脈，2007出版了女同志健康手冊。

去年同志大遊行聯盟的總召楚楚是女同志。台灣同志社群最具規模的運動盛事，是女同志社群的「雷斯盃」。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最初是由一群女同志媽媽及想成為媽媽的女同志所組成，關心同志家庭經營與生育子女的事。拉拉手協會，由女同志組成關注同志心理健康。台灣重要的性別權益團體中，更不乏女同志的身影。前幾年也有女同志校園聯合活動。舉不完的例子。

我們可以有一百個不主動了解女同志的理由，卻不能否認女同志對台灣同志運動的貢獻。受夠了某些人對同志運動的性別盲、男性中心……

（台灣青少年性別文教會秘書長、台灣女性學學會理事）